

瑤華來鴈足。言言割衷曲。對使拆其封。情與意相續。弗惜路迢遙。貽書一見招。丹丘忽邂逅。開宴歌雲霄。歡然得共酌。林杪來涼颺。意洽情可知。憶我言念垂。開緘一披覽。脫粟療腹飢。皎皎天上月。清光滿庭墀。良晤喜茲夕。如花滿芳枝。感君多好懷。賞我佳興至。潦倒同浮白。暢飲成大醉。君意何更厚。愧我敬未深。道誼擬古昔。交情契蘭金。不獨此夕嘉。歲晚方見心。

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郎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沾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擲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君爲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颺。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和

金陵好佳境。湘簾控金鈎。城西沽美酒。開樽白玉樓。捲簾呈夜色。海月懸樹頭。葛巾岸綠鬢。牙牀堆黑裘。高懷讓李白。幽興勝王猷。飲酒如鯨吸。狂歌似水流。呼盧忘晝夜。慷慨輕公侯。芳筵遇秦女。握手成擲揄。溫顏低聲語。羅袖掩嬌羞。崔君不易面。駐楫停蘭橈。浩然發長嘯。艤舟束畫橋。徜徉罄幾斗。綠水相共謳。

參橫興復招。俠氣凌九霄。天曙各分散。石頭起涼飈。貽我千餘字。撫爲長歌謠。

謝中都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鯉呀呷鱗鬣張。躍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机霜刀揮。紅肥花落白雪霏。爲君下筯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

和

青燐浮綠蟻。赤鯉呈錦鱗。感謝騷客貽雅意。白衣持贈逆旅人。爲問此日可相過。剖魚傾酒話平素。此宵頗暇絃幽情。倘爾更遷各分去。官衙閒寂杯可揮。况值遙天雨霏霏。拚取歡呼罄碧甕。藜牀一枕不須歸。

冬夜醉宿龍門覺起言志

醉來脫寶劍。旅憩高堂眠。中夜忽驚覺。起立明燈前。開軒聊直望。曉雪河冰壯。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傅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歛起匡社稷。寧復長艱辛。而我胡爲者。嘆息龍門下。富貴未可期。殷憂向誰寫。去去淚滿襟。衆聲梁甫吟。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

和

樗材難用世。長夏北窗眠。閒觀漢文選。余詩不及前。卑棲休過望。幽懷猶似壯。五十一無聞。此心誠悵悵。不願爲王臣。甘作巖壑人。半世羅艱厄。一生多苦辛。自問如斯者。三嘆茅簷下。榮達知何時。衷腸不必寫。

思之淚沾襟。賦託李白吟。憂懷賴此罄。悽悽訴茲音。

搗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

碧草已滿地。柳與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

和

白李與紅桃。相持競芳春。謾攜窈窕秦樓女。猶勝東山勸酒人。對花當劇飲。老至少不來。神衰髮易白。樹古枝欲摧。君不見世人弗解悟。旦暮滾滾風塵中。自古英雄有誰在。不如把酒坐隨風。且盡尊前幾斗酒。莫管身後西與東。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掛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蔭。匣中盤劍裝鰈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和

金鞍駿騎玉爲鞭。楚楚英才動客憐。綺席設張山驛館。情深何惜酒家錢。江花岸柳撩行人。陌上猶逢爛漫春。囊中黃金不足惜。丈夫落落豈畏貧。狂來且罄酒幾斗。潦倒卸却烏角巾。君應努力方始進。博取烏紗稱綠鬢。世人誰不羨鄒枚。宇內俱聞廉與蘭。解下鸚鵡且換魚。滿斟高唱欲醉渠。轟轟盡爾生平志。還期氣量做專諸。

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

心愛名山遊。身隨名山遠。羅浮麻姑臺。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隱。就我石上飯。空言不成歡。強笑惜日晚。綠水向鴈門。黃雲蔽龍山。嘆息兩客鳥。徘徊吳越間。共語一執手。留連夜將久。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酒來笑復歌。興酣樂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愁奈何。明晨掛帆席。離恨滿滄波。

和

欲入散人班。遨遊豈憚遠。倘入方壺中。此身卽弗返。蓬池喜遇君。留餉胡麻飯。玄談暢幽情。不覺天已晚。猿聲嘯長林。皎月將吐山。繾綣何忍別。據梧松牖間。意洽難分手。徘徊相晤久。將我鼎內丹。換取一斗酒。傾樽發狂歌。高懷此時多。薄漣塵間垢。胸中將如何。曉來長揖去。風帆颯澄波。

行八首

樂歌行和太白笑歌行韻

樂矣乎。樂矣乎。君不見給與鈎。扁舟把釣傲公侯。君不見琴無絃。適意撫弄松窗邊。茅屋三間。悠然臨碧澗。且學子真谷口耕秣田。樂矣乎。樂矣乎。君不見慷慨謾歌淥水曲。徜徉物外心自足。巖壑清幽可寄身。遺世高蹈作閒人。樂矣乎。樂矣乎。漢時徐穉嚴君平。隱居抱道不求名。古來高尚賢達士。情閒灑灑名猶成。我儕弗沾名。性魯酷嗜酒。一壺寄所樂。榮辱我何有。當歌把酒須及時。嵇康阮籍爲相知。不願鼎烹太牢肉。亦非囊中脫穎錐。樂矣乎。樂矣乎。穿古洞。涉湖濱。曳屣持柯去採薪。行歌烏道得真樂。却笑塵中碌碌人。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追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通常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機上肉。洪爐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伴狂人。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哭。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讓白首爲儒生。

和

悲來乎。悲來乎。我生不悲喜酒斟。飲酒不吟悲來吟。悲來仰天發長笑。霽月光風賞我心。牀頭一壺酒。榻上一張琴。撫琴酌酒總爲樂。一刻清閒抵萬金。悲來乎。悲來乎。六尺軀。終難久。千頃良田誰世守。忽朝更易將奈何。得失榮枯世所有。哀烏啼徹荒壙月。不如生前一杯酒。悲來乎。悲來乎。功名有定何妄圖。此生碌碌爲拙奴。知白守黑安我命。落落翹然一丈夫。悲來乎。悲來乎。烏江項籍方始悔。漁父不肯渡江外。子房高志入深山。追從赤松身已退。我拙世無用。何必遺虛名。愧無奇策安邦國。亦不苦志耽六經。落魄乾坤成樛朽。自是世人呼狂生。

前有樽酒行二首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迴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嘆何益。

和

春花秋月夢裏過。黃河之流無迴波。歡娛日少憂愁多。且傾綠醕將顏酡。韶光有限能幾何。急須行樂莫蹉跎。日昇東。忽已夕。請君思之氣自平。碌碌塵中竟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釀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和

一輪皓月掛梧桐。翫賞不放酒杯空。一杯兩杯愁盡掃。三筇四筇顏已紅。狂來桐下嘯。林杪飄涼風。飄涼風。拂我衣。我今不醉不言歸。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攬六龍。迴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和

夜長苦晝短。斟酒必須滿。世事任茫茫。何計短與長。玄髮結高髻。倏爾變雪霜。適遇好懷抱。亦入少年場。哀哉古賢墓。今已栽柔桑。勿爲永久計。逢酒吸千觴。爲問有何術。可能駐韶光。

客中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和

碧甕新鶉竹葉香。謾傾磁甕泛清光。旅中倘得傾三斗。何必歸家訪醉鄉。

對酒行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和

陳抃隱華山。張騫榜泛海。二子皆悟道。形質今安在。某日昇復沉。晴霞散五彩。變幻亦無常。人事豈不改。遇飲弗追歡。韶光不相待。

吟三首

梁園吟

我浮黃河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淶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汁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池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和

雙躅懶登黃金闕。徙家棲隱九華山。峯高澗曲人跡少。脩然結屋蒼松間。蒼松藹藹清風多。把酒松下歌長歌。因思世態多更變。人生自是江上波。不須名姓達上國。飲酒哦詩真落得。我生放達不解愁。興來秉筆賦登樓。但知荷鐘劉伶趣。不學宋玉賦悲秋。山妻烹葵爲我設。再飲幾觴歌白雪。惟願一日醉十時。不喜巢由矯其潔。慷慨好客孟嘗君。哀哉麋鹿走荒墳。寒鳥啼徹三更月。宿草淒淒凝白雲。當年富貴今何在。古塚蕭疎誰相待。世人不識造化機。萬頃良田變爲海。傷今弔古淚沾衣。却喜五柳掛冠歸。漉酒賦詩

全逸志。東籬種菊挹清輝。無絃琴。音韻遠。白衣九日送酒來。優游栗里樂歲晚。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西施宜笑復宜嘯。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和

心澄似冰壺。興俠勝少年。醉狂拔劍自起舞。羅袖翩翩映碧漣。謾傾五斗桑落酒。高歌潦倒樂芳筵。衣冠濟濟豪貴客。輸却林泉隱者賢。逍遙不受樊籠縛。落魄何愁利祿鞭。狂來吸酒似劉阮。興至題詩擬浪仙。生平懶把雙眉嘯。優游丘壑樂閒身。不如我輩縱旨酒。酩酊白眼看世人。

江上吟

木蘭之棹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和

澄江悠悠蕩蘭舟。拂拂涼風起渡頭。美人二三酒數斗。楊柳磯邊少淹留。吾志幽曠友麋鹿。開心一片狎沙鷗。厭聞俗事聒兩耳。愁看白骨埋荒丘。數斗罄來窄宇宙。一聲長嘯遍芳洲。人生渾似黃河水。滔滔東逝無迴流。

五言律詩十首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悵然有懷而作是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和

豪吟李太白。性與句皆真。知章逢邂逅。傾蓋爲故人。一樽言闕別。五斗掃俗塵。不必金龜換。何須漉葛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和

賀監家四明。長安歡相迎。此時對樽酒。因思昔日榮。惟餘故人迹。物化豈復生。淒然賦新詩。不覺慟衷情。

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爲君開。

和

愛菊陶元亮。掛冠賦歸來。爲問屈明府。何時軒蓋迴。雪映松窗白。寒光動玉杯。芳梅先報臘。綠萼向人開。

見野草中有曰白頭翁者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折取對明鏡。宛將衰鬢同。微芳似相誚。留恨向東風。

和

田家春社散。扶杖出林中。陌上生奇卉。人謂白頭翁。採之置山篋。皤皤鶴髮同。勿嫌頭盡白。猶自醉春風。

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

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使公愛秋月。乘興坐胡牀。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心還不淺。懷古醉餘觴。

和

秋半蟾光滿。名公讌武昌。金樽浮綠蟻。玉露滛銀牀。漏永參橫漢。窗虛袂染霜。膽臨千倚跡。倚馬更飛觴。

在水軍宴章司馬樓船觀妓

搖曳帆在空。清流順歸風。詩因鼓吹發。酒爲歡歌雄。對舞青樓妓。雙鬢白玉童。行雲且莫去。留醉楚王宮。

和

帆影蔽長空。蘭橈趁晚風。笙歌和調雅。樽酒助詩雄。鬢綠如仙子。顏紅勝女童。今宵何必返。扶醉入深宮。

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迴沙不盡。日映水成空。天樂流香閣。蓮舟颺晚風。恭陪竹林宴。留醉與陶公。

和

琳宮江畔峙。清影倒波中。鐘聲聞紺宇。幢幡颺碧空。佳賓翫明月。芳席對涼風。酩酊欲歸去。禪房別遠公。

送別

斗酒渭城邊。壚頭醉不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烟。惜別傾壺醕。臨分贈馬鞭。看君穎上去。新月到應圓。

和

樽酒驛亭邊。今宵拚不眠。舟停猶痛飲。江樹已含烟。傾筓還牽袂。行騶未着鞭。此時重分手。何日復團圓。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鴈迴峯。

和

列席洞庭中。使君邂逅逢。清樽舒旅況。明月照離容。氣俠藏神劍。情豪若海龍。今宵送君去。幽夢遶千峯。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古道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別醉顏。

和

樽盈舊醞醲。宴客廣陵邊。一騎崎嶇外。三杯繡縵間。凝眸望烟水。回首憶家山。此夕一爲別。風霜滿客顏。

五言絕句九首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

和

洞庭期共泛。此夕醉周郎。恍入冰壺裏。高歌思欲狂。

其二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閒不去。爭拂酒筵飛。

和

月白明如晝。人酣未肯歸。夜深天籟寂。獨鶴傍船飛。

其三

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後洞庭秋。

鷓鴣沙頭集。澄波載月流。此宵無盡興。猶勝習池秋。

和

銅官山醉後絕句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

和

銅官風物好。不醉莫言還。舞袖歌新調。明蟾出遠山。

九日龍山飲

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和

東籬有黃菊。何肯爲侍臣。對花傾數斗。秋色伴閒人。

九月十日卽事

昨日登高罷。今朝再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

和

登高情未已。此日復持觴。誰人知此意。無日不重陽。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和

山川適我興。海月照我衣。看月浮大白。此味知者稀。

魯中都東樓醉起作

昨日東樓飲。還應倒接躄。阿誰扶上馬。不省下樓時。

和

西樓同客飲。興至岸接躄。醉來忘去住。不記別君時。

送殷淑

痛飲龍筍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沙灘。

和

送客江邊酌。風生襟袂寒。醉來歌一曲。明月映前灘。

七言絕句二首

答湖州迦叶司馬問白是何人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和

白苧村南落魄人。耽詩縱酒度芳春。世間若問名和姓。五柳先生卽此身。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和

山中野席爲君開。相對慇懃飲數杯。酒罷送君歸去路。知君何日得重來。

唐宋元明酒詞

嘉禾周履靖逸之甫和韻

雲間陳繼儒仲醇甫校正

金陵荆山書堂梓行

唐宋元明酒詞目錄

上卷

飲興 調酒
泉子美人夜醉 調酒
陸鑿春宴 調生
查子夜宴 調生
查子春宴 調生
查子勸酒 調酒
陸鑿春日睡起 調酒
泉子漁家樂四闋 調酒
歌子詠醉 調酒
落魂舞酒妓 調風
樓梧飲興 調青
杏兒飲興 調感
皇恩將進酒 調小
梅花歌妓 調意
離忘

司空圖

歐陽炯

孫光憲

歐陽彬

孫光憲

章莊

張泌

李珣

蘇軾

劉雲間

趙開閒

毛澤民

高仲常

周美成

南樓漫酌 調玉
樓春贈酒妓 調應
天長扁舟泛湖 調定
風波幽居 調定
風波蘭舟載酒二闋 調南
鄉子醉歸 調天
仙子荷亭漫酌 調漁
歌子詠漁四闋 調南
鄉子元夕夜宴 調一
剪梅夜宴 調金
蕉葉春飲 調漁
家傲飲興 調一
午春飲興 調拂
霓裳

歐陽炯

孫光憲

李珣

李珣

李珣

章莊

顧瓊

口口

程篔墩

柳耆卿

周美成

党世傑

晏同叔

下卷

初夏飲興

調滿庭芳

詠酒

調浣溪沙

感悟

調西江月

詠酒

調鵲天

歡飲

調浪淘沙

歌飲二闋

調法駕導引

遊西湖

調醉江月

戒酒辭杯

調沁園春

夜酌荷亭

調蝶戀花

九日舉觴

調沁園春

題美人捧觴

調解語花

謝汝欽姪惠酒

調賀新郎

元旦醉題

調臨江仙

周美成

歐陽永叔

朱希真

晏叔原

歐陽永叔

韓夫人

辛棄疾

辛棄疾

周 權

周 權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禁釀

調木蘭花慢

勸酒

調西江月

警世

調西江月

冬飲

調桃源憶故人

歌妓

調南鄉子

席中贈妓

調沁園春

遊西湖

調賀新郎

勸飲

調沁園春

百字謠

飲酒

調春雲怨

謝袁履善惠酒

調賀新郎

病起飲酒

調朝中措

問先生酒後如何二闋

折桂令

羅壺秋

黃庭堅

朱希真

張子湖

趙孟頫

瞿士衡

辛棄疾

辛棄疾

周 權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王世貞

江南春詞二闕和倪雲林韻 周履靖

雨夜 調臨江仙

周履靖

壽利川曹封君六奏六闕 周履靖

調望仙門

調千秋歲

調連理枝

調萬年歡

調鼓笛慢

調婦人嬌

唐宋元明酒詞卷之上

飲興酒泉子

司空圖

買得杏花十載歸來方始折。假山西畔藥欄東。滿枝紅。旋開旋落旋成空。白髮多情人更惜。黃昏把酒祝東風。且從容。

和

周履靖

上苑好花不許庸人將手折。把杯斜倚瑣窗東。映杯紅。遊蜂狂蝶鬧晴空。美景芳辰應可惜。騷人得與醉春風。任從容。

南樓漫酌 玉樓春

歐陽炯

月照玉樓花似錦。樓上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枕。堪愛晚來韶景甚。寶柱秦箏

方再品。春蛾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

和

日映碧桃如片錦。花色滿樓人欲寢。隔牆時遞巧禽聲。驚醒逸人清夢枕。花萼柳絲嬌媚甚。古調新詩宜細品。樓前飛燕透簾迎。笑坐玉樓窗畔飲。

美人夜醉 菩薩蠻

歐陽炯

曉來中酒和春睡。四肢無力雲鬢墜。斜臥臉波春。玉郎休惱人。日高猶未起。爲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和

月中歡飲人忘睡。曉來行履身將墜。無限好芳春。鳥啼醒醉人。象牀眠懶起。且伴蛟綃被。朱戶碧烟籠。逸情方已慵。

贈酒妓 應天長

孫光憲

翠凝仙豔非凡有。窈窕年華方十九。鬢如雲。腰似柳。妙對綺筵歌綠酒。醉瑤臺。攜玉手。共燕此宵相偶。魂斷晚窗分首。淚沾金縷袖。

和

興高鯨飲吾還有。十日之中酣八九。對山花。臨岸柳。賴有蛾眉堪侑酒。步雲臺。攀桂手。大分此生難偶。歎飲口期交首。慢相攜舞袖。

春宴 生查子

孫光憲

春病與春愁。何事年年有。半爲枕前人。半爲花間酒。醉金尊。攜玉手。共作鴛鴦偶。倒載臥雲屏。雪面腰如柳。

和

無慮亦無愁。清醞牀頭有。醉後晒醒人。醉後頻呼酒。欲開尊。揮素手。此樂應難偶。半倚翠雲屏。笑折風中柳。

扁舟泛湖 定風波

志在烟霞慕隱淪。功成歸看五湖春。一葉舟中吟復醉。雲水此時方認自由身。花鳥爲隣鷗作侶。深處。經年不見市朝人。已得希夷微妙旨。潛喜。荷衣蕙帶絕纖塵。

和

不慕功名跡且淪。扁舟時泛曲江春。興至開尊成一醉。烟水。漫隨鷗鳥樂閒身。萍藻相親漁似侶。潛處。綠鈎靜釣遠時人。自悟鷗夷玄奧旨。心喜。青篋綠笠却風塵。

夜宴 生查子

歐陽彬

竟日畫堂歡。入夜重開宴。剪燭蠟烟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驂驅。直待更深散。

和

俠客此宵歡。珍味開華宴。盞內鬱金香。未醉身先顫。月上桂梢來。畫棟渾如練。浮白共歡呼。還至參橫散。

幽居 定風波

李珣

十載逍遙物外居。白雲流水似相於。乘興有時攜短棹。江島。誰知求識不求魚。到處等閒邀鶴伴。春岸。野花香氣撲琴書。更飲一杯紅霞酒。回首。半鈞新月貼清虛。

和

草色幽然溪上居。白蘋紅蓼日相於。明月吐山移桂棹。依島。閒拋香餌釣江魚。日逐閒鷗爲侶伴。桃岸。捲綸歸去枕殘書。老妻慢開宜城酒。聚首。滿斟低唱樂空虛。

春宴 生查子

孫光憲

爲惜美人嬌。長有如花笑。半醉倚紅妝。軟語傳青鳥。春方深。憐恰好。唯恐相逢少。似這一般情。肯信春

光老。

和

喜柳綠花嬌。如共人嬉笑。愛殺海棠粧。忽聽啼山鳥。酒杯深。懷更好。毋慮尊中少。且樂此高情。莫待人
生老。

蘭舟載酒二闋 南鄉子

李珣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風景有池塘。木蘭舟上珠簾捲。歌聲遠。椰子酒傾鸚鵡盞。

和

新酒熟。芰荷香。扁舟移過碧方塘。野風吹面浮雲捲。漁歌遠。醞醖漫斟犀角盞。

其二

新月上。遠烟開。慣隨潮水採珠來。棹穿花過歸溪口。沽春酒。小艇纜牽垂岸柳。

和

芳沼上。綠荷開。漫攜嘉客若耶來。繫蘭舟在清江口。罄村酒。漢外月輪懸綠柳。

勸酒 菩薩蠻

韋莊

勸君今夜須沉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且呵呵。

人生能幾何。

和

且傾清醞圖一醉。無求世上榮華事。焦却利名心。不如杯酒深。應知來日短。飲醉須斟滿。醉去不須呵。問君情若何。

醉歸 天仙子

韋 莊

深夜歸來長酩酊。扶入流蘇猶未醒。醺醺酒氣與蘭和。驚睡覺。笑呵呵。長道人生能幾何。

和

休笑吾儕時酩酊。三日之中難一醒。陶然歲月保天和。心更覺。不須呵。有限年光怎奈何。

春日睡起 酒泉子

張 泌

春雨打窗。驚夢覺來天氣曉。畫堂深。紅焰小。背蘭缸。酒香噴鼻懶開缸。惆悵更無人共醉。舊巢中。新燕子。語雙雙。

和

明月照窗。雞唱一聲天未曉。露華深。星漸小。剔銀缸。起來倒却綠醅缸。幽興且求成大醉。掃心中。無些子。世無雙。

荷亭漫酌漁歌子

顧璣

曉風清。曲沼綠。倚欄凝望珍禽浴。畫簾垂。翠屏曲。滿袖荷香馥郁。好據懷。堪寓目。身閑心靜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無心較逐。

和

碧荷擎。池水綠。幾雙鷗鷺波心浴。柳垂絲。鳥歌曲。幾樹奇葩郁郁。暢幽情。舒兩目。傾尊倒罍心方足。俗塵多。年命促。堪笑時人急逐。

漁家樂四闋漁歌子

李珣

楚山青。湘水綠。春風澹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棹歌相續。信浮沉。無管束。釣迴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和

柳條青。溪藻綠。扁舟一葉生涯足。水悠悠。波浪簇。欸乃歌聲斷續。身無拘。心不束。興將羌笛調新曲。不須田。何用屋。醉舞風前忘辱。

其二

荻花秋。蘆湘夜。橘州佳景如屏畫。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綸初罷。水爲鄉。蓬作舍。魚羹稻飯常飡也。酒

盈杯。書滿架。名利不將心挂。

和

有春秋。無朝夜。碧山流水堪圖畫。古磯邊。垂柳下。釣滿船頭方罷。鷺爲朋。舟是舍。蓴絲鯉鱠時烹也。醞傾瓢。竿且架。醕後俗情難挂。

其三

柳垂絲。花滿樹。鶯啼楚岸春天暮。掉輕舟。出深浦。緩唱漁歌歸去。罷垂綸。還酌醕。孤村遙指雲遮處。下長汀。臨淺渡。驚起一行沙鷺。

和

捲輕絲。維古樹。歸鶉幾陣天將暮。月昇山。日沉浦。水鳥沙鷗來去。煮紅蝦。斟綠醕。誰知漁父情高處。任飄蓬。流遠渡。醉眼漫看飛鷺。

其四

九嶷山。三湘水。蘆花時節秋風起。水雲間。山月裏。棹月穿雲遊戲。鼓清琴。傾綠蟻。扁舟自得逍遙志。任東西。無定止。不議人間醒醉。

和

駕孤舟。浮鷺水。悠悠漁笛篷窗起。月光中。波心裏。觸藻驚鷗嬉戲。釜烹魚。杯泛蟻。瀟然且樂漁家志。興無涯。歌不止。且博生平幾醉。

詠漁四闕 南鄉子

蘭棹舉。水紋開。競攜藤籠採蓮來。迴塘深處遙相見。邀同宴。綠酒一卮紅上面。

和

孤艇放。荇萍開。數聲欸乃出溪來。蘆風水月時相見。堪開宴。且縱酒杯醅我面。

其二

歸路近。扣舷歌。採真珠處水風多。曲岸小橋山月過。烟深鎖。荳蔻花垂千金朵。

和

慢飲酒。且高歌。古來風月讓漁多。綠笠碧簑隨分過。名難鎖。笑看荷花開數朵。

其三

傾綠蟻。泛紅螺。閒邀女伴簇笙歌。避暑畫船輕浪裏。閒遊戲。夾岸荔枝紅蘸水。

和

沽白酒。煮黃螺。維舟把盞恣狂歌。綠柳岸邊清蔭裏。看魚戲。醉把釣竿投碧水。

其四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迴棹碧灣中。春酒香熟鱸魚美，誰同醉。纔却扁舟篷底睡。

和

楊柳月。芰荷風。漁人收釣坐舟中。村醞沾取香且美。拚沉醉。和衣就寢鼾鼾睡。

詠醉

陸菴

蘇軾

醉醒醒醉。憑君會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到愁腸。別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落魄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

和

旦日一醉。何人曉真味。新篘滿泛杯生蟻。一罄三杯。頓覺寬愁意。渾忘來去眠花地。鼾鼾一枕風中睡。夢回渾似高陽裏。終日陶陶。免却身成悴。

元夕夜宴一剪梅

程篁墩

傳柑節候雨初晴。燈滿山城。月滿山城。畫堂圍坐夜三更。牆外歌聲。席上歌聲。可人添送紫金罍。未解春醒。又犯春醒。不辭扶醉臥前檯。客也多情。主也多情。

和

雪消郊甸四山晴。樓迥江城。綵結江城。笙歌簇擁闌深更。市上人聲。笛裏新聲。小童時進白磁罍。病昨身醒。復助身醒。玉山頽倚在西櫺。對景忘情。疎散忘情。

舞酒妓 風棲梧

劉雲間

一剪情波嬌欲滴。綠怨紅愁。長爲春風瘦。舞罷金杯眉黛皺。背人倦倚晴窗繡。臉暈朝生微帶酒。催唱新詩。不應頻搖手。閒把琵琶調未就。羞郎還又垂紅袖。

和

兩過林花嬌滴滴。惹起新愁。思憶令人瘦。不覺蛾眉愁鎖皺。備將錦字房櫳繡。且把金尊傾綠酒。絃撥相思。往來不停手。幽韻宮商曲始就。更闌人散分羅袖。

夜宴 金蕉葉

柳耆卿

脈脈夜飲平陽第。添銀燭。旋呼佳麗。巧笑難禁。豔歌無間聲相繼。準擬幕天席地。金蕉葉泛金波盞。更闌已盡狂醉。就中有個風流。暗向燈光底。惱徧兩行珠翠。

和

今宵宴設華堂第。喜才子佳人風麗。四美鋪陳。狂歌暢飲應難繼。酩酊和衣倒地。空庭內皓月光霽。鼓樓中漏促人醉。座間可意人兒。慢道衷腸語。不覺黛眉鎖翠。

飲興 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趙開開

和

何用把心愁。塵世事縈擾無休。見機莫把時光負。呼朋邀友。偷閒尋友。及蚤回頭。浮白罄金甌。不須春日曲江遊。若今日無些事。滿斟亦可。淺斟亦可。何必傷秋。

春飲 漁家傲

周美成

幾日輕陰寒惻惻。東風急處花成積。醉踏陽春懷故國。歸未得。黃鸝久住如相識。賴有蛾眉能暖客。長歌屢勸金杯側。歌罷月痕來照席。貪閒適。簾前重露成涓滴。

和

雨過芳園花落惻。紛紜滿地殘紅積。座上吳姬色傾國。佳興得。清歌一曲無人識。慢把金樽耐俠客。濃潦倒行歌側。山月流光滿綺席。高懷適。樓頭玉漏頻頻滴。

飲興 感皇恩

毛澤民

多病酒樽疎。飲少輒醉。年少銜杯可追記。無多酌我。醉倒阿誰扶起。滿懷明月冷。爐烟細。雲漢雖高。風

波無際。何似歸來醉鄉裏。玻璃江山。滿載春光花氣。蒲萄仙浪。軟迷紅翠。

和二闋

追興俗情疎。且尋一醉。心上閑愁不須記。高歌痛飲。任醜醜扶不起。一腔春思。柳枝腰細。黃鳥綿蠻。春光相際。芳草如茵臥花裏。羅襪輕盈。惹却羣芬香氣。秦娥歌出。曲中嬌翠。

其二

年邁與時疎。終朝博醉。昔年勝事俱忘記。人毋笑我。醉花前呼不起。滿懷幽思。涼颺細細。塵事紛紛。悠悠無際。休把閒身混忙裏。徐步東郊。翫賞晴和天氣。徜徉林藪。尋芳拾翠。

飲興一年春

党世傑

紅紗翠翳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竇冷。佳人却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夕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陽境。

和

今宵共客嘗奇餅。看冰鑑。在東嶺。陣陣涼颺侵袂冷。消愁排恨。溶溶清徹。射却花枝影。客歡主樂酣難醒。一曲陽春狂興。更愛歡娛。蓮漏永。雅懷未罄。再期來日。挈榼尋佳境。

將進酒 小梅花

高仲常

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函關。閉函關。千古如今不見一人閑。六國擾。三秦掃。初謂商山遺四老。馳單車。致緘書。裂荷焚。芟接武。曳長裾。高陽真得杯中趣。身外醉鄉安穩處。生忘死。形忘名。二豪侍側劉伶初未醒。

和

郊外路。飄玉露。高低壘壘幾墳墓。遍黃沙。滿蒹葭。觀之未知何代王侯家。紛紛碌碌奔歧道。涉遍崎嶇輦。芳草。朝秦關。暮燕關。來往驅馳怎得此身閒。俗事擾。何能掃。堪嘆人生容易老。驅輕車。敕詔書。貴榮門。第冠蓋。衣羅襪。何如杯酒花間趣。人世利名天定處。生勞形。博虛名。且將濁酒酣醉還能醒。

飲興拂霓裳

晏同叔

樂秋天。晚荷花上露珠圓。風日好。數行新鴈貼寒烟。銀簧調翠筦。瓊柱撥清絃。捧觥船。一聲聲。齊唱太平年。人生百歲。離別易。會逢難。無事日。賸呼賓友啓芳筵。星霜催綠鬢。風露損朱顏。情清歡。又何妨。沉醉玉尊前。

和

觀遙天。一輪明月皓團圓。蟬韻促。草間螢燄破蒼烟。山童歌白苧。猶勝撫冰絃。舉銀觥。興悠悠。同賞樂堯年。良朋讌集。拚沉醉。又何難。燒銀燭。滿堂燦爛暎華筵。金尊頻勸飲。俄頃已酡顏。此宵歡。忽瞻星斗朗。

照窗前。

歌妓 意難忘

周美成

夜染鴛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嬌影動。私語口脂香。簷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響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

和

簾翠衣黃。謾將秦瑟鼓。敬客擊觴。花鈿堆綠鬢。舞袖散奇香。陳綺席。納新涼。杯酒泛滄浪。意甚勤。低低細語。澹洽同相。嬌容世上無雙。臉紅雲鬢黑。引動才郎。嬌聲遊白雪。淡掃過梅粧。恩愛繫。幾迴腸。明日會無妨。莫把良辰耽誤。辜負時光。

唐宋元明酒詞卷之下

初夏飲興 滿庭芳

周美成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烟。人靜烏鴛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闌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緣。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

和

楊柳垂陰。古槐濃蔭。沼中荷葉初圓。畫長庭靜。窗外鼻茶烟。開宴漫成一樂。碧波清色微澹澹。凝眸處。悠悠野調。欸乃起漁船。蕭蕭新翠竹。芭蕉展綠。深契良緣。漫把金尊倒。拚醉花前。沉酒風流俠客。醉來時。懶聽鳴絃。花屏畔。神勞思倦。潦倒且安眠。

禁釀 木蘭花慢

羅壺秋

漢家糜粟詔。將不醉飽生靈。便收拾銀瓶。當墟人去。春歇旗亭。淵明戒酒東林。逼人問。哲學屈原醒。天子宜呼李白。婦人却笑劉伶。提葫蘆更有誰聽。愛酒已無星。想變春江。蒲萄釀綠。空想芳馨。溫存鷓鴣。鷓鴣把茶甌。談對晚山青。但結秋風魚夢。賜酺依舊沉冥。

和

觀周成酒誥。規戒但保心靈。擊將破金瓶。毋容人醉。收拾花亭。嵇康停杯罷飲。靜中觀。彼醉我偏醒。鴻漸堪爲益友。此身不近劉伶。提壺烏結舌難聽。飲興沒些星。甕內蛆生。杯盤蛙積。無慙香馨。停留壺觴尊。且汲泉淪茗對山青。屈子醒醒孤潔。一身空泊江冥。

詠酒 浣沙溪

歐陽永叔

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蓼蘋傳。人生何處

似樽前。

和

對對鴛鴦近酒船。飛飛柳絮颺晴天。遙看牆內戲鞦韆。呼盧撫掌風前笑。殷勤對客玉杯傳。問誰何勝醉花前。

勸酒 西江月

黃庭堅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閑瘦弱。春愁沒處遮欄。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和

醉倒花前誰有。須知春事易過。人情片紙世漚波。何似酒杯樂我。花貌妖嬈怯弱。騷人把盞凭欄。不辭五斗到更殘。月落粉牆方散。

感悟 西江月

朱希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和

塵世幻然一夢。功名富貴浮雲。堪嗟癡味枉勞心。靜裏三思皆命。花下擎杯興美。半輪山月方新。高情日與酒相親。大數乘除已定。

警世 西江月

朱希真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見在。

和

百歲光陰誰滿。名花幾落幾開。乘時覓興遣高懷。世路多乖多礙。試問莊生蝶夢。休誇倚馬高才。機關何用巧鋪排。疇昔英雄誰在。

詠酒 鷓鴣天

晏叔原

綵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舞罷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到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和

吳姬嫋娜把金鍾。醞釀光浮琥珀紅。玉貌清輝如寶月。石榴裙底動輕風。春歸後。恨難逢。相思應許爾相同。朝來試拂菱花照。不比當年花柳中。

冬飲桃源憶故人

張子湖

朔風弄月吹銀霰。簾幙依垂三面。酒入玉肌香軟。壓得寒威斂。檀槽乍撚么絲慢。彈得相思一半。不道有人腸斷。猶作聲聲顫。

和

半空凜凜飄冰霰。窗外寒風侵面。美醞冽清柔軟。滿眼寒光斂。金尊倒盡清歌慢。直待更闌夜半。興至好懷不斷。情暖身無顫。

歡飲 溟濤沙

歐陽永叔

今日北地遊。漾漾輕舟。波光激灑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酌金甌。縱無花前常病酒。也是風流。

和

春興漫遨遊。泛個扁舟。花枝冉冉鳥聲柔。波上鷗鷺來復去。聚散磯頭。美酒滌清喉。曲妙無休。此宵定擬罄銀甌。歎徹人生能有幾。水向東流。

歌妓 南瓶子

趙孟頫

雲擁鬢鬟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溫柔。多少閑情不自由。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左右

流。曲裏吳音嬌未改。障羞。一朵芙蓉兩扇秋。

和

檀板却人愁。此日攜尊宴小樓。風引花香羅袂透。輕柔。斟酒清歌興有由。新月上樓頭。音調悠揚碧水流。一曲衷腸開笑口。害羞。客散更闌隔九秋。

歌飲二闕法駕導引

韓夫人

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鬢雲半動。飛花和雨着輕綃。歸路碧迢迢。

和

韶華起。韶華起。岸畔柳條搖。白李紅桃枝上動。風吹花氣襲蛟綃。酣酒興迢迢。

其二

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甌斟白酒。月華微嘆是空舟。歌罷海西流。

和

雲漠漠。雲漠漠。遙望白雲秋。漫把金尊傾綠酒。醉看人世等虛舟。如水向東流。

席中贈妓 沁園春

瞿士衡

一掬嬌聲。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

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蹟。月地偷期。風流到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和

一片芳春。羅袖雲鬢。輕把步移。出郊翫賞。莫教興少。筵前鳥語。白晝遲遲。護捧金尊。溫存細語。最羨幽情分外奇。真難遇。約來宵歡樂。會合佳期。嫦娥桂客堪宜。擬浮白高歌豈肯辭。似恁妃臨浦。誰知嬌媚。合歡綺席。共倒清卮。檀板輕敲。新聲低唱。却是洞房恩愛時。情難散。繾綣醒還醉。莫與人知。

遊西湖 醉江月

辛棄疾

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壁。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僊客。茅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

和

湖波搖漾。動新荷。清影如珪如璧。凝望遙天開玉鏡。鷗鳥閒眠沙碧。綠葉擎空。紅葩明浪。異馥飄瑤席。鼓延嘉友。必須罄盡三石。深企往昔名流。但存遺跡。想逐蓬萊客。玄鶴白梅留下舌。亭榭恨難同昔。觀孤山梅樹叢中徑。到而今皆窄。請君休論。往年今日消息。

遊西湖 賀新郎

辛棄疾

睡覺啼鶯曉。醉西湖兩峯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歸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遶。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慚。鬢先老。

和

一望湖光曉。觀春山絳桃綠柳。岸邊齊帽。問酒肆開懷樹翠。歡飲左傾右倒。惹得那時人嘲笑。酩酊模糊歸去好。慢歌新調。角商清悄。凝望處。遠山小。依稀海上仙人島。六橋亭榭垂楊。樹樹蒼烟遶。汀鷺沙鷗浮綠水。小艇探蓮真好。看玉手鼓棹應少。我輩興歌遊賞句。詢蘇公秋夜何年召。情更慚。應難老。

戒酒辭杯 沁園春

辛棄疾

杯。汝來前。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昔眩。氣似轟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此。嘆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籌合作平居。鳩毒猜。况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菑。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卽去。招則須來。

和

杯。至吾前。野叟朝來。委頓詩骸。爲宵歡與劇。香醪頻吸。模糊淹倒。耳不聞雷。總謂山濤阮咸知慧。不肯將

懷抱暗埋。深知感。負却尊罍。誠懼雅情哉。汲泉烹茗爲媒。謝醴醪。何須別意猜。偶爾成此害。心中不愛。患無大小。慮恐生苗。感爾休言。請收拾了。情怯何當舉爾杯。杯頓首。苦推辭。領命。倘呼還來。

勸飲沁園春

辛棄疾

杯。汝知乎。酒泉罷侯。鳴夷乞骸。更高陽入謁。都稱齋白。杜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將麴蘖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沾酒何哉。君言病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沉菑。欲聽公言。慚非勇者。司馬家兒解覆杯。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爲故人來。

和

杯。勸梅顛。古來酒仙。忘情散骸。那愁康阮籍。朝昏沉酒。日醅醜得。避却風雷。達者還當。傲前歡賞。不必將名利苦埋。須行樂。趁良辰及時。傾倒高哉。倩花柳解爲媒。野鳥去來休教浪猜。想霸王功業。英雄蓋世。運乖數盡。自刎罹菑。聽勸良言。俗情暫屏。寬着塵懷。進幾杯。休辭醉。必須成酩酊。老去將來。

夜酌荷亭蝶戀花

周權

數畝寬閒吾老圃。着個茅亭。斗大無多子。水檻水花明楚楚。灑然不受人間暑。夜悄虛階初過雨。酒淺香深。風露清如許。沁薄吟襟時挹貯。多情涼月還窺戶。

和

萬个簷窗圍梅圃。築就清虛。一座幽亭子。透水綠荷花楚楚。玉繩低度無些暑。倏忽遙天飄細雨。碧玉盤盛。珠露圓如許。纖手擎杯幽然貯。銀蟾皎潔來朱戶。

東坡昔守彭城。既治決河。乃修築其城。作黃樓城上以臨河。以土實制水。因以黃名樓。樓成。子由作賦。坡翁爲書之。刻於石。余回自京師。登樓懷古。並感項籍遺事。末章及之。字百誠 周 權

登臨把酒。問黃樓人去。幾番風雨。妙絕穎濱樓上賦。坡老龍蛇飛舞。千載風流。兩翁笑傲。淮泗歸譚塵。衣冠如在。我來空自延佇。下視閭閻喧塵。慘眠烟落日。西風鼙鼓。昔日爭雄懷漢楚。百萬屯雲貔虎。世事茫茫。山川歷歷。不盡憑闌思。城頭今古。黃河日夜東去。

和

當年浮白。最高樓。追想。却如驟雨。更笑那英豪作賦。飛絮空中飄舞。留取芳名。二君以作。陳跡談揮塵。觀今誰在。靜思令我閉佇。厭觀紛擾風塵。甚淒其慘感。軍中鼙鼓。却笑當年秦與楚。枉鬪蒼龍猛虎。俗慮茫茫。人情幾歷。却恨增愁思。傾杯時飲。靜觀日月來去。

九日舉觴沁園春

周 權

說與黃花。九日今朝。同誰舉觴。笑指點行囊。雖然羞澀。搗來鬧市。怎忍荒涼。蟹壓橙香。酒浮萸紫。醉脫烏紗。鬢欲霜。孤雲外。是吾廬三逕。歸興偏長。催人苒苒年光。問役役浮生。着甚忙。自東離人去。總成陳迹。

龍山飲散。幾度斜陽。人物凋零。乾坤空闕。世事浮沉。醉夢場。登高處。倚西風長嘯。任我疎狂。

和

不待重陽節日。隨時皆當倒觴。莫惜鈔空囊。高懷休澀。博歡劇飲。趁此餘涼。傾鬱金香。且吞幾盞。莫待青絲變雪霜。蒼筠裏。結一個茅廬。村靜溪長。休教錯過韶光。笑擾擾浮塵爲甚忙。想淵明幽致。令吾空憶。無人落帽。虛度重陽。浮世如雲。人生過隙。傀儡紛紛。做一場。堪嗟嘆。謾登高舒嘯。興飲清狂。

飲酒 春雲怨

王世貞

風篳雨篳。漸柳眠無力。花如中酒。睡怯象牙寒悄。幽夢幾回。渾不就。燕搗華絃。鶯調清管。細譜新詞。杜鵑。行路方難。歸期無據。愁與悶相守。芳醪點出天公手。解釀寒作煖。攬辰戌。枕畔華胥暫拖逗。青眼朦朧。一任長門。送來銀漏。未舉杯前。乍停杯後。半刻也堪白首。

和

無。僂不僂。日日尋芳去。看花醉酒。遇卽美人兒悄。心想着姻緣未就。綠柳含烟。鶯聲如管。漫賦芳詞。可傾酒。行樂良辰。休教錯過。富貴無長守。樽傾綠醕時擊手。不知天與地。那分卯酉。日向芳林中。迤逗。追賞清宵。不管誰樓。急催更漏。且樂生前。莫思身後。頃刻雪霜滿首。

題美人捧觴 解語花

王世貞

樽槽細壓。紫溜冷冷。滴碎珠千斛。鷓鴣初贖。誰借醒。卓女遠山黛綠。朱櫻小盞。風鼻處。山香幾曲。捧屈卮。徐露春芽。一樣纖纖玉。何事錦圍翠簇。只枝頭一點。買斷金谷。靈犀輕嚼。微酣後。記取夜來題目。雙鬢趁。遂扶掩。向碧紗廚宿。誇醉鄉。還傍溫柔。此際平生足。

和

新篔滿甕。琥珀光浮。激灑盈三斛。金龜不贖。樂陶陶。時泛着杯中綠。丹脣半盞。興劇處。清歌一曲。兩指尖尖似筍芽。漫露琅琅玉。池畔柳垂杏簇。聽花間野鳥。巧語幽谷。殷勤低囑。花屏後。不覺酣迷雙目。睡魔馳逐。攜手上象牙床宿。語甚溫存。更和諧。此夜心兒足。

謝袁履善惠酒 賀新郎

王世貞

春意歸風雨。到如今。緩紅舒翠。一番重起。况更索居無一事。鎮日琴書而已。待醉也。如何得醉。多謝白衣能遠致。把葛巾忙却科頭倚。胸磊塊。故應洗。瓊膏慢入清尊細。似當年。掌分莖露。雪消春水。欲折個荷充泛駕。憑借麴生爲馭。直引到華胥路裏。遮莫歸來問名姓。道清真。袁粲頻爲主。天下事。任公耳。

和

猶喜殘更雨。曉來時。浥芳潤翠。對花情起。獨坐山齋欣寡事。遣興哦詩而已。斷酒也。焉能取醉。心感故人貽雅致。步入空庭。開襟斜倚。愁滿臆。頃刻洗。芳樽瀉出金光細。若遙天。夜垂清露。惠山泉水。與吸三杯。

情更暢。欲把海鯨來駕。不肯赴風塵堆裏。休閒狂夫諱和姓。是青山深處林泉主。名與利。不須耳。

謝汝欽姪惠酒 賀新郎

王世貞

酒債尋常有。閉開門落花長晝。獨吟搔首。可怪袁君相贈後。鎮日惟尋綠友。到驕蕊傳杯之手。從事督郵何足輕。但醉鄉別業吾能受。君不見。掃愁帚。清狂阮籍天應厚。醉醒時漫開青眼。阮咸爲壽。猶可焦生風格舊。試問無功知否。待徙倚臨風頻嗅。曲沼游魚堪投饌。况隔簾歌鳥來行酒。洗盞罷。醉楊柳。

和

雅興吾能有。把芳尊滿斟清晝。曲歌一首。莫是劉伶化身後。野鳥山花作友。喜杯罍何曾停手。塵世事心無計較。羨北海傾樽誰消受。追勝賞。逐塵帚。嵇康與酒情甚厚。鎮日閒倒壺傾罍。介此眉壽。時與黃鸝爲故舊。巧語綿蠻佳否。幾樹老梅吾當嗅。紫葢青葵烹成饌。擺列風前。慢斟清酒。酌酹後。月上柳。

病起飲酒 朝中措

王世貞

是誰嫌我酒閒過。瘦得病來磨。無耐業緣尙在。清尊又倚清歌。高陽舊侶。頻頻相勸。不飲如何。屈指乾坤佳事。壚頭領取偏多。

和

漫扶藤杖友家過。曾酒病消磨。傾倒此壺興至。且調一曲高歌。東君雅意。殷勤而勸。醉了如何。共對名

花追賞。人生快活應多。

元旦醉題 臨江仙

撥乳醅。酥新綠。泛金花。巧勝初裁。東風罨雨。印泥苦。臘隨殘漏盡。春逐燒痕來。昨歲貪杯。今歲病。病時依舊貪杯。欲填新令雪兒排。小園梅未吐。先報一枝開。

和

桂醪盈杯。欣蟻泛。詩題令節。應裁梅花。幾榦。映蒼苔。屠蘇纔掬處。春色入門來。樹上黃鸝聲已滑。對花堪飲千杯。漫追佳節。漫安排。與高杯不歇。尊罄又當開。

問先生酒後如何二闋 折桂令

王世貞

問先生酒後如何。潦倒模糊。偃蹇婆娑。枕底烟霞。杖頭日月。門外風波。儘皇都。眼睜看破。望青天。信却胡過。好也由他。歹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麼麼。

和

問先生不飲何如。一點篝燈。數卷殘書。冷却扁舟。悶他五柳。淡殺三閭。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顛。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得酩酊。怎便糊塗。

其二

問狂夫意興如何。日日模糊。醉舞婆娑。一榻涼風。半牕好月。何肯奔波。世情多一時看破。謝蒼天落魄而過。譽也憑他。毀也憑他。貴客王公。我覩麼麼。

其二

問狂夫近日何如。滿甕香醪。半榻詩書。興泛蘭舟。探花問柳。蕩過村閭。曲塘路幽情滿腹。樂優游酒醉吾顛。醒也無虞。醉也無虞。甚我徜徉。臥倒當塗。

江南春詞二闕和倪雲林韻

周履靖

春林夜雨朝迸筍。桃李芳菲門徑靜。主人寂寞對疎檣。簾外交飛雙燕影。峭寒風雨羅衣冷。幾樹梨花開近井。社酒歸來倒角巾。欹斜醉步動輕塵。蝶飛忙。花信急。杜鵑聲裏春衫濕。韶光撚指嗟何及。倚樓芳草連天碧。幾處笙歌滿城邑。垂楊繫馬風前立。請看綠水汎青萍。堪笑隨波空白鷺。

其二

村前萬樹桃花盛。綠柳垂絲間紅杏。呼朋拉友翫芳春。歷遍韶華三月景。雕鞍金勒相馳聘。青樓柳巷追佳興。吳姬嬌娜笑歡迎。握手殷勤話更親。入蘭房。檀麝集。銀燈翠管延嘉客。冰盤玉饌陳芳席。金尊激盪浮琥珀。玉指纖纖調錦瑟。牙牀繡帳娛此夕。金雞三唱促登程。惆悵相看盡不盡情。

雨夜調臨江仙

周履靖

疎雨滴蕉聲。獨對銀燈。俗慮淒清。春愁莫遣思縱橫。尋巧句。詩成且未評。當年豪俠成春夢。霜華上鬢心驚。琴調流水散孤情。人生渾逆旅。君醉我還醒。

壽利川曹封君六表六闕 望仙門

周履靖

玉堂開宴祝賢臣。列奇珍。蓬萊此日聚羣真。捧金尊。漫酌松花酒。齊聲拜賀千春。鳳孫麟子荷君恩。荷君恩。芳譽播乾坤。

千秋歲

周履靖

玉芝瑤草。桂子蘭蓀好。華屋畔。祥雲繞。筵開龍鳳脯。老子同歡笑。如海水汪洋。浩浩應難較。莫惜芳尊倒。紫誥天邊到。躋玉闕。遊蓬島。遐齡祈八百。駐世人常老。還應是善緣佳報。

連理枝

周履靖

八洞羣仙到。來祝曹君老。玉盤珍饌。金杯佳醕。齊稱不老。喜今宵。歡慶壽筵前。觀童顏鶴貌。華屋奇香繞。王母同歡樂。錦瑟瑤笙。朱絃翠管。劉晨阮肇。共登仙。齊上那蓬萊。任逍遙海島。

萬年歡

周履靖

海屋添籌。祝曹侯上壽。黃鶴玄鹿。瑤草仙葩。松柏亭亭嘉木。堂下兒孫似玉。戲萊子娛親綵服。銀盤內鳳髓龍肝。勸雙親。唱新曲。歡情得悅慈顏。漫將金學內。頻倒醞醪。共羨君家。順子孝孫盈目。海上蟠桃已

熟。願歲歲開筵相祝。應知是積德弘深。受人間的全福。

鼓笛慢

周履靖

昨聞四皓羣真。共持火棗交梨饈。來同國舅。如歡佳宴。麻姑頻勸。玉燭搖紅。仙童奏樂。九天音遍。看遙空。好月。當窗皎皎。欣弄蓋。時相薦。百川爲壽。羨恩波萬重。齊捲烏紗象簡。紫袍犀帶。公侯佳眷。萬里芳聲。愛民如子。浙西留戀。願千秋百歲。金尊玉液。幾番持獻。

贈人嬌

周履靖

瀛海蟠桃。此日花開庭院。華席列排壽宴。嘉賓逸客。共捧金杯獻。惟願祝千萬歲。如山遠。貴子登朝。詎孫世鮮。虎榜上。定應高薦。仙詞一闋。謾鼓雲陽板。如閨苑。曹國舅。年無限。



第三輯 故事

方法

抱甕釀酒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裴啓語林）

酒丸

鄭君酒釀成，因以附子甘草屑內酒中，暴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抱朴子）

酒泉法

黃帝酒泉法，以麴米和藥成丹，一斗酒內一升水，藏之千歲，味常好。（抱朴子）

清歡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澄懷錄）

醒酒鯖鮓

虞棕爲輔國將軍，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永明八年，遷祠部尙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方面已。（南齊書虞棕傳）

杜康

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焦革善釀，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爲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造酒者爲譜。（會客論略）

二色酒

西門季元造二色酒，白酒中有墨花，斟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常新錄）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清異錄）

丑末觴

余開運中賜丑末觴，法用雞酥棧，羊筒子髓，置醇酒中暖消，然後飲。（清異錄）

內中酒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卽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曲洧舊聞）

蜜酒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煉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麪麪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麪一兩半，搗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墨莊漫錄）

讀書避暑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醞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於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避暑錄話）

梨酒

仲賓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

用以飼豬，其賤可知。有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也。因啓觀所藏梨，則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釀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癸辛雜識）

白酒

烏桓東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常仰中國。（世語）

東萊人

東萊人性靈，常作酒，多醇醪，而忽更清。（幽明錄）

勿吉國

勿吉國嚼米醞酒，飲能至醉。（魏書勿吉國傳）

赤土國

赤土國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隋書赤土國傳）

党項

党項取麥他國以釀酒。（唐書西域傳）

馬留人

馬留人取檳榔滓爲酒。（唐書南蠻傳）

大麥酒

求大麥於他界，醱以爲酒。（唐書党項羌傳）

夏鷄鳴酒

夏鷄鳴酒法，秣米二升作糜，麴三升，以水五升攪之，封頭。今日作，明日鷄鳴時熟。（食經）

醱滌翠濤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醱滌翠濤。常以大金罍中盛貯，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醱滌勝蘭生，翠濤過玉雍。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甘酒也。玉雍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龍城錄）

飲法

古之飲酒有盃盤狼藉，揚鱗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邵弘慶始創平案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蓋工於舉場，而盛

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鳥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又有擊毬敗獵之樂，皆溺人者也。（唐國史補）

滴淋

南方飲酒，卽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卽揭瓶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所知其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箒插穴中，沽者就吮筯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還。（投荒雜錄）

米及草子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卽變成酒，飲之可醉。（酉陽雜俎）

醉之所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肖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醉仙圖記）

葛元

葛元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元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鉤船。船沒已經宿，忽見元從

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強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元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盃器盛之，汁流出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章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神仙傳）

閩婆國

閩婆國飲食豐潔，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丹樹。蝦蟇丹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桃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昏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宋史外國傳）

占城國

占城國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宋史外國傳）

案酒

梅宛陵詩，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陸璣草木疏。荇，接余也，白莖，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之深淺。莖大如斂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續筆記）

蜜酒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

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避暑錄話）

夏釀

舊有釀法，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飲三杯，亦復盎然。（避暑錄話）

菊花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秫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齊東野語）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令冬至前最佳，勝於臘中，蓋氣未動故也。（癸辛雜識）

雪醅

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醞厚清勁，復繫人之嗜。秦州雪醞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蟹黃水。蟹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蟹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醞，亦未見超勝，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不但秦之雪醞也。（清波雜誌）

丁秀才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瓶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遁去，惟銀榼存。（瑯嬛記）

丁綆

有奉議郎丁綆者，某同年進士也。常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瓶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瓶中，以紙蓋瓶口。頃之，聞木人觸瓶紙有聲，亟亟開視之，芳耐溢瓶矣。不知後如何。（續明道雜誌）

作蜜酒格

子作蜜酒格，與真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餅麪二兩半，餅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醱液，再入蒸餅麪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麪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爲佳。（東坡志林）

危巽齋究心法

初用麪一斗，糟醋三升，水二擔，煎漿。及沸，以麻油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漿煎強半，及沸去，浸以川椒及油，候熟，注缸面，入斗許飯，及麪末十斤，酵半升。暨晚，以元飯貯別缸，却以元酵飯同下，入水一擔，麪二升，熟踏覆之。既晚，以木擺，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則取酵相接續，不必灰其麪，只磨麥和皮，用清水洩作餅，令堅如石，初無他藥。僕嘗從危巽齋子瞻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君此時嘗禁竊酵以所釀，以今所釀，且給新以潔所酵，誘客舟以通所釀。故日而利不虧。是以知一酒政之微，危亦究心矣。昔入丹陽道中詩云，「乍入新豐市，猶聞舊香酒。抱琴沽一醉，盡日臥斜陽。」正其地也。沛中自有舊豐，馬周獨酌之地，乃長安郊新豐也。（新豐酒法）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

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快雪堂漫錄）

醴酒法

茗溪漁隱曰：「醴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茗溪漁隱叢話）

獨酌謠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子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茗溪漁隱叢話）

花漬酒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醴醕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椶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茗溪漁隱叢話）

酒藥

饒物國中無禁，自真浦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於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

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葉，樹既生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豈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閭白酒藥之狀。（真蠟風土記）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秣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雲仙散錄引淵明別傳）

新豐酒法

初用麴一斗，糖醋三升，水二擔，煎漿。及沸，投以麻油、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漿煎，強半。及沸去沫，投以川椒，及油候熟，注缸面，入斗許飯，及麴末十升，酵半升。既撓以元飯，貯別缸。以元酵飯同下，入水二擔，麴二十斤，熟踏覆之。既撓以水，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夏月約三二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則取酵以相接續，不必灰麴，只磨木香皮，用清水洩作餅，令堅如石，初無他藥。僕嘗與危巽齋子騁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君此時嘗禁竊酵以專所釀，戒懷生以全所釀。且終所釀以潔所釀，透風以通其釀，故所釀日佳，而利不虧。是以知酒政之微，危亦究心矣。昔人丹陽道中詩云：昨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終日臥斜陽。正其地。沛中自有舊豐，爲酒之地。乃長安郊新豐也。（山家清供）

胡麻酒

舊聞有胡麻飯，未聞有胡麻酒。盛夏，張整齋招飲竹閣，正午飲一巨觥，清風颯然，絕無暑氣。其法漬麻子二升，煎熟略炒，加生薑二兩，生龍腦葉一撮，同入炒細研，投以養醞五升，濾渣去，水浸之，大有所益。因賦之曰：「何須便覺胡麻飯，六月清涼卻是仙。」本草名巨勝云，桃源所有胡麻，卽此物也。恐虛誕者自異其說云。（山家清供）

醒酒菜

米泔浸瑤芝菜，暴以日，頻攪，候白淨洗，搗爛熟煮，取出投梅花十數瓣，候凍，萼橙爲芝齋供。（山家清供）

南中酒

南中醞酒，卽先用諸藥，別濁澆粳米澆乾，旋入和米搗熟，卽綠粉矣。熱水洩而團之，形如餠，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放簾席上，以枸杞構葉覆之。其體候好弱，一如造麴法。旣而以藤篾貫之，懸於烟火之上。每醞一斗，用幾個餠子，固有恆準矣。南中地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旣熟，貯以瓦瓮，用糞掃火燒之。（嶺表錄異記）

新州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不用麴蘖，杵米爲粉，以衆草兼胡蔓草汁洩，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濡爲酒，故劇飲之後，旣醒，猶頭熱溲溲，有毒草故也。（投荒雜錄）

米奇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假暹餘談）

按花浸酒

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蕊，黏綴於婦人衣上，微用蜜蠟，兼按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雲仙雜記引玉堂往事）

奚奴溫酒

宋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抗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爲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爲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輟耕錄）

瓊州酒

瓊州人釀酒不用麴蘖。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麪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棗林雜俎）

啜酒

隨南人燕聚，若飲以啜酒，蓋親而近之之意。此猶蠻俗也。啜酒者，以蜀秫蒸熟，和麴釀之，臨飲則分受於尺許高之小罈內，桀令滿，設於廳舍之中，預截細竹一枝，約三尺許，通其節，插罈上，旁列一盞，用盛新汲之水。客畢至，主人以器挹水注罈，乃讓齒德尊者，先就罈次，於竹上啜之。水盡則益，以酒盞爲度。杜詩酒薄。故詩云。多還醉也。惟工部所詠隴坻以西之俗。第不知其主客酬酢之儀亦同否。（聞處光陰）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卽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接令相雜，填滿甕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甕出者歇而不美。詳其法，卽今所謂啜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瓶罈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噲之，故名。今云爐，當是筆誤。甕，公縣切，以孔下酒也。（眞珠船）

文學

鄒陽酒賦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駘。皆麴糝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嘆殊才而共侍。流光醪醴，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篋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繁停。凝醪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皞皞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璠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西京雜記）

趙整

整爲苻堅黃門侍郎。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書之以爲酒戒。（十六國春秋趙整傳）

王恭

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尙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晉書王恭傳）

高允

允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北史高允傳）

今日明日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貫酒，少有醒時。其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鄰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於今青衿之子，多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西陽雜俎）

黃花

穆氏立爲皇后。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北齊書後主皇后穆氏傳）

酒譜

有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絕當時。爲酒譜一卷，李淳風見而悅之。（醉仙圖記）

王勣

東臯子王勣，字元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北夢瑣言）

傅奕

奕爲太史令。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舊唐書傅奕傳）

元萬頃

元萬頃爲著作郎時，右史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唐書文藝傳）

李白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恣

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璵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儔。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唐書文藝傳）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鷓，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叨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內擎。」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污穢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學巢。」（摭言）

囚酒星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摭言）

皇甫湜

湜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酌，援筆立就。（唐書皇甫湜傳）

崔櫓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摭言）

治髒酒

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曰：「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髒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髒酒。（賈氏談錄）

呷大夫

家述常聿修，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甕將竭，叩門求飲，未通大道，已見疊恥，濡筆書壁曰：「酒客乾喉去，唯存呷大夫。」（清異錄）

百悔經

閩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凡因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清異錄）

中酒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尙狂。」

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老學庵筆記）

買酒簡

嘗見呂相簡，與一鄰縣官託買酒云：「今爲親將至，專致錢一千，託沽酒。」又於後批：「切不得令廳下人送來，納錢二百，煩顧一人擔來。」（畫墁錄）

唐酒價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中山詩話）

杜彬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避暑錄話）

李觀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

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道山清話）

僧舍題詩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閱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子，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杯，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杯各有鑄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道山清話）

顏幾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

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杯。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彝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春渚紀聞）

范蜀公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諒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况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於集。（避暑錄話）

六從事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後山詩話）

索酒詩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脣。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蠅細侵脣。蓮燭當時事，壺頭此日春。」（孫公談圃）

劉原甫詩

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醪釀新酒相餉者，乃蹙起連取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黠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醉，其如歌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避暑錄話）

楊士奇詩

「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於道，分贈黃封一壺，而侑此詩。一時傳者，謂頌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然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客座新聞）

繁舉

繁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舉之爲人，作詩挽之云：「形如槁

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云。（珍珠船）

輓飽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輓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輓飽後，一枕黑甜餘。」（墨客揮犀）

卷白波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旣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沖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太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醒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按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谷號曰白波賊。衆十餘萬。（湘素雜記）

藍尾酒

白樂天詩云：「歲盡能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餠。」又云：「三盞藍尾酒，一撰膠牙餠。」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院花前。」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焚泥。

於是二人所嘆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蓋屠蘇酒，是飲至老大最後所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餽膠牙，俗亦於歲旦琥珀餽，以驗齒之堅脫然，或用餃子。然二者見之唐之寒食，與今世異乎。（雞肋編）

藍尾酒二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櫟膠牙餽。」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淋，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淋爲貪婪之意，或謂淋爲燥。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其意未必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疎遠世故。陳平曹參以來，俱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項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亦是一術。（石林詩話）

李適之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爲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卽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

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爲得計，而終不免於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乘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爲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爲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爲刺史，而史失之也。（避暑錄話）

唐人所喜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老學庵筆記）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奸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鄙，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卽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他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

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暗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程史）

灰酒

陸放翁筆記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令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爲證。余又哂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酒盞灑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學齋咕嚕）

四卦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二。困，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飲酒。（吹劍錄）

勸醉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

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茗溪漁隱叢話）

田峻醉歸圖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卽酣，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筵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攣，惟恐有言語之失，拱揖之誤，此則所謂囚飲。張亨父秦題田峻醉歸圖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拽背黃牛載，兒子旁扶阿父歸。鬢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堅瓠集）

得詩止酒

宋蔡文忠公齊，性嗜酒，飲量過人，沉醉晝夜，諫者弗聽。時太夫人年高，甚以爲憂。一日，山東賈存道過之，適文忠宿醒未起，存道乃大書於壁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一作爲患悔何追！」文忠起見之，大悟，卽日痛懲，終身不復至醉。（堅瓠集）

題詩勸酒

王梅溪十朋守泉日，會七邑宰，出一絕勸酒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真山西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勉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

作十分春。」諸宰皆感動。二詩有萬物一體意，爲民牧者，宜書於座右，期無負九重愛民之意。（堅瓠集）

歌詞侑酒

戶曹之妻與太守有私，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行，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台近付妓，歌以侑酒：「抱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洗。似恁春時，倉卒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園，茶糜斷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謂，復恐明日行呵，如何戀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沉醉。後來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聲裏。」守與婦俱墮淚。其夫不悟。（堅瓠集）

淡酒

雲間酒淡，有人作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個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觔。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瓶。」又醒睡編有詩云：「數升糯米淺量，飯熟全家大小嘗。着意滿傾三斛水，先頭打起一壺漿。冷吞却似金生麗，熱飲渾如周發商。昨夜強斟三五盞，幾乎瀉破肚中腸。」（堅瓠集）

一錢覓酒

金陵陳子文，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療儂腸療渴腸。」（堅瓠集）

奇對

陸凌明彙，幼善屬對。一日，同陸象孫會客，兩客對弈飲酒。客曰：「圍碁賭酒，一著一酌。」客無以應，粲即曰：「坐漏觀書，五更五經。」又一客曰：「彈琴賦詩，七絃七言。」（堅瓠集）

張公吃酒李公醉

郭景初夜出，爲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狀。景初歎曰：「諺云，『張公吃酒李公醉。』」官卽命作賦。景初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公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盃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官笑而釋之。（堅瓠集）

狂客案酒

玄亭閒話：狂客過豪家案酒，適見有饋魚蟹者未出，客曰：「孟嘗門下，焉得無魚；吏部盤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答曰：「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堅瓠集）

醉客賦詩

康熙中，德興張德象字德章，省場失利，就太學補試。與二友夜詣市訪卜，因入肆沽酒，對月清飲。俄有客落拓造前曰：「能與一杯否？」張見其已醉，取杯滿斟，置几上，戲之曰：「觀吾丈姿貌不凡，能賦一詩，然後盡此乎？」客諾之，且請韻。張欲困以險韻，笑曰：「只用存字。」客卽高吟一絕云：「行盡蓬萊弱水源，

今朝忍渴過崑崙。與來莫問酒中聖，且把金盃和月吞。」舉杯一吸而盡。衆方驚歎，迹之已無見矣。（堅瓠集）

夢攜酒樓

陳彥修有姬，一夕夢少年攜上酒樓酣飲。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隄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堅瓠集）

楊一清對

楊遂庵十二歲中舉，至京，國公尙書同設席邀飲。尙書國公齊遜酒兩盃，因曰：「手執兩盃文武酒，飲文乎？飲武乎？」楊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堅瓠集）

屠酥酒

四民月令：元日飲屠酥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起。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元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海西令問董助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助曰：「俗以少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飲酒。」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釀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有歲假內命酒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夸直云：「自知年幾

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倘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東坡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七修作屠蘇。四時纂要：屠蘇，孫思邈庵名。天中記：屠，割也；蘇，腐也。（堅瓠集）

酒三平

吳興沈太學某，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即將平字脚加一踢，曰：「三平也罷。」（堅瓠集）

中酒詩

老學庵筆記載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懶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翁以爲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明浙中舉子張子興，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爲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却成讎。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比太素所作，更詳切有味。（堅瓠集）

醉經齋

明昌中，虞鄉麻氏構小齋，題曰醉經。周德卿題絕句云：「詩書讀破自融神，不羨雲安麴米春。黃卷至

今真味在，莫將精粕待前人。」（堅瓠集）

酒歌

明初，徐州李冠，做盧仝茶歌，作酒歌云：「蓬壺影裏啼青鳥，夢覺華胥春已曉。吳姬攜酒叩我門，連聲大叫驚鄰媪。口傳達官不敢名，開封嫩碧光銀罍。呼兒不用借盤盞，巨碗亦足張吾兵。一碗入靈府，渾如枯槁獲甘雨。二碗和風生，轍餅得水鱗鬚輕。三碗肝腸熱，掃却陰山萬斛雪。四碗新新成，揮毫落紙天機鳴。五碗叱窮鬼，成我佳名令人毀。六碗頭顱偏，轟雷不覺聲連天。七碗玉山倒，枕臥晴霞藉烟草。醒來好惡不自知，寧能更爲蒼生惱。蒼生四海非不多，聖明治化極中和。矧令鼎鼐付房魏，變理陰陽無偏頗。吾當銜盃偃仰臥蓬草，解衣鼓腹堯民歌。」（堅瓠集）

酒檄

李俊民字用章，金承安五年狀元，尋棄職還山，作酒檄云：「人生貴在意適，我輩况復情鍾。念樂事之難兼，須同欲之相濟。山堂主人作真率會，鬪見在身。掉船尋賀老於稽山，齋具邀淵明於栗里。盜甕而飲者醉，指瓶而索者嘗。伶婦無言，宋犬不吠。乃有忘形爾汝，痛讀離騷。了一生於蟹螯，視二豪如螺贏。以其無公田而種秫，故不待西處而乞漿。莫謂寧逢惡賓，亦可便稱名士。獨不與李將軍爲地，方且共汪謔議論。徒使汝陽涎流，想見子幼耳熱。醒猶未解，釀可速傾。得到夫齊，請鑿青州之事；或薄如魯，未免邯鄲之

團。惠而不傷，吝則有悔。」（堅瓠集）

王秋澗酒榜

王秋澗酒榜云：「伏聞三尺紫簫，吹破金臺之月；一竿青旆，飄搖淇水之春。孝先張君，系出豪華，長居執綺。壯狃五陵之裘馬，老尋中聖之家風。左顧東城，名標新館。雖借作養廉之地，已大蒐破敵之兵。灑春溜於連床，貯秋香於百甕。與同至樂，任價寬沽。罄翠墨銀勺之歡，是非何有；聽白雪陽春之曲，風月無邊。信不比於尋常，莫等閒而空過。任使高陽公子，從他宮錦仙人。爭貫金貂，紛糜劍佩。繫馬鳳凰樓柱，掛櫻日月窗扉。白骨蒼苔，古人安在。流水逝水，浮世堪驚。况百年渾是者能幾迴，一月開口者不數日。忍辜妙理，竟作獨醒。莫思身後無窮，且鬪尊前現在。那愁紅雨，春圍繡幕之風。來對黃花，共落龍山之帽。快傾銀而注瓦，任枕麴以藉精。頓空工部之囊，扶上山翁之馬。前歸後擁，盡日而然。」（堅瓠集）

調笑令

良齋雜說：明末一妓，善盃酒，席間作調笑令，以催乾爲韻：「聞道才郎高量，休讓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釵敲玉臺。催麼催，催麼催。已是三催將絕，該罰不揣作監官，要取杯心顛倒看。乾麼乾，乾麼乾。」一座笑賞。（堅瓠集）

飲酒賦詩

晏元獻與客宴飲，稍闌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傍。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史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移去。先輩風流，卽一盃酌間，不忘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游戲相徵逐者矣。（堅瓠集）

醉翁圖贊

黃貞父汝亭，醉翁圖贊曰：「酒，好友。閉而眼，捫而口。潦倒衣冠，模糊好醜。多不辭一石，少不辭五斗。提攜域外乾坤，斷送人間卯酉。破除萬事總皆非，沉冥一念夫何有。蓋東坡爲無漏之仙，而吾呼之爲獨醒之友。」（堅瓠集）

咏酒

林粹夫廷玉，咏酒塞鴻秋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趙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隱坐雲安鎮，紫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疊書令。那愁城攻破莫逃命。」（堅瓠集）

止酒

辛幼安居山日，嘗欲止酒，賦沁園春云：「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苦眩，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此，歎汝於知己，其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平居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頭去，吾力猶能肆汝盃。盃

再拜，道廢之即去，招則須來。」一日，友人載酒入山，幼安不得，以止酒爲解，遂破戒一醉，再韻前調云：「盃汝知乎？酒泉罷侯，鴟夷乞骸。更高陽入謁，都稱蠶曰，杜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將麩糲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君言病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沉災。欲聽公言，慙非勇者，司馬家兒解覆盃。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爲故人來。」（堅瓠集）

反止酒

尤悔庵先生有反止酒云：「辛稼軒有止酒詞。然吾輩酒狂也，又當此時，此中雅宜此君，豈忍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哉！詞曰：『陸酺前來，枚卜功臣，衆口交推。彼從事齊州，清爲聖德，督郵高縣，濁亦賢才。堯舜千鍾，仲尼百斛，子路寧辭十榼陪。髡一石，更先生五斗，學士三杯。嘗聞上頓長齋，即乘馬騎驢事盡佳。况卓家少婦，爲君滌器，楊家妃子，爲我持盃。山帶蘭陵，水連桑落，麴部分茅議允諧。咨汝酺，伊俾侯醴泉郡，曰往欽哉。』（堅瓠集）

罪酒

悔庵先生云：「余既反止酒，數與酺往來，稱肚膈友。已而病癒，嘔出心血。醫者曰：『是酒之罪也；天有酒星，故傾於西北。地有酒泉，故缺於東南。人有酒腸，故傷於中心。若婉彼藥狂，亦如劉將軍負鍾從之耳。』予惕然。吾待酺不薄，奈何負我，請絕交。於是復召陸生而告之曰：『酺若毋聲，以酒爲名，乃罪之魁。算持

蟹螯者，甕中就縛，吹龍笛者，水底長埋。金盞纒擊，玉山便倒，玩我真如兒戲哉。腐腸藥，甚良醪可繼，心腹常災。今朝焚了精臺，又何問蓮花白玉盃。倘君將伐狄，臣當執御，人能擊杜，我願持鎚。草奪黃封，驅除綠蟻，主爵臺商賜自裁。醋不道，削汝懿侯職，以警將來。」（堅瓠集）

劉祭酒

諧語載明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應制賦詩。劉祭酒某，誤以珣弓爲弓珣，太學生貼詩於監門云：「獵羽揚長共友僚，珣弓詩倒作弓珣。祭酒如今爲酒祭，銜官何以達廷朝。」廣東舉人王佐，復上詩於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維開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珣何愧古人詩。」以爲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愈怒。後王佐刻桐鄉詩，具載此首，遂大傳其事。（堅瓠集）

撒酒風詩

友人傳撒酒風詩，俗作殺。朱望于先生云。合作撒。言母舅撒酒風事，可佐一噓。詩云：「娘舅常常撒酒風，今朝撒得介恁兇。踢翻兩個糖攢盒，踏扁一雙銀酒鍾。面孔紅來乾急迸，俗音博亮切。髭鬚白得疏。」（竅）蓬鬆。傍人問道像

何物，好似跳（條）神馬阿公。」（堅瓠集）

官酒歌

宋南渡，錢塘有官酒庫。清明前開賣，中秋前發賣，先期以鼓樂妓女，迎酒穿街，觀者如市。楊炎正有錢唐

官酒歌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束意何爲，八月皇都新酒熟。瑪瑙甕列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眞珠紅。畫樓兀突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墮下漫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枉醉金釵十二行。」

臧飲蕭文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朏素，及從弟叔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天錄識餘）

傾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昌黎借以作箴詩云：「有賈直欲傾家貲，」此得晉人本意。至朱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棗金，」用家釀對棗金，非也。（天錄識餘）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釀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唐勳）從予案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饒濟伯禮部尙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饗，故云。其東偏云：「甕挂西山笏，閑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生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縣筭瑣探）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敘家樂，援引故典，通篇儘佳，末云：「吳生欲闌揚，自畫白柝居侯旁；如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柏葉，果有此歌，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七修類稿）

鳳州酒

文光祿太清（翔鳳）戲作口吃詩云：「點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鳳州有三

出手柳酒，宜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纖白，固無從見之。驛酒殊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鹽人陳子文（奕禧）過鳳縣金懸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池北偶談）

詠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兩般秋雨菴隨筆）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會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荆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精邱。爲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鯨鯨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兩般秋雨菴隨筆）

食酒

有閩闈子，作日記册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爲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瘡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兩般秋雨菴隨筆）

讀酒經

數朵薔薇，嬾嬾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于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于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梅花草堂筆談）

聯語

慶仙居大酒缸聯云：「慶喜昇平開酒國，仙居日月駐壺天。」「大酒肥魚豪士興，缸花杯影美人風。」上六字一一扣定，又係本地風光，相傳爲胡侍御作，洵聰明吐屬矣。（中略）題酒家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壺天錄）

精督

嘗與同人夜話，俞吟香述某尙書一詩，風流蘊藉，可發大噓。尙書故善談諧，判牘中均雜嘲笑。官漕督時，

道出長沙，有善化令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書官銜，誤以漕作糟，尙書寄一詩調之云：「半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麴部，漫勞明府晉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甌州？」後見陳子莊廉訪庸開齋筆記，亦載此則。尙書卽雲夢許秋巖也。（三借廬筆記）

皇甫韻亭詩

同里皇甫韻亭茂才坤，情懷倜儻，豪於酒。詩筆亦俊，所作隨手散爽。偶檢篋中，得其遺稿三首，急錄之。詠菊云：「幾番疏雨潤，老圃菊初黃。月色一籬淡，露華三徑涼。秋深人比瘦，夜靜影俱香。誰送白衣酒，花前暢引觴。」題沈鏡湖垂釣圖云：「江北江南汗漫遊，歸來逸興寄扁舟。白蘋風急秋將晚，一尺鱸魚欲上釣。」「得魚換酒且高歌，覽友鷗賓日日過。愛向水雲深處泊，滿船明月臥煙簑。」（冷廬雜識）

程筠軒詩

同邑程筠軒茂才拱寬，工詩。晚歲精研醫理，求治者踵至，壽臻大耋。詩集散佚，偶於友人案頭，見其殘稿二首，急錄之。將進酒云：「君飲酒，我歌詩，勸君頻舉金屈卮。醉鄉別有一天地，樂處不許凡人知。左手攜劉伶，右手招阮籍。空囊無一錢，杯中物不可缺。吏部醉臥酒甕邊，翰林自稱酒中仙。古人曠達乃如此，肯與禮法之士相周旋。繁花落滿林，修焉委路。紅顏少年，傷心遲暮。人生有酒且須飲，美景良辰莫虛度。明

星煌煌照西廂，錦筵銀燭添幽光。夜如何其夜未央，清歌一曲累十觴。樽空舉瓢酌天漿。遷居感賦云：「男兒的是可憐蟲，三十頭顱未送窮。虛向懷中藏故刺，誰從罌下賜焦桐。酒稱大戶千鍾少，詩號長城五字工。惆悵立錐無地可，滿天風雪響哀鴻。」（冷廬雜識）

孫春沂

杭州孫春沂武尹曰點，十園伯父之壻也。工書善弈，豪於飲，兼好吟咏。試北闈，屢薦不售，乃策仕江蘇，非其志也。詩句如「生涯棋局在，心事酒杯知」、「文字空餘知己淚，湖山易動故國心」、「詩句欲成燈有味，春寒猶在酒無權」，皆清逸可誦。（冷廬雜識）

詩酒券

太倉王蓬心太守辰，以畫作支酒票。嘉善黃霽青觀察安濤，因求題圖詩者之多，仿而行之。凡索詩，須以酒將意，名「詩酒券」。作歌紀之，有「彼以酒來我詩去，一紙公然作憑據」之句。（冷廬雜識）

泉甘而酒冽

泊宅編謂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作「泉甘而酒冽」。王漁洋以爲實勝原句。今按集中作「泉香而酒冽」，香字不如甘字爲佳。（冷廬雜識）

陪人飲酒

人問妓女，始於何時。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禮教明，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時衛使婦人飲南宮萬以酒，醉而縛之，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然，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飲酒乎？若管仲之女閔三百，越王使罷女爲士纓衽，固其後焉者矣。戴敬咸進士過邯鄲，見店壁題云：「妖姬從古說叢臺，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來。」用意深厚，惜忘其姓名。（隨園詩話）

穿雲沾酒圖

余親家徐題客畫穿雲沾酒圖。余題云：「玉貌仙人衣帶斜，腰間瓶插綠梅花；穿雲何事頻來往？天上嫌無賣酒家。」後讀王荆公集，有句云：「花前若遇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與余意似不謀而合。（隨園詩話）

酒德

人無酒德而貪杯勺，最爲可惜。有某太守在隨園賞海棠，醉後竟弛下衣，渡於庭中。余次日寄詩戲之云：「香是當年夷射姑，不教虎子挈花奴。但驚羸者此陽也，誰令軍中有布乎？頭禿公然幘似屋，心長空有腹如瓠。平生雅抱時苗癖，日縛衣冠射酒徒。」（隨園詩話）

盧夢薇

余歲以家釀饋盧夢薇學師，師率賦一詩爲謝，因次其韻答之云：「壯懷消盡便成衰，新釀三年卽舊醅。」

學佛未成姑飲酒，也將一滴供如來。

丙申。師前詩有白水長齋是世尊句。故作一轉語解之。

長生不可學，何處覓爐丹。有酒學今夕，

關心惟古歡。燭隨人悄悄，梅飽露漙漙。

是年冬暖。霜不見白。歲除。梅花盡放。

老矣無他望，相期保歲寒。丁酉

未能廣廈

歡寒士，聊且窮年對麴生。歲盡不知人事改，半酣猶聽客談兵。

戊戌。歲事慳德。而師論文不倦。故戲及之。

（重論文齋筆

錄）

黃九烟之飲

上元黃九烟，名周星，其先以育於湘潭周氏，爲湘潭人。明進士，入國朝，隱居不出，嗜飲。感憤怨懟，一寓之於詩，嘗作楚州酒人歌，蓋自道也。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閭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酌天漿，天府駱駝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盞。吸盡銀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非無賴，乘風且訪崑崙邱。綠娥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華覆深甍。穆滿高歌劉徹吟，一見酒人皆大詫。雙成長跽進三觴，大嚼絳雪吞元霜。桃華如雨八駿叫，春風浩浩心飛揚。瑤池雖遠崦嵫促，阿母綺窗不堪宿。願假青鳥探瀛洲，列真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平原河朔安足數。瑤羞瓊糜賤如蠶，蒼龍可饑麟可脯。興酣瞑目叫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莖玉液沆瀣竭，披髮大笑遠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

四天下，上天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蹶海嶽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驚，冠劍廷議集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可殺之反成酒人名。急救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罪死無醒生。帝顧巫陽使扶酒人去，風馳雨驟蒼黃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頗狡獪，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晷鬢髮三十時，戲掇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醒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嶽自峨峨，眼底九州何蹙蹙。頭顱頓改甕生塵，酒非酒兮人非人。摧壇破觥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獨醒空憔悴。從來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不如大詔天下酒徒牛飲豎飲兼因飲，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搆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爲酒帝，羲農爲酒皇。淳于爲酒伯，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幕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禰生搗鼓。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宮奉疊觴。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復顏酡，我更仰天鳴嗚嗚感慨多。卽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清稗類鈔）

鬼子酒

嘉慶某歲之冬至前二日，仁和胡書農學士敬設席宴客，錢塘汪小米中翰遠孫亦與焉。飲鬼子酒，翌日嚴瀾盟以二瓶餉小米，小米賦詩四十韻爲謝。鬼子酒爲舶來品，當爲白蘭地，惠司格口裏酥之類。當時識西文者少，呼西人爲鬼子，因強名之曰鬼子酒也。是日黃籬泉亦在座，乃次杭蕙浦道古堂集中鬼子糕韻爲七律。原詩六十一韻。內託字考廣韻集韻皆未收入聲韻中。故缺焉。恰成六十韻。

詩云：北風第一買酒慶，爛醉不計酒價高。巷醪村釀徒喧囂，安得花探滄州桃。玉堂學士燦宮袍，光祿法酒霑橘櫛。還鄉不忘短褐縞，詩壇狠許隨擔篙。開尊昨日折簡勞，物聚天美養老饕。酒瓶遠寄驛不騷，微典早窘劉郎糕。製自鬼子方法韜，兀然座想難禪逃。佛郎機壞鄰紅毛，權歸提舶同皋牢。方物畢獻如旅葵，龍涎之喚籬木壕。加蒙樹心汁取淘，無事麴藥與浙蚤。梅花腦子香不臊，波羅有蜜相和撓。檳榔椰子輓中熬，柔旨特異刺腸刀。吠琉璃瓶貯可操，燕嘉賓歌食野蒿。碧眸高準首屢搔，拳捷匹似獻果揉。五桅帆風來連舳，森衛不使弓受囊。銅盤照海敢弁鬣，送以魚鳥聲取聳。黏天無壁心弗忒，更更鍼路報匪聳。神禱天主高厥尻，佛山旌次羣來敖。酒官罷權無私精，歡酺被及疊載鼉。朝市共趁雞三號，氤氳別調瀛洲膏。買樸法比行隔槽，忙到飲事供吾曹。我生弱冠弄柔毫，依人一昔風轉翻。身行萬里距足豪，機心不解施桔槔。文章枉說五采纒，燕秦楚蜀窮所遭。歸來魚生范釜臛，井上活計於陵蟪。未經滄海漫瀟噉，嗷分一旦嘉會叨。遠越瑤琨卑葡萄，積憂解去茶蓼薺。一杯吞盡重洋濤，頌之語碎暫噉嘈。才薄何能配褒

舉。連斤所喜人逢獲。鬼奴常使雙瓶挑。止酒肯賦柴桑陶。（清稗類鈔）

黃仲則欣然命酌

乾隆某歲之中秋，無月而雨，黃仲則方坐吟愁歎。至初更後，忽有攜酒食至者，欣然命酌，卽用中秋夜雨韻賦一詩云：狂喜下階趨欲蹶，豈意今宵百無闕。滿堂酒氣飄氤氳，一縷心烟起蒼勃。渴光奮吸老饕嚼，雜沓雨聲同不歇。壺觴匪惠惠及時，快意真無憾毫髮。癡童睡醒驚抹眊，似有神廚運倏忽。主人定夢羊觸蔬，坐客休驚犬爭骨。杖如可化愁高寒，繩便堪梯怖飄兀。何如痛飲隨自然，不共浮雲香出沒。五更街鼓慘忽沈，簾隙看天暗光發。一度愁鄉與睡鄉，傾盡千觴已飛越。願借君觴更屬君，人生幾度陰晴月。（清稗類鈔）

舒鐵雲飲女兒酒

舒鐵雲嘗於河東都轉劉松嵐席上飲女兒酒。時松嵐將出京，鐵雲爲詩紀之，並以送行。詩曰：越女作酒酒如雨，不重生男重生女。女兒家住東湖東，春槽夜滴真珠紅。舊說越女天下白，玉缸忽作桃花色。不須澗水醱葡萄，略似蘭陵盛琥珀。不知何處女兒家，三十三天散酒花。題詩幸免入醋甕，娶婦有時逢麴車。勸君更盡一杯酒，此夜曲中聞折柳。先生飲水我飲醇，老女不嫁空生口。（清稗類鈔）

黎媿曾詠閨酒

長汀黎士宏，字媿曾，以周樸園侍郎嘗作閩茶曲，乃作閩酒曲以儷之。詩云：板口官柳拂波流，也句春朝

半月遊。數盡紅衫分隊隊，費錢齊上謝公樓。

唐張九齡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五百青。樓在城南爲士女觀臨之所。

長槍江米接鄰香，冬至

先教辦壓房。燈子才光新月好，傳箋珍重喚人嘗。

汀俗於冬至日。戶持造酒。而鄉中有壓房一種。尤爲珍重。藏之經時。待嘉賓而後發也。

社前宿雨暗

荆門，接手東鄰隔短垣。直待韓婆風力軟，一扈陽鳥各寒溫。

長汀呼冷風爲韓婆風。鄉人禦炭者。戶記韓婆。蓋誤以寒爲韓也。值歲晚則倒置韓婆水中。謂能

變寒風。使其炭速售。陽鳥酒名。釀之隔歲。至陽鳥啼時始飲者。

新泉短水柏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蒲泥印冒蘇州。

上杭酒之佳者。曰短水。猶縮水也。載貨郡中冒名三白。然香氣甘冽。竟能亂真矣。

聞分飲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卻登壇銀海子，久安中

戶注風消。

汀人以薄酒爲見風消。

會酌當壚細埔中，高帘短柳逆糟風。近無人乞雙頭賣，幾戶朱碑挂半紅。

上酒爲雙頭。其次者名

牛紅。延郡江三郡皆同稱。

誰爲狡獪試丹砂，却令紅娘字酒家。怪得女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

醴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

稱紅娘過紅酒。謂有神仙到門則然。家以吉祥之兆。競插花賞之。

（清稗類鈔）

啞嘛酒

海寧楊次也太守守知，嘗飲啞嘛酒而甘之，作歌云：楊花吹雪滿地鋪，杏花一片紅模糊。榆錢簸風風力

軟，芳林處處聞啼鴉。青旗斜漾茅屋底，天然好景難臨摹。我留此地一事無，太平之世爲罨口。東鄰西舍

相招呼。殷兄張丈相與俱，醴錢買醉黃公壩。麥缸鵝黃新釀熟，味醇氣郁過醞醅。彭亨翠甌如鴉觚，細管

尺五裁霜蘆。低頭吸同渴羌飲，一口欲盡鴛鴦湖。白波倒卷東海沸，渴虹下注西江枯。碧筍不用彎象鼻，

龍頭屢瀉蛟盤珠。須臾餅幣疊亦恥，春意盎盎浮肌膚。劉伶大笑阮籍哭，直欲躍入壺公壺。吾皇聖德獨
 通租，吏胥不擾民歡娛。今年更覺酒味好，百錢一斗應須酤。盲娼醜似東家嫖，琵琶箏阮聲調粗。有時呼
 來彈一曲，和汝拊缶歌烏烏。青天作幕地作席，醉倒不用旁人扶。樂哉邊氓生計足，白羊孳乳驢將駒。買
 刀買犢勸耕組，女無遠嫁男不奴。含哺鼓腹忘帝力，歲歲里社如賜酺。安得龍眠白描手，畫作擊壤堯民
 圖。次也，康熙時人。（清稗類鈔）

金啓託於酒

會稽金啓，字奕山，依其姑夫謝某於平涼縣任，延師教之。師強令習帖括，不竟學而好爲詩。於是私購少
 陵昌黎東坡集竊誦之，王一元見而善之。一元字晚仙，江南人，以進士爲靈臺令。著書等身，所爲歲寒詠
 物詞，爲時傳誦。啓少於一元，而一元樂與之游，爲忘年交。啓詩亦自是日進。居無何，謝以虧帑黜，姑亦死，
 啓從其家屬僑居三原城西，鬱思感憤，無所放其意，而託於酒，往往舉觴自勸，亦或與耕夫野老，傾壺盡
 歡，舉人情所極不能忘者，皆一醉忘之。醉而醒，則作詩。詩成復飲，至極醉。客或有事欲與言，輒飲以酒，旋
 出詩。人亦相忘，竟與抵掌歌呼，酣嬉顛倒而去，終莫得言。（清稗類鈔）

姚絳齋松下獨酌

姚絳齋，號絳齋，乾隆初之仁和諸生也。好飲，嘗於松下獨酌而爲詩，題曰問松歌。詩云：南山之麓有古松，

修柯老幹摩蒼穹。夜靜響風雨，月出蟠虬龍。蒼髯鬱鬱連書屋，甕頭松花酒初熟。新醅凸盞眼般清，新非堆盤眉樣綠。酒肴羅列青松前，且歌且飲人中仙。酒醒却在松下坐，酒醉還於松下眠。明朝欲起還復倒，頭著松根身藉草。仰舒白眼問高松，昨宵醉後歌誰好。松不能言空訊汝，松鼠啾啾代松語。須臾鼠亦驚避人，但見松鍼落如雨。日高歸去不用扶，手中提得空酒壺。風來松杪作鼓吹，送我高陽一酒徒。（清稗類鈔）

楊吟雲勸酒

海寧楊吟雲大令詠好飲，嘗作勸酒歌以寄友人。歌云：我笑乘繻生，佹佹何處走。我哀長沙客，悒悒惟速朽。縱博成都負弩歸，蕭閒何似臨邛缶。身後名，卽時酒，此中得失君知否。世事紛紛等弈棋，獨對一卮開笑口。春過三月定須殘，人到六十已云壽。屏除一切障，仗此掃愁帚。隨意答詔華，勿放持杯手。天子三呼且不聞，丞相一怒夫何有。孰云傷我生，糟肉乃更久。孰云廢我時，壺中具卯酉。莫謂囊無錢，金貂暫向黃公叩。莫謂座無賓，舊侶寧落高陽後。好花寂寂笑醒人，大地茫茫臥醉叟。處禪蠅蟲任佗馳，帶角蝸牛徒自吼。泛水取碧筒，登山攜紅友。但得樽中長不空，那期肘上大加斗。歸來記取擊君背，俗物忍斷真可醜。（清稗類鈔）

黃仲則對酒而歌

對酒歌，黃仲則所作也。其一云：倉倉皇皇，壯士泣路旁。欲上太行兮，冰折殺，乃浮滄溟兮，水浩浩。其無梁。

解一有何神之君，鑿彼飛練。縹旌流雲兮，閃騎電。明明在前，條乃無見。解二朝吁暮哈，邪氣內陷，肝腸四摧。匪

有此七尺而誰之哀。解三青天爲車，日月爲輪。載我百年，輾轉苦辛。我欲摧之，爲朝餐之薪。解四其二云：糾兮

結兮，有氣如霓。知不可久留兮，吐吐苦饑。解一誰謂殤子天，彭咸爲壽。驅車出郭門，狐九尾，蛇兩首。啖人骨

如飴。古人云，死欲速朽。解二渺虛八埏，靈光四來。我乃逐於物而顏灰。解三饒舜在上，許由洗耳。鳳凰不祥，羽

毛禍體。解四乃云少原之野，閻風之邱。有晦兼爲圃兮，壘玉爲樓。不見夫西王母之載勝穴處兮，夫何有異

樂之可求。解五（清稗類鈔）

江桐做好獨酌

乾隆時，仁和江桐敏通守清好飲，且好獨酌。一日，酒後爲詩四章。其一云：頃來愛獨酌，頗得酒中趣。既無酬酢勞，亦無諸謔迂。形骸且自外，肴核豈必具。得酒欣滿斟，小醉宜淺注。近時飲酒人，飲亦循世故。天趣苟不存，焉得安余素。因茲謝朋好，沈冥未爲誤。其二云：油然方酣適，偶念古人書。全章或遺忘，數語記有餘。在口自咀嚼，愜理心獨娛。庭前海石榴，舒丹耀吾廬。其下有萱草，抽花媚階除。一觴且獨進，慨此芳歲徂。四十而無聞，不飲將焉如。其三云：毀譽本無端，閉門省愆尤。窮達自我命，通塞皆有由。但見得者樂，不見失者憂。得失兩不化，身滅願未酬。有願必酬之，造物窮其謀。解此頗自得，泛泛此閒鷗。無酒苦寂寞，有

酒不暇愁。將來百無慮，吾當營糟邱。其四云：何以觀造化，我身來去是。既來就不去，萬物同茲理。榮枯隨所值，妄念生憂喜。結則爲屯雲，散則爲覆水。千秋萬代人，殊塗而同軌。吾將埋吾輪，沈醉臥不起。其五云：人生如一舟，大小各殊量。置舟風水中，夷險各殊向。順風與下水，快處乃多妨。得勢矜喧闐，失勢任飄蕩。一生負重載，終老成空舫。未知收帆時，前途保無恙。其六云：家貧苦無書，有書苦不熟。中年多遺忘，捲卷如未讀。一心營百慮，螟蟻食嘉穀。亦知求放心，中斷煩屢續。獨於飲酒時，恬然見來復。（清稗類鈔）

舒鐵雲勸酒

勸酒歌，舒鐵雲贈吾漁璜農部祖望，和宋左彝助教大樽而作也。詩云：飢寒在身前，功名在身後。悠悠行路難，不如飲醇酒。磊落執戟郎，支離灌園叟。空餘書一紙，未乞湖三畝。欲證須菩提，嚼蠟關其口。將封狼居胥，投筆掣其肘。夜月啼青鵲，浮雲幻蒼狗。飄然擲一官，拔劍出門走。峨峨黃金臺，酒債尋常有。道逢宋如意，舊是荆卿友。脫裘黃公墟，荷鍤青山藪。醒笑東阿王，醉叱北平守。羽聲寒蕭蕭，東瑟聞西缶。風塵起十丈，雲夢吞八九。美人顏如花，羅裳響瓊玖。的的開朱唇，纖纖出素手。蒲桃夜光杯，殷勤爲君壽。上言神仙難，下言富貴朽。不飲君何爲，君意豈否否。我本燕趙士，爛醉狂歌久。題詩入醋甕，著書覆醬甌。何當封酒泉，作杯大於臼。細積買春錢，高擁掃愁帚。不嫌丞相瞋，時向車茵嘔。願爲先生歡，請取唾壺叩。劉伶據其左，李白坐以右。三客將奈何，二豪竟誰某。憶昔春明門，識君意良厚。君雁正南飛，余馬亦東首。江南寄

梅花，江北折楊柳。萍合本無根，瓜分寧有偶。錄別感窮通，擊節忘好醜。相從和而歌，一字沾一斗。（清稗類鈔）

百益酒

嘉慶朝，李許齋太守飲百益酒而甘之，乃作詩。題有仙醴回春四字，倪又勦太守和詩，乃以四字冠首。詩云：仙草攜來碧玉峯，製成佳釀配重重。壺中一點人間酌，延得九天春意濃。醴泉何事競誇奇，恃有瓊觴飲便宜。漫說延年無妙術，到微醺處益方知。回轉生機一棧陳，沈疴頓減速如神。壺頭多少停車問，妙處醫人不醉人。春和迅疾轉蓬壺，太守題來大筆濡。我亦垂涎思解渴，杖頭却笑乏青蚨。於是方升卿大令亦繼之以作，詩云：曾聞美酒製奇珍，況復經營配藥勻。漉到甘時綿歲月，酌來醴處倍精神。一壺春醴長生草，百載年延不老身。椽筆題成賢太守，仙漿玉醴總難倫。（清稗類鈔）

倪潛齋買醉鐘頭

嘉慶時，海寧有倪潛齋者，名心田，性放曠，好韻語，日與陳霞莊買醉鐘頭，白眼玩世。有時晨炊烟斷，飢腸轆轤，手一編，自若也。嘗爲飲酒詩四律，詩云：漫將荷鍤笑劉伶，天上誰知有酒星。似我可同彭澤醉，勸渠莫學左徒醒。平生真覺糟邱樂，此話休教惡客聽。好語門前乞文者，肯攜琴酒眼常青。胸襟畢竟酒徒真，潦倒粗疏任客瞋。未療飢腸先療渴，祇愁瓶罄不愁貧。飲中豈有成仙者，藉此原多失意人。時復中之聊

爾爾亡憂君術固通神。擊筑吹篪雜狗屠。婦人醇酒笑豪粗。物能作病將安用。事到難平不可無。君亦未知其趣耳。我惟行樂在茲乎。祇因塊壘胸中滿。拍案狂歌倒一壺。達士奚須身後名。拍浮自足了平生。壯懷勃塞消無術。愁陣堅牢賴有兵。止酒王琨真鄙吝。傾家次道最多情。醉鄉亦是人間世。正好陶陶樂太平。（清稗類鈔）

蔣芸軒嗜酒

道咸間，富陽蔣芸軒茂才琴山性豪邁，嗜酒。一日，大醉而爲歌曰：彭澤我爲師，供奉我爲友。得魚且忘筌，一杯時在手。天空地闊何悠悠，人生百年三萬六千餘。春秋華屋兮山邱，妻孥兮馬牛。馬牛奔走朝復暮，秋月春花等閒度。身家念重性命輕，草亡木卒驚朝露。朝露晞，試回首，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行樂須及時，何如尊前一杯酒。君不見屈靈均，世濁懷獨清。世醉懷獨醒，屈願獨醒，我願長醉。醉來嘗擁花月睡，醉時歡樂醒時愁。何必矯矯與世相怨對。世事顛倒如轉蓬。庸耳俗目豈有真，是非在其中。天無私覆，地無私載，達人知命，何論窮通。窮兮通兮樂陶然，開尊把酒問青天。不知莽莽天地始於何代，終於何年。我欲乘槎日月邊，日月遠望遮雲烟。我欲垂釣廣漠淵，淵深魚伏難鉤連。今朝有人射獵北山前，驅鷹逐犬招我隨執鞭。爲我謝曰：我今倦矣醉欲眠。（清稗類鈔）

功效

酒薄

魯酒薄而邯鄲圍。注音義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恭公曰：「我周公之後，勳在王室，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毋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因也。（莊子）

魯酒薄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

食善馬肉飲酒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史記秦本紀）

扁鵲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疾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史記扁鵲傳）

曹參

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史記曹相國世家）

千日酒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翌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杯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盡，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卽別，似有作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搜神記）

君山不死酒

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卽不死爲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

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庚稷之湘州記）

冒重霧行

王爾畏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博物志）

阮籍酣飲

籍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晉書阮籍傳）

冷酒

秀拜尚書令，加左光祿大夫，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秦始皇七年薨。（晉書裴秀傳）

顧榮

榮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齊

王問召爲大司馬主簿。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問長史葛旗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熊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然之，白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晉書顧榮傳）

阮裕

籍族弟裕，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鶻，以酒廢職。敦謂裕非常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遠敦難論者以此貴之。（晉書阮籍傳）

溫嶠

嶠爲王敦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諫嶠不納，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會丹陽尹缺，嶠說敦自選其才。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關復入，如是再三，然

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教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教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晉書溫嶠傳）

蔡順

蔡順字君仲，母飲酒吐噀，恐母中毒，嘗吐驗之。（晉書孝子傳）

劉義季

衡陽文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賊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尙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尙，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勵，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紆紆，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引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並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管。見人斷酒，無它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憂恤，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

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宋書武三王傳）

謝超宗

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報爲驃騎諮議。（南齊書謝超宗傳）

蕭穎達

穎達爲通直散騎常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梁書蕭穎達傳）

毛喜

喜爲信威將軍。初，高宗委政於喜，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爲言。又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喜見之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佯爲心疾，仆於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陳書毛喜傳）

風病

天賜第五子修義，頗有文才。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魏書汝陰王天賜傳）

字文亮

顯子導，導子亮，爲秦州總管，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敕讓之。（周書邵惠公顯傳）

黃膠

賀知章忽鼻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從容錄）

烏蛇酒

李丹之弟患風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藥，冥冥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爲水，惟毛髮存焉。（唐國史補）

劉禹錫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蘆葍、鮮魚，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醒酒。（澄懷錄）

陸龜蒙

陸龜蒙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唐書隱逸傳）

常夢錫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南唐近事）

夏侯嶠

嶠判吏部選事，景德元年，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上尊酒餌之。（宋史夏侯嶠傳）

劉完素

劉完素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金史方技傳）

管輅

管輅頓傾三斗而清辨綺粲。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抱朴子）

狐

嘉靖間，有隸事於州庭者，州守使沽隸沽酒一甕，置內衙外。因他去，及還，甕無滴酒，甚駭。其傍見有若白貓者，方斡臥，酒氣襲人。隸曰：「若殆盜吾酒矣。」縛置甕中，封之，攜歸家，瘞之。忽甕中作人語曰：「我狐也，學道萬年，我非易，幸無我害。」隸恚曰：「酒爲官沽，汝今飲我，貧何以償？」狐曰：「幸出我，償以物，可乎？」隸曰：「可。」乃出之。既出，請隸所願。隸曰：「願日得百錢耳。」狐約而去，後率如約給錢。（昌平州志）

佛圖澄

佛圖澄，少學道，妙通玄術。常與石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嚙之。久而笑曰：

「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晉書藝術傳）

瓶蓋病

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閒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貸賒荷，一不卸。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貧不悔。俗號瓶蓋病，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種藥。（清異錄）

黃覺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盃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十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牀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括異志）

醒酒草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僊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豔。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開元天寶遺事）

嘍酒救火

後漢樊巴，嘍酒救成都火，郭憲嘍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嘍酒救幽州火。（續雜助）

登高飲菊花酒

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懸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皆暴死。（續事始）

社酒治髻

世言社日飲酒治髻，不知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濤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髻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時昉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堅瓠集）

引人箸勝地

王衛軍（昉）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五茄皮酒

李中丞郊園菊花盛開，五茄皮酒甚清冽，恨未能飲也。中丞云：「瘡有魔，一醉卽去。」子曰：「魔若好酒，當必復來。」（遊居柿錄）

酒滅火

雷擊曰：海中有獸，名曰猪。其髓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滅。不可於屋下收。故

曰：水中生火，非猶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卽此物。穀云：以酒噴之卽滅，當亦其禦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爲，豈卽是物所造耶？（蕙菴閒話）

行遊

黃聖人

欽弟瑛，瑛子志，成都王穎，表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尙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時有道士姓黃，號白聖人，太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晉書盧欽傳）

高靈

謝公（安）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溫）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世說新語）

宋武帝

宋武帝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遽入，見帝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宋書符瑞志）

雙柑斗酒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袁粲

袁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南齊書高帝紀）

王晏

晏爲尚書令，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上聞之，疑晏欲反，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南齊書王晏傳）

章 榮

榮爲散騎常侍，聞侯景作逆，便倍道赴援。至豫章，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時孝儀置酒，榮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章榮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梁書章榮傳）

蔡 凝

蔡凝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醺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卽令引出。（陳書文學傳）

李 元 忠

靈曾孫元忠，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僕，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北史李靈傳）

韓 世 謬

擒子世謬，楊元感之作亂也，引世謬爲將。及元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謬曰：「令守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謬因得逃，奔

山賊。（隋書韓擒傳）

孟浩然

孟浩然隱鹿門山，探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唐書文藝傳）

臥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曲江春宴錄）

立功治酒

惠元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唐書陽惠元傳）

張澹

昭宗詔澹爲河東行營兵招討制置使。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澹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楊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澹。澹不肯舉。是役也，澹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唐書張澹傳）

耶律迭剌

耶律乙辛父迭剌，家貧，服用不給。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浴，遇車破轍，忽見湧泉。迭剌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於草棘間，得二榼，因祭東焉。（遼史姦臣傳）

石曼卿

石曼卿一日謂祕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鑿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中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繕日數十千。常謂演曰：「某雖薄有涯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游，盡館閣名士，或遊奉有闕，無憚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便令置宮醪十擔爲贄，列醴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亦翔雅，曼卿閉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藏，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於閣，器皿精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襪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伴聲諷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

硯。」故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湖山野錄）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宋史隱逸傳）

筆人

許昌筆人郭純，隸業甚精，遠人多求之。所入日限五千，數足，不論早暮，閉肆出遊，恣其所之，盡醉始回。雖寒暑不失。一日大雨，先子至西湖，見郭夫婦並酌笑歌而來，因謂曰：「何不家居飲酌爲安乎？」郭笑曰：「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識者或偉之。（過庭錄）

慎東美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老學庵筆記）

楊妃

東坡海棠詩云，祇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韻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冷齋夜話）

金世祖

世祖每戰，未嘗被甲，先以夢兆候其勝負。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金史世紀）

許古

古爲補闕，俄遷左司諫，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汧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金史許古傳）

唐子畏

桐下聽然，華學士鴻山，鱸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諒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備書獲配秋香之誣。袁中郎爲之記，小說傳奇，遂成佳話。又子畏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見可中亭有貴人分韻賦詩，乃衣襖樓如乞兒，倚柱而聽。數刻未落一韻，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視而哂。貴人怒曰：「乞何爲者？豈能詩耶？」對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須臾數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曉騎，幾番春雨濕征衫」。

之句。擲筆索酒，酣飲而去。貴人驚異，以爲遇仙，對人豔稱之。後知之，慚恚，卒有棘閣之譖。（堅瓠集）

燕京酒肆

金人從徽宗至燕京，行至平順州，止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率歸胡婦。稍不及，輒以杖擊之。少頃，官遣吏費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橫笛女子入室，對帝嗚咽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也？」女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陷，被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遣主母詬撻，轉鬻於此，俾在此日夕求酒食錢物。若不及，卽以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被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遺之。後此女流落至粘罕處，傳純孝在雲中府，於粘罕席上見之，不勝悲悼，作詞云：「疎眉秀盼，向春風，猶是宣和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飲酒，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綠。興亡休問，爲伊且盡船玉。」（堅瓠集）

挽衣共飲

何氏語林：張丞相商英，字天覺，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時賞其

俊爽。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至洛陽范家園看花。爲人曠談有味，大范與二十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與十金，曰：「吃碗羹。」劉詩謝曰：「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堅瓠集）

醉翁亭

慶曆間，歐陽公謫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令幕官謝希深，雜植花草。謝以狀問名品，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未幾，徙揚州，別謫詩云：「花光濃郁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宜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堅瓠集）

春酒亭

次襄陽，弔同年王繡嶺尊人，爲留一日，憩於春酒亭。初予過此，繡嶺同步，至漢上一別墅，語予曰：「老父宦演，早晚歸來，當爲游息之所，幸爲我取一亭名。」予曰：「春酒。」一用「春酒介眉壽」之意，一以此地近漢水，用李白「此江若變作春酒」句也。繡嶺然之。及繡嶺與予同成進士，其尊人卒於漢，繡嶺以艱先歸。至是再過春酒亭，已爲安厝黃腸之所矣。（遊居柿錄）

飲於生藏

林視公自爲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豔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林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聞者謂有劉參軍陶彭澤之風。（今世說）

吳蘭次

吳蘭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借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山巔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談調終夜，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遊者，至忘寢食。（今世說）

翁逢春

翁逢春遊臨安，囊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快。」遂徧召故人遊士，及妖童豔媚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橫舫西冷橋，令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纒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今世說）

陶然亭雅會

趙味辛司馬，洪稚存太史，張船山太守，吳山尊學士，同官京朝，文酒過從，極一時朋簪之盛。預訂每遇大雪，不相招邀，各集南下窪之陶然亭，後至者任酒資。（清稗類鈔）

洪稚存遇宴闈座

洪稚存負才傲物，清狂自喜。在京時，嘗游陶然亭，遇素不識者宴客，洪卽闈座，卽浮一大白，曰：「如此東君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一笑逕去，蓋襲改楊廉夫句也。

廉夫爲張士誠強止於宏文館。以指寫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

如此風塵如此酒。（清稗類鈔）
老夫懷抱幾時開。

俞佩兮頹然大醉

俞佩兮既窮困，縱酒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徑頹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清稗類鈔）

許竹溪浮數大白

錢塘許竹溪廣文津，與魏柳洲夏身山吳太初余秋室金竹坡范鑑湖交契，聯社分題，殆無虛日。一日，鑑湖叢碧軒藤花盛開，招同人飲花下，宵分月上，衆皆泥醉。竹溪與柳洲身山竹坡各浮數大白，醜醜出門，月下行吟互答。柳洲失足墮地，竹溪掖之未起，亦墮地。身山輩拊掌大笑，笑聲中復有墮地者，則身山也。衆復大笑。（清稗類鈔）

薛慰農與酒人拇戰

同治丙寅，譚復堂以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將去杭州，與同人觴之於湖舫，風日清佳，吟嘯甚適。至孤山放鶴亭，有酒人張坐，薛不通名氏，徑與拇戰，同人繼之。脫略形骸，想見晉宋間人風致，亦僅爾爾。（清稗類鈔）

洪文卿醉而踽踽行

光緒中，蘇州洪文卿學士鈞，既以狀元通籍，乞假歸，微服作狹邪遊。夜闌飲醉，返家踽踽行，路遇巡邏者，詰其何故中宵躑躅。洪怒，掌其頰，巡邏者出繩縛之去。洪倒臥地甲家，黎明始醒，大駭而呼。地甲識爲洪，叩頭請罪，洪無言出。（清稗類鈔）

伯麟留許亭史小酌

仁和許亭史廣文心坦，有伯倫之好，花酣月大，輒攜杖頭錢，就酒家，拉故人泥飲，或醉臥坊巷，至風露砭骨，乃醒。兒童拍手攔街，陽陽然，若不知其謂己也。嘉慶時，以計偕客居京師，有友死於酒者，爲文弔之，辭極詭麗，爲時所傳誦。一日，徘徊僧廬中，而伯相國麟適至，僧麾之，使避去。相國問爲誰，僧以姓名對。相國驚曰：「許先生耶？吾願見久矣。」亟遣僕馬邀至邸中，張燈命酌，相得甚歡。蓋相國愛才，且亦嗜洪飲也。（清稗類鈔）

趙壺石嗜酒

趙清，字澗公，別號壺石，世居諸暨之泆水上。負至性，嗜酒，有神解。好從同里劉翼明徐田張侗張素李澄。中游所至，則友人儲罇酒，壺壁待之。入門，輒脫帽狂呼，浮大白，同聲歌渭城，東坡所謂三疊之音。東武獨宛轉淒斷，酒酣苦吟，東西走，數十人默無聲。移時，詩乃成，墨淋漓滿壁上。則又乘醉和歌，走入龍湫，臥象間。臥象者，九仙之奧窔，諸山名流開創地也。康熙丁巳春，東萊趙濤往游，酒人王咸熙陳獻真徐田張侗

昆季皆從之。山中人預釀酒十餘石，向夕月出，角飲爭圭峯下。壺石輒攜，顛顛以次接飲，至夜分，衆皆大醉，伏不起。乃袒臂露脅下瘤，張髯高歌，震林谷，獨盡十餘瓢，駢齧睡矣。醒則念母王夫人，急策驢徑歸。
 (清稗類鈔)

官政

趙充國

充國爲後將軍衛尉。上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醜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漢書趙充國傳)

馭吏

吉居相位，上寬大。吉馭吏者，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

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轉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漢書丙吉傳）

王生

隄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著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遣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漢書循吏傳）

吳良

良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譏罷，轉良爲功曹。（後漢書吳良傳）

嚼復嚼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尙可後年饑。」案，易曰：「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嘯而已也。」（後漢書五行志）

費祿

祿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祿，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祿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三國蜀志費祿傳注）

酒者難改

彬遷弋陽太守，以母喪去官。益州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晉書唐彬傳）

祖逖

逖爲豫州刺史，愛人下士。嘗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晉書祖逖傳）

阮孚

籍兄子咸，咸子孚，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恆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

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踰拱嘯詠，以樂常年耳。」（晉書阮籍傳）

禁釀

勸僞稱趙王，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晉書石勒載記）

王蘊

王蘊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晉書外戚傳）

王道子

會稽王道子，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妯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元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

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元，元乃得起。由是元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晉書簡文三子傳）

戴洋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室太室恆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晉書藝術傳）

羅君章

羅君章爲桓宣武（溫）從事，謝鎮西（尚）作江夏，羅旣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世說新語）

孔覲

覲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覲爲二府長史，典籤諸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宋書孔覲傳）

張融

融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尋復。（南齊書張融傳）

張氏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抱老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魏書列女傳）

源懷

賀子懷，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時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拘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魏書源賀傳）

任城王

雲子澄，澄子順，爲齊州刺史，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魏書任城王雲傳）

薛孤延

延爲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州。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州平，諸將還京師，譏於華林園。世宗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後兼領軍將軍，出爲滄州刺史，別封溫縣男，邑三百戶。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北齊書薛孤延傳）

崔日用

日用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卽詔兼修文館學士。（唐書崔日用傳）

裴諝

灌從祖弟寬，寬子諝，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唐書裴灌傳）

王涯

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爲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權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

郎，罷度支。（唐書王涯傳）

柳渾

渾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唐書柳渾傳）

薛戎

戎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唐書薛戎傳）

王仲舒

仲舒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唐書王仲舒傳）

王著

著周世宗朝充翰林學士，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舊僚，眷待尤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宋史王著傳）

耶律制心

隆運姪制心，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釀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遼史耶

律隆運傳)

耶律義先

義先爲南院宣徽使。時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寵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講，言於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他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常與革對，慍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酒失，而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耶律義先傳）

王班

田景咸，宋初爲左驍衛上將軍。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宋史李萬全傳附錄）

李鉉

德裕爲西川都巡檢使，歸朝，奏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驛召鉉下御史案之。鉉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御史以聞，太祖悟，止坐鉉酒失責，授左贊善大夫。（宋史丁德裕傳）

王嗣宗

嗣宗以祕書丞通判澶州，上言：「本州權酷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如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宋史王嗣宗傳）

李惟清

惟清爲主客員外郎，上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荊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備。（宋史李惟清傳）

孔承恭

承恭爲大理寺丞，免官歸田里。太宗卽位，復授舊官。時初權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宋史孔承恭傳）

呂文仲

文仲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認其培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罷懦，且恥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宋史呂文仲傳）

黃觀

淳化中，儼爲計使，黃觀爲判官。儼知觀不飲酒，一日，聚食，親酌以勸觀。觀爲強飲之。有頃，都監趙贊召觀議事，觀卽往。贊曰：「飲酒耶？」觀以實對。翌日，儼與贊密奏觀嗜酒廢職。（宋史黃儼傳）

何蒙

蒙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廩舍，權務俱盡。蒙假民器，貸鄰郡麩米爲酒。旣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詔資緡錢獎之。（宋史何蒙傳）

索湘

湘充河北轉運使，屬郡民有幹釀，歲輸課甚微，而不逞輩因之爲姦盜，湘奏廢之。（宋史索湘傳）

段少連

少連太常博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宋史段少連傳）

秦義

義領發運使事，改供備庫副使，獻議增權酤，歲十八萬緡。所增旣多，尤爲刻下。會歲旱，詔罷之。（宋史秦義傳）

孫繼鄴

孫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潯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宋史曹利用傳附錄）

宋庠

庠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鄰人往捕之。澥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獨澥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宋史宋庠傳）

司馬池

池爲祕書省著作郎，監安豐酒稅。（宋史司馬池傳）

刁約

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東軒筆錄）

李絢

絢知潤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邵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

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沈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通判吏部流內銓。（宋史李絢傳）

趙師民

師民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欲論權酷諸弊，會仁宗不豫而止。（宋史趙師民傳）

楊光輔

安國父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宋史楊安國傳）

呂溱

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等事，下大理議。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宋史呂溱傳）

錢公輔

公輔歷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動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

進知制誥。(宋史錢公輔傳)

呂嘉問

嘉問權戶部判官，管諸司庫務，行連鑑法於酒坊，歲省薪錢十六萬緡。(宋史呂嘉問傳)

呂中復

中復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宋史呂中復傳)

劉几

溫叟孫几，以祕書監致仕。間與人語邊事，謂張未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宋史劉溫叟傳)

張商英

熙寧中，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爲館職，屬舉子判監於舒賈。賈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賈爲縣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爲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東軒筆錄)

花子奇

雍子宗傑，宗傑子子奇，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苛禁。（宋史范雍傳）

何常

常知秦州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厯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宋史何常傳）

蒲卣

卣提舉潼州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敘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弛榷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止。（宋史蒲卣傳）

鄭剛中

剛中爲四川宣撫副使，弛夔路酒禁。（宋史鄭剛中傳）

張巖

巖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先是，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巖因對言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詔罷之。（宋史張巖傳）

留正

正知成都府，歲減酒課三十八萬。（宋史留正傳）

李椿

椿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彫瘵，復酒稅法，人以爲便。（宋史李椿傳）

李燾

燾進敷文閣學士，老病乞骸骨。時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致仕。（宋史李燾傳）

趙方

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宋史趙方傳）

項安世

安世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宋史項安世傳）

趙希樸

希樸知太平州，習知其民利病，遂損折市價，減權酤額，以蘇民力。（宋史宗室傳）

李誠之

誠之至蘄州。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宋史李誠之傳）

袁彥純

袁彥純尹京，專一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亦大笑。（貴耳集）

高定子

定子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酷，貸秫於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權酷，民以為便。四川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權也。」乃止。（宋史高定子傳）

楊瑾

理宗紹定中，楊瑾攝華亭，弛酒稅。（續文獻通考）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齋之門。趙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人無怨咨。嘗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詣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則萃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厲自信，真不易之良法也。（癸辛雜識）

毛碩

碩爲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概理責之。故監官被繫，失身破家，折儲逃竄，或爲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至今行之。（金史毛碩傳）

梁肅

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權酒酷，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上曰：「善。」（金史梁肅傳）

武都

武都知大興府，醉酒，以褻衣見詔使，坐是解職。（金史循吏傳）

古里甲石倫

石倫爲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酷酒不償直，皆除名。（金史古里甲石倫傳）

禁酒

太祖高皇帝，元至正十八年十一月，發倉賑寧越貧民，令禁酒。（大政紀）

淥溪源

桂陽東界峽公山下有淥溪源，官常取此水爲酒。（荊州記）

醴酒

藩郡帶鈴司醴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西溪叢語）

官權酒酷

官權酒酷，其來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權，先遣使者監管，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辦，吏勿復預。」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爲生之樂，官無譏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贏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於公。上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願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而且誘民爲惡，陷民於罪，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釐正之者，何耶？（燕

翼貽謀錄

公使酒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帑，換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飲也。（燕翼貽謀錄）

權酤

權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爲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禮宴饗饋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材麴蘖，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爲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與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清波雜誌）

權酒

漢始文帝初權酒酤。（續事始）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正言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畫綠宮掖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畫船旗號。」見宋稗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後不得於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載猶堪切齒矣。（兩般秋雨菴隨筆）

蜀秫

余居三河鄉間時，有前在家教讀師某君來作宰。一日，相過小飲，詢余：「今歲果歉乎？」余曰：「歉甚。」曰：「糧價日見增昂，子謂將以何法平之？」余指杯中酒曰：「戒酒。」某君曰：「請聞其說。」余曰：「此方民食，不問貧富，率以蜀秫爲常餐。今蜀秫一斗直至三千，東錢也。於制錢爲五百。斗則官斗。其故在燒鍋買，恐春來價更高，不遺餘力而糴。境內有燒鍋十二家，燒酒之器曰甑，日各例燒一甑，用蜀秫十二石，麥麵二百四五十斤，合十二家之糜費，麴姑不計，蜀秫日需百四十四石。且其中尚有雙甑雙甑者。俗謂之兩個桶。公如暫禁燒酒，或裁汰私燒，何患糧價不平耶？」某君曰：「容徐思之。」（閒處光陰）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於周，予其殺。周官萍氏，掌饔酒醴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爲權酷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略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貴，淫鬪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簡也。（真珠船）

店肆

司馬相如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史記司馬相如傳）

酒醅

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韓詩外傳）

狗猛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韓子）

王道子

王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驪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晉書簡文三子傳）

劉昉

昉進位柱國，封舒國公。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墟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糜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蠶葉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連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隋書劉昉傳）

傳)

當壚爲業

蜀之士子莫不酷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乎？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進修，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餼糴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塔，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北夢瑣言）

徐雞爪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卽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會布，其母朱氏，卽徐氏外甥，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孫公談圃）

酒坊火

建隆二年三月丙申，內酒坊火，酒工死者三十餘人，乘火爲盜者五十人，擒斬三十八人，餘以宰臣諫，獲免。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以酒工爲盜，坐棄市。閏月己巳，幸玉津園，謂侍臣曰：「沈湎非令儀，朕宴

偶醉，恆悔之。」（宋史太祖紀）

許洞

洞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輒用公錢，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盡捐洞所負。（宋史許洞傳）

魯宗道

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常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宋史魯宗道傳）

胥持國

胥持國爲樞密副使卒，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爲人竟何如？」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醞，乃爲好利也。」（金史佞幸傳）

酒樓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惟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焚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樓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貨行通雞兒巷妓館，大貨行通牋紙店。白礬樓後改爲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簷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宵。則每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宣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徧數，其餘皆謂之脚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食則第一白廚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李東雞兒巷郭廚鄭皇后宅後宋廚曹門博簡李家寺東骰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彩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牆下長慶樓尤盛。（夢梁錄）

袁樵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古杭雜記）

酒店

酒店，宅子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羅酒店，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拘戶。有茶飯店，包子店。所曰庵店者，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於酒閣內暗隱藏臥床也。門前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簑蓋之，以爲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客而已，欲買歡，則多往其居。（古杭夢遊錄）

酒館扁對

暖姝由筆：正德間，朝廷開設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高酒。」猶南人言蓮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云：「天下第一酒館。」一云：「四時應飢食店。」（堅瓠集）

崔氏酒壇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壇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酤者愈衆。（堅瓠集）

烏衣女子

宋紹興中，杭都酒肆，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歲載紅花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二疊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鬢雲欲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三疊云：「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甌斟白酒，月華微映

是空舟，歌罷海西流。」或疑歌詞非人世語，記之以問一道士曰：「此赤城韓夫人作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堅瓠集）

土麴

江西餘干縣有一酒家，常施一道人酒，不索酒錢。道士曰：「吾有以報之。」引至一處，指其土曰：「此可代麴爲酒，或省造麴若干緡也。」至今其土取之不竭。（堅瓠集）

酒保

鵬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酒保之名，始見於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爲庖宰也。（堅瓠集）

酒狂

唐許碁登樓飲酒，題詩於壁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題畢，乘雲而去。（堅瓠集）

題壁

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浮屢日，大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曾留此住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樓可也。庚子九月晦日。」余謂是舉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着宮錦袍，醉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真，千古豈

容第二人，裝點此番舉動。（郎潛紀聞）

五柳居

余幼時遊西湖，見酒樓號五柳居者，壁上題詩甚多，不久即圯去。惟西穆先生一首，墨瀟淋漓，字寫爭坐位帖，歷七八年如新。酒樓主人及來遊者，皆護存之，敬其爲名士故也。題是「冬日同樊榭放舟湖上，念樊城赤鼻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也，分韻同作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闌橋。小分寒影看梅色，半入春痕是柳條。閒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人招。孤烟落日空臺榭，歲晚重來話寂寥。」後四十年余再至湖上，則壁詩無存。西穆樊榭久歸道山，而酒樓主人，亦不知名士爲何物矣。惟陳莊壁上有蔣用菴侍御酬王夢樓招遊一首云：「六朝風物正研和，珍重烏篷載酒過。一串歌珠人似玉，四圍樹翠水微波。狂夫興不隨年減，舊雨情干失路多。爭奈嚴城宵漏急，未知今夜月如何。」（隨園詩話）

劉文恪公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尙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饋遺，不計也。（燕下鄉脞錄）

常盧

文君常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墟，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

煨爐，故名，非溫酒壚也。（羣碎錄）

飲也

南海黎二樵以詩書畫得名。以赴京兆試，過南雄嶺，酒肆主人聞其名，乘其醉後，以絹素乞書堂額。時適聞鄰廳有大飲聲，卽命取來，大書飲也二字，蓋取諧聲之義。由是飲也二字，風行粵東，凡墟場慶會筵宴酒肆之座中，必有飲也二字。（清稗類鈔）

品名

洪梁之酒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淨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逾，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罷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悲，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園，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拾遺記）

瑤琨碧酒

武帝起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牀象席，琥珀鎮雜玉爲簾。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沐濯，酌瑤琨碧酒。
 (洞冥記)

皆明之國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皆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常闇，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其國獻之。
 (漢書拾遺記)

酎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西京雜記)

醉龍

蔡邕因醉路臥，人名曰「醉龍」。(龍城錄)

酒徒

時苗爲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獨異誌)

酒重水輕

論從子嚴，字彭祖，祖父突，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突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突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晉書孔愉傳）

青州從事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華縣；從事言至齊，督郵言至華。（典論）

顧建康

顧憲之，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性清儉，彊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醇清且美焉。（梁書止足傳）

縹醪酒

太宗與浩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魏書崔浩傳）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幾繁壅，所以輔朕和氣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清異錄）

葡萄酒

唐平高昌，得馬乳葡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演繁露）

蘆酒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麋鹿，人取其皮以爲衾褥。有夷人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飲不羶，蘆酒還多醉。」蓋謂此也。（雞肋編）

宜春酒

泌以學士知院事，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民間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帝悅。（唐書李泌傳）

換骨醪

憲宗采鳳李花，釀換骨醪。晉國公平淮西回，黃靶金餅，恩賜二斗。（敍閑錄）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葡萄。帝曰：「飲此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清異錄）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敍閑錄）

碧芳酒

房壽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叩頭錄）

玉浮梁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尙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清異錄）

百氏漿

酒不可雜飲，飲之，雖善酒者亦醉，乃飲家所深忌。宛葉書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爲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懼君爲『百氏漿』。」（清異錄）

瓷宮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於辛，皇甫別駕慶雲春病於醞。光祿大夫致仕章炳，取三家酒攪合，澄窵飲之，遂爲雍都第一，名瓷宮集大成。瓷宮謂耀州倩榼。（清異錄）

蘇合香酒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瓶，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與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效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較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註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墨客揮犀）

紅友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董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游宦紀聞）

養生主

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者，名「齊物論」。（墨莊漫錄）

白墮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

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遣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曰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避暑錄話）

薔薇露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戶大小，已盡察矣。（老學庵筆記）

冰堂酒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老學庵筆記）

索郎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恆曰：「此豈爲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瑯嬛記）

栗弋國

栗弋國出衆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後漢書西域傳）

瑤琨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洞冥記）

桂膠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纔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膠」。嘗一滴，舉體如金龜。陸通嘗餌黃桂之酒。（洞冥記）

西域

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人中酒不醒，治之以湯，自滑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博物志）

金漿醪

梁人名酒曰金漿醪。（西京雜記）

若下酒

長興若下酒。有若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並有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勝雲陽。又宜春泉水地道記曰，宜春縣出美酒，隨歲貢上。（吳錄）

巴鄉清

永安宮西有巴鄉村，善釀酒，謂之巴鄉清。（荊州記）

巴鄉清

巴鄉村人善釀酒，故俗稱巴鄉清。（水經注）

桑落酒

平陽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滌漿焉。別調氤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微之雋句，中書之英談。（水經注）

葡萄酒

高昌國多葡萄酒。（隋書西域高昌國傳）

林邑國

俗以檳榔汁爲酒。（唐書林邑國傳）

椰樹花酒

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腦，割之收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唐書訶陵國傳）

高昌葡萄酒

其國穀麥歲再熟，有葡萄酒。（唐書高昌傳）

白薄

關中有酒名白薄。（初學記）

坐客酒

坐客酒者，平旦釀，食時熟。坐客待酒熟，故以爲名。（食經）

郎官清

李肇命酒爲「郎官清」。劉昫命酒爲「玉友」。唐子西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龍城錄）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故白公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長慶集）

上樽

糯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樽。（白孔六帖）

鄭人

鄭人以釀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唐國史補）

富水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葡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宣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唐國史補）

梨花春

祿州俗，釀宜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醉仙圖記）

張果

張果，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玄宗召果密坐，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菴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樵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齒，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唐書方技傳）

鐵甸人

鐵甸人能釀麩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五代史四夷附錄）

紫酒青酒

于闐國以葡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五代史四夷附錄）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其地頗類中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蘖所釀，飲之亦醉。（宋史外國傳）

五木

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樂天爲杭州太守日，有詩序云：「錢湖州以若下酒，李蘇州以五醖酒，相次寄到，詩云：『勞將若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鑄脚三州何處會，甕頭一盞幾時同。傾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慙慙最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僕嘗以此問於僕之七舅氏，云：「醖字與毅同意，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其詩意，當以五羔爲之，以是酒名故從西云。樂天詩云：『竹葉盈樽綠，』謂若下酒取竹有綠之意也。『桃花上面紅，』謂五醖酒取桃花五葉也。後人不知，轉其名爲五木，蓋失之矣。」僕檢韻中醖字，乃竇同音，注云重釀酒也。恐醖難轉而爲木。（懶真子）

般若湯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東坡志林）

拋青春

退之傳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勸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使醺人。」裴鏘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是酒名也。（東坡志林）

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簾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簾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棗金。」用家釀對棗金，非也。（老學庵筆記）

酒性

或問酒因毒藥烏頭之類以釀造，故能醉人。客駁之曰：「非也。烏頭之類，何嘗醉人乎？蓋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予難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麥而造，緣何醋不醉乎？况又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爛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皆得醉人，豈米麥相反而然耶？」或人與客咸自愧，因謂之曰：「酒味辛甘，醱釀米麥之精華而成之者也。至精純陽，故能走經絡而

入腠理。酒飲入口，未嘗停胃，徧循百脈，是以醉後氣息必粗，癢痕必赤。能飲者多至斗石而不辭。使若停留胃中，胃之量豈能容受如許哉？醋不能醉人，因其味酸，屬陰性，收斂止蓄，不惟不能醉人，亦不能多飲。其他諸物之酒，皆不由米麥，然悉係至精純陽之性，不離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也。且葡萄梨棗蜜，不醱釀成酒，則不能醉。馬爛未成酒，亦不能醉。惟椰漿及樹汁，獨不須醱釀，是自然之性也。」（蠡海集）

龍膏酒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纜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糧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菱席色紫而類菱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杜陽雜編）

般若湯

僧謂酒爲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要，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屆一寺，呼淨人酌酒。寺僧見之，怒其麤暴，奮瓶擊柏樹，其瓶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須傾此物一盃。』即諷詠劉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奄然流啜，斯須器甌酣暢矣。」

酒之度辭，其起此乎。（墨莊漫錄）

麴秀才

道十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元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抗聲談論，援引古今。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鬢足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魍魎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於塔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攝，遽視其所，乃盈瓶醞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傳信記）

游仙酒

女仙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驅龍爲馬，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初覺不轉身，尙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游仙咒曰：「果齊寢烝八垓台辰如律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能如是。（瑯嬛記）

醉龍珠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

珠，而女忽不見矣。（瑯嬛記）

張開光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游，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游歸，渴甚，聞酒芳烈，亟就甕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拔宅而去。（集仙傳）

桂海酒志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仕於朝，游王公貴人家，未始得見名酒。使北，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飲瑞露，乃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

瑞露，帥司公廚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廬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井，酒仍佳。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家造酢，使可為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酢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為厚禮。（桂海虞衡志）

胡麻酒

舊聞有胡麻飯，未聞有胡麻酒。盛夏張翥齋招飲竹園，正午飲一巨觥，清風颯然，絕無暑氣。其法，漬麻子二升，煎熟略炒，加生薑二兩，生龍腦葉一撮，同入炒，細研，投以煮醞五升，濾去水浸之，大有所益。因賦之曰：「何須便覓胡麻飯，六月清涼却是仙。」本草名巨勝云：「桃源所有胡麻，卽此物也。恐虛誕者，自異其說云。」（山家清供）

郭筒酒

邨人刳行之大者，傾春釀於筒，苞以藕絲，叢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郭筒酒。（成都古今記）

糜飲酒

糜飲棗出真陵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嘗遊其地，以一斛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如芥子，每集羣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如醇醪，謂之糜飲酒，又謂之真飲酒，仙薌酒，香經旬不歇。（緝柳編）

美人酒

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尤奇。（真獵風土記）

酒名

玉井秋香

薌林秋露

句伯恭。

黃嬌

段子新。

萼綠春

范方元。

翁仲雲

易毅夫。

清無底

金盤露

樓者。

桃花雨

芳洲

銀光

胡長子

露雲

范至能

桂子香

楊萬里謠香白

謠名今列香

孟氏在

(佩楚軒客談續曲洧舊聞)

荆南烏程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箬筍。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略陀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茗溪漁隱曰：「余以湘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釀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茗溪漁隱叢話）

桑落酒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筦絃高。」（茗溪漁隱叢話）

紅酒

茗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茗溪漁隱叢話）

四等酒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爲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爲之。其次者土人呼爲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人，有菱醬酒，蓋有一等菱葉，生於水濱，其漿可以釀酒。（真蠟風土記）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醞醞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醞醞勝蘭生，翠濤過玉雍。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帝百味旨酒也。玉雍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龍城錄）

碧筍酒

暑月命客掉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鮓他葉內。候舟回，風薰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鮓

作供，真佳適也。坡云，「碧甯時作象鼻，白酒微帶荷心苦。」坡守杭時，想屢作此供也。（山家清供）

鼻取

飲酒以酒盡謂之鼻取。詩經曰，「瓶之罄矣，維鼻之取。」（釋常談）

屠蘇酒

正月旦日，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或寫作屠蘇酒。千金方云，屠蘇之名，不知何義。按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是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丸，敷於散，次序從小起。註云，以過臘日，故崔實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云，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承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云，敷於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箇兩，則知敷於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說而爲自小起云。（雲麓漫抄）

酒樹

麪樹則南中栲榔也。栲榔樹大者，出麪百斛。又交趾望縣獲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似麪，可作餅。又蜀志莎木峯頭生葉出麪，一樹可得石許。今蘇草亦有粉，可作餅餌。肉樹出五台山，其形如桃，質如玉，煮一滾，壓去水食之，味如豬肉。又端溪亦有肉樹酒樹，則椰也。椰似酒，味甘而薄。枸樓國仙漿，亦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貯之，少頃成酒，乃真酒樹也。（堅瓠集）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酸酒如薑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懣。」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杜工部詩：「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堅瓠集）

藍尾酒

容齋四筆引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椀膠牙餚。」又：「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一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餚。」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榜茅舍中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媪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卽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藍字多作擘（擘）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連飲以慰之，故以擘爲貪婪之意。」七修云：「藍澱（電）也。」說文云：「澱，滓滓也。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薑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之詩及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矣。（堅瓠集）

桑落酒

桑落酒，相傳九月九日作。水米麴，皆以三十爲準，熟於桑落之辰，故名桑落。張伯起譚略云：「西羌有桑

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常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似桑落又地名，非時也。又見雜記：載河中桑落坊有井，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似又兼地與時矣。庾信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又似出蒲州。（堅瓠集）

酒色

酒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少陵所謂「重碧醅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長吉所謂「小槽夜滴珍珠紅」是也。廣中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璿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酒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堅瓠集）

淵明瘿酒

李君實先生載：江州絕無佳酒，官廚排當，則仰建昌之麻姑，或遠籍蘇州之三白。世乃傳廬山下多淵明瘿酒，有發而飲之者，香美不可言。余以爲淵明至貧，得酒輒醉，安所得餘酒而藏之耶？當是道術好奇士，特爲此以寓其戲，而世妄以爲淵明耳。（堅瓠集）

蘇石異飲

蘇子美石曼卿輩，飲名有五，曰：鬼飲，了飲，囚飲，醵飲，巢飲。一名鬼飲者，夜不爨燭。了飲者，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頂圍坐。醵飲者，以彙自束，引首出飲，飲復就束。巢飲者，飲於木杪。海虞陳錫玄先生戲益之，有六，曰：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牛飲，狗飲。號飲者，阮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是也。偷飲者，畢卓盜樽是也。跪飲者，劉伶跪祝引酒是也。枷飲者，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車輪互括其頸，命酒引滿相勸是也。牛飲者，商辛爲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是也。狗飲者，胡母輔之輩，閉戶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是也。飲名雖新，不若文字飲，醉紅裙，知己相聚，斗筲之器，成千鍾之爲酣適也。（堅瓠集）

醉石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栗里之醉石。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餘人，號曰醉石。（堅瓠集）

少陵詩意

鶴林玉露：杜少陵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駿馬金鞍同一遊；松牀筦簟，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人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盞各一酌酒飲僕，問曰：「酒佳乎？」對曰：「佳。」曰：「銀盃者佳乎？瓦盞者佳乎？」對曰：「皆佳。」主人曰：「盃

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堅瓠集）

嘲酸酒

醒睡編酸酒詩：「隔壁人家釀酒漿，鑽入鼻孔折人腸。賓朋對坐攢眉飲，妯娌相邀閉眼嘗。宜煮蝦魚宜拌肉，好燒芋芳好藏薑。勸君收向廚中去，莫把區區作醋缸。」

白酒

古人酒以紅爲惡，白爲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爲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麪爲麴，並春白秫，和潔白之水爲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天香樓偶得）

彈琴

彈琴之人，風致清楚，但宜啜茗，間或用酒發興，不過微有醺意而已。若堆醴酪，羅葷腥，蕩情狂飲，致成醉者之狀，以事琴，此大醜，最宜戒也。（考槃餘事）

酒政

梅雨既時，心情舒暢，偶閱中郎酒政，大都依倣宣尼無量不及亂之旨，溫克爲務者耶？然不知政有方，而

飲無方。譬之稽談阮嘯，各盡所長，斯爲聖耳。如中郎言，殆是遊方之內矣。至其評列諸人，亦何嘗不自適哉。政何用焉。雖然，大雅不作，瓦缶雜鳴，則願請中郎而政。評附後。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

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

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

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

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

袁平子如武陵年少說劍，未入戰場。

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

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少服衆。（梅花草堂筆談）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爲權衡也。今夜許仲嘉出新釀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瓶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

「異美甚，恐其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而權衡者也。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書之。（梅花草堂筆談）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予則以爲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喫耳。子美退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爲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屬來，似酒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三絕，句又似之。昨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頓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玉友專甘醇。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兼之石灰苦烈，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爲風味頓奇，或者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七修類稿）

藍尾酒

「藍尾」二子，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

在後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字。藍，澱也。說文云：「澱，滓塗也。」滓塗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一撰膠牙餠，「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則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矣。（七修類稿）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庵廡二字；今以爲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字於己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予嘗記之，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黃，配以椒桂，似卽崔實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予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束陰乾，逮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肉桂各一兩八錢 烏頭六錢 菝葜一兩二錢

右剉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中懸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七修類稿）

酒

醱，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醴，曰醪，曰醱，曰醴，曰醪，曰醱，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釀，釀之再亦曰醱，釀酒曰醕，酒之清曰醴，厚曰醪，相飲曰酌，相強曰浮，飲盡曰釀，使酒曰醕，甚亂曰釀，飲而面赤曰醱，病酒曰醱，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醱，出錢共飲曰釀，賜民共飲曰醱，不醉而怒曰釀。（音婢）（七修類稿）

酒

桑落酒，秦人說桑爲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予憶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爲僮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有於他事哉！可發一噱。（叢林雜俎）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春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千。」又楊松玠談藪，載北齊盧思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孝靈帝末年，有司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

春與夏，不放醇酒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爲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嗜哉。（兩般秋雨菴隨筆）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頌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兩般秋雨菴隨筆）

紹興

紹興酒，各省通行，吾鄉之呼之者，直曰紹興，而不繫酒字。以人而比，則昌黎少陵；以物而比，則陰糜朱提；俱以地名，可謂大矣。（兩般秋雨菴隨筆）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憩雲林寺。次日獨游波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衆，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淥冽，凡酒之病無不調，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

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於是觥罍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甌，歸而飲於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慮焉，故南人勿尚也。於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祕藏，並不傳人。其花壇大酒，悉是贗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壘，歿後，其家亦皆忘之。眷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壘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壘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搗之，則芳香透腦，膠餒瓊底，其濃厚有過於穀光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奔牛酒，枉在江南走。」余過其地，沾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茗溪」之「若下」，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

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時，主里人周姓，名鎮，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春」，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醞者，亦卽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說其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尙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士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卽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曾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詫以爲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黑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藥，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穡，不肯效爲之也。」此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於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俞文豹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贰，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餘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兩般秋雨菴隨筆）

緬甸有酒樹糖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柔韌，以刀刺其本，涓涓不已，色味如餠，食之令人飽。見怡亭雜記。（兩般秋雨菴隨筆）

高淳酒

那孟貞者，名昉，高淳人，少負遠志，年十九，爲諸生，試輒高等。一日，爲衡文者署其卷曰：「太狂。」閱末藝曰：「更狂。」不之錄也。孟貞曰：「士爲文，得以狂名足矣，何問其他。」遂謝去，一意於詩歌古文，出遊四方，與海內名流相角逐，詩愈工，歸而築室石臼湖濱，家貧，取石臼水爲淳酒，沽之以給食。湖水清，酒美，高淳酒由此名。所著有石臼前後兩集。（初月樓聞見錄）

酒佳

魯溫，聊席上，嫌酒不佳，調主人云：「詩近老成多帶辣，酒逢寒士不嫌酸。」俞又陶喜席上酒佳，謝主人云：「疎花似月將殘夜，好友如醇欲醉時。」（隨園詩話）

趙酒鬼

有諸生羣集，鸞壇問功名者，鸞書曰：「趙酒鬼到。」衆皆贊曰：「我等請呂仙，野鬼何敢干預，行將請天仙劍斬汝矣！」鸞乃止而復作曰：「洞賓道人過此，諸生何問？」諸生肅容再拜，叩問科名。鸞書曰：「多研墨。」於是各分硯研之，頃刻盈碗，跪請所用。鸞曰：「諸生分飲之，聽我判斷。」衆乃分飲訖，鸞大書曰：

「平時不讀書，臨時吃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酒鬼！」諸生大慚而毀其壇。（客窗閒話）

品酒

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着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着錯水也，屢入篇詠。官京師仿爲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醞酬，俗呼墨露，見查悔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灑欄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爲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經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雨阻前沽。」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茶餘客話）

評酒詩

甲戌春，同鄉宴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詠之餘，諧謔同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尙友如廉頗

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料。大治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更治如橫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衛填海，每不自量。璜水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尚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興。冰璜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治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茶餘客話）

屠蘇

屠蘇，皆謂酒名也。考之諸賦諸詩，乃屋之平而非樓閣者也。或前人於平屋中釀酒而佳，遂以爲名。而孫思邈遂有屠蘇酒方，蓋襲其名也。實爲屋名，而非酒名。（遜翁隨筆）

醉如泥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羣碎錄）

中酒

中酒有曰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藥嗅，」蓋鄉語也。又曰倒壺（羣碎錄）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薑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懣。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眞珠船）

各動物之酒

陸師農云：薄荷，貓之酒也。犬，虎之酒也。桑椹，鳩之酒也。芒草，魚之酒也。（烏居隨錄）

蓮花白

瀛臺種荷萬柄，青盤翠蓋，一望無涯。孝欽后每令小閣采其蕊，加藥料，製爲佳釀，名蓮花白，注於瓷器，上蓋黃雲緞袱，以賞親信之臣。其味清醇，玉液瓊漿，不能過也。（清稗類鈔）

沈梅村飲女兒酒

熊元昌餉沈梅村大令，以越釀一盛，外施藻繪，絕異常罇。詢之，曰：此女兒酒也。凡越人遺嫁之夕，必以羊酒先之，故名女兒酒。此卽其培家轉遺者，視他酒尤佳。梅村飲而甘之，贊不絕口。（清稗類鈔）

裘文達嗜丁香酒

江右出丁香酒，甚清冽。裴文達公曰：修嗜之，曾致之京邸。一日，程文恭公退朝訪文達，文達出酒飲之，信口云：衝寒來飲丁香酒。文恭應聲云：懷遠還思丙穴魚。因相與大笑，乃復飲至亭午而散。（清稗類鈔）

錢籀石與客小酌

錢籀石侍郎載與汪孟錫祝維誥諸人宴集，惟酒兩尊，白煮豆腐兩大拌，分韻賦詩，陶然終日。歸田以後，故人門下士招飲即赴。或醴錢游南湖，不過四五人，人不過百錢，小酌也。籀石能飲，然居家惟飲燒酒，又不以小盞而以巨杯，一杯適三飲而盡。嘗謂吳子修曰：「果燒酒佳乎？黃酒佳乎？」子修曰：「燒酒佳。」曰：「然。」又曰：「子知小飲佳乎？巨觥連引佳乎？」曰：「大口飲佳。」曰：「然。」蓋黃酒價貴，不足至醉，即燒酒而淺斟細酌，亦不足以盡醉也。其孫恬齋太史昌齡簡雅有祖風，某與子修訪之，爲具酒饌，恬齋以倉卒無肴爲辭。某曰：「觴酒豆肉，以比令祖。」指籀石宴集，不太侈靡矣乎？（賓主粲然）（清稗類鈔）

金粟香陸武園飲猿酒

粵西平樂等府，山中多猿，善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百石。飲之，香美異常，名曰猿酒。灑江兩岸間猿尤多，粵寇時，沿江礮火震驚，猿遷越深山邃谷間，罕有至江岸者。江陰金粟香，平湖陸武園皆嘗飲之。粟香有句云：「巖暖援搜花釀酒，林深狸攫果爲糧。」武園亦有句云：「援入深山爲遊獵，桃源何地屬秦人。」（清稗類鈔）

李文忠飲世界第一古酒

李文忠公負中外重名，西人稱之曰東方俾士麥。晚年歷聘各國，使節所蒞，人摩肩，車擊轂，雖販夫牧豎，莫不輟業聚觀，爭以一見顏色爲快。任北洋大臣最久。嘗有德國海軍大臣，至津投謁，語文忠曰：「某所乘軍艦，於世界海軍中稱巨擘。中堂，手勦貴國海軍者也。某請養除敵艦，敬迓使節，倘亦中堂所樂觀乎？」文忠喜諾，訂期而別。至日，颶風驟作，巨雨如注，德艦寄碇處，距大沽口二十餘里。文忠既至大沽，船爲颶風所阻，不獲駛傍德艦，乃以無線電達德帥，德帥復電，云已遣舢板奉迓，但中堂高位耆年，不畏涉險否？幕府諸人有尼其行者，文忠不欲示外人以倨，偕繙譯一人，毅然登舟。舟以水兵八人擊槳，一人執舵，雖巨浪山湧，而舢板出入風濤，疾於飛隼。俄頃，已抵德艦。艦中鳴礮如雷，軍樂驟作。德帥握手致敬曰：「中堂信人哉。以中堂耆英重鎮，而冒險精神，邁越青年，尤爲欽佩。」文忠遜謝，坐既定，德帥執餅酒親注於杯，爲文忠晉頌辭畢，曰：「中堂冒涉風濤，惠臨敵艦，鄙人絳灌無文，不足以娛樂嘉賓。」乃以餘酒實文忠前，曰：「不腆敵產，敬效野人獻曝之忱，祝中堂歸途餘福。」文忠雖起謝，頗異德帥以殘酒相餉。歸署，譯其文，始知此酒釀於西曆十五世紀，已閱四百餘歲，值英金二百鎊，約我國銀幣二千餘圓，爲世界第一古酒，宜德帥以之作縞紵也。（清稗類鈔）

齊侯酒令

齊侯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韓詩外傳）

公乘不仁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嚼，公乘不仁舉曰：「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說苑）

蛇足

楚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適爲秦使齊，往見昭陽曰：「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史記楚世家）

軍法

齊悼惠王次子章，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進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漢書高五王傳）

王規

規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緜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梁書王規傳）

三台送酒

劉嘉話錄曰：三台送酒。蓋因北齊文宣毀銅雀臺，宮人怕促呼上三台，因以送酒。資暇云：三台三十拍促，曲名。昔鄴中有三台，石季倫遊宴之地，近樂工造此曲促飲也。又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台，樂府製此曲以悅邕。三說未知孰是。（續事始）

卷白波

資暇集云：起於東漢，初拾白波賊，戮之，如席卷。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續事始）

流杯

晉書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其後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卽其遺事。

（續事始）

誦詩譜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而楊不悟。（貢父詩話）

酒令來歷

後漢賈逵嘗作酒令。唐最盛，本朝歐公作九射格，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陳述古亦嘗作酒令，館閣有小酒令一卷。（賓退錄）

歐陽行令

歐陽公席間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商人。」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已上罪亦做了。」（堅瓠集）

雅令相戲

萬曆中，袁中郎去道令吳日，有江右孝廉某來謁，其弟現爲部郎，與袁有年誼，置酒舟中，款之，招長邑令江棗蘿，盃科同飲，將偕往游山。舟行之次，酒已半酣，客請主人發一口令。中郎見船頭置一水桶，因云：「要說一物，却影合一親戚稱謂，并一官銜。」指水桶云：「此水桶，非水桶，乃是木員外的桶箍（哥哥）」

蓋謂孝廉爲部郎之兄也。孝廉見一舟人，手持茗帚，因云：「此茗帚，非茗帚，乃是竹編修的掃帚（嫂嫂）。」時中郎之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正爲編修也。蔡蘿屬思問，見岸上有人捆束稻草，便云：「此稻草，非稻草，乃是柴把總的束束（叔叔）。」蓋知孝廉原係軍籍，有族子現爲武弁也。於是三人相顧大笑。（堅瓠集）

閒忙令

宋真宗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以張君房代筆，傳宣甚急，而張適醉倒樊樓，促之不醒，紫薇大窳。楊大年錢希白戲作閒忙令以諷之：「世上何人號最閒？司監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薇失却張君房。」（堅瓠集）

四書陳二

明末，吳郡有妓曰陳二，四書最熟，人稱「四書陳二」。一日，與諸名士同飲，共說口令，欲言有此語無此事者。衆皆引俗諺。二云：「綠木求魚，」衆稱賞。一少年故折之，曰：「鄉人守斲者，皆植木於河中，而棲身於上以拽罾，豈非有是事乎？」罰二酒。二飲訖，復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衆競歎賞之，少年卒無以難。

（堅瓠集）

郡侯口令

崇禎間，吾蘇郡侯陳公洪謐，與司李倪公長珩，吳邑侯牛公若麟，同坐公館，候謁上官。有一庠生曾姓者，與一監生魯姓者，乘間來白事。二生既去，陳公曰：「吾因二生之姓，曾與魯兩字，戲拈得一口令在此。曰：『曾與魯，好似知縣與知府。頭上腳下一般的，只是腰裏略差些。』蓋謂一腰金，一腰銀也。牛鶴沙即應聲云：『某亦就二生，一爲青衿，一爲例監，作一口令，曰：『衰與衰，好似監生與秀才。頭上腳下一般的，只是肚裏略差些。』陳公稱善，倪公未及答，良久，伯屏忽笑云：『吾昨偶斷一僧尼好事，今以二事配合成令，可發一笑。』乃曰：『齋與齋，好似和尚與女尼。頭上腳下一般的，只是兩股之內略差些。』三人大笑。

（堅瓠集）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詢奪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行焉往而不三黜。」吁！蘇陳二人，俱有意爲口舌，故起而復踏也。（七修類稿）

盜酒令

予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發塚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爭曰：「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決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斂人財而爲首者，尅減其物，諺謂開天窗，豈非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槽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槽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輔，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焉？真可謂四獸矣！」衆然之而樂。（七修類稿）

毛詩酒令

向在友人家小飲，行一酒令，須四言毛詩二句，合成一花，要並頭並蒂，連理，如「宜爾子孫，男子之祥，」隱宜男，此並頭花也。「駕彼四牡，顏如渥丹，」隱牡丹，此並蒂花也。「不以其長，春日遲遲，」隱長春，此連理花也。此令甚新。（兩般秋雨菴隨筆）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爲長夜之飲。席間舉四子書爲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芸。」（曹植）「爰及姜女，曲肱而枕之。」（姜肱）「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蠹。」（范蠹）「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施倪。」（計倪）「昔者公劉好貨，屨門曰。」（劉晨）

「井上有李，文理密察。」（李密）「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蕭衍）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兩般秋雨菴隨筆）

酒令

蔡寬夫詩話謂「唐人飲酒必爲令，有舉經句字相屬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嘗與友人宴飲，效此爲令，僅得二句，曰「山出器車，」曰「一二臣衛，」（冷廬雜識）

葉馨陔先生

同邑明經葉馨陔先生綏祖，學識淵通，兼達世故。里有爭競者，以數語解紛，皆屈服。嗜酒，喜交遊。每當良辰令節，招集朋好，酣飲忘疲。恆出新意，爲觴政，以娛賓。入其座者，輒流連不能去。家素封，以是中落。晚歲授徒自給，心緒抑鬱，年未及六十而卒。其自輓云：「半生豪氣銷杯酒，垂老愁懷託硯田。」蓋紀實也。先生於余爲父輩姻，且比鄰而居，幼嘗侍談讌，記其酒令數則：一字三筆，而四子書中祇一見者。若有一

勺一勺弋弋不

射宿

古錢四字備四聲者：大泉五十，永通萬國，天福鎮寶，正德通寶。二物並稱，有奇耦之分

者：冠履，釵環，領袖，杯箸，扁對。成語三字疊韻者：典淺顯，輕清靈，皺透瘦，手柳酒。古人姓名，二字同一韻者：

田延年，高敖曹，王方慶，劉幽求。一字分兩字，而三字同在一韻者：虹、螭、祺、棹、仲、設、愔。（冷廬雜識）

玉烟

滬上校書玉烟，慧甚，善行酒，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使意之所屬，曲爲照顧，令不苦飲。張宏軒嘗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矣。」（今世說）

葛生

葛生者，屢試不售，納粟入監，以狂生自居，好飲酒使氣。下元節，隨族衆祀墓，食祭餘而醉。衆皆避去，星月已上，輿猶未盡，盤桓於叢塚間。忽睹西北茂林中，隱隱有三四人，席地飲酒。生喜而前，見三男一女，皆沈吟構思，若有所作，然皆非文士。生呼曰：「公等豪興，容狂生否？」一老者似曾相識，起迎曰：「葛先生來矣，汝等勿班門弄斧，貽笑方家。」衆皆拱生入座，酌之，酒飯皆冷。生曰：「公等爲詩耶？文耶？」某願領教。」衆曰：「鄙人何以能文，欲湊酒令耳。生請令式，老者指少女曰：「此紅姑娘，吾鄉名妓，渠所出令，要說一字，拆之則成姓名，合之則成事業，須切身分，泛則受罰，故難處耳。」一人曰：「予得之矣。」林二小當禁卒，何如？」妓首肯。一人曰：「白七當皂隸。」一人曰：「丘八是兵。」妓皆領之。生曰：「金同是銅匠。」妓者曰：「銅臭則有之，匠則不切。」罰以巨觥。生苦思不得，爭執前言不謬。妓曰：「敬爲先生代。」倩笑曰：「牛一是監生耳。」生大怒，揮拳，衆皆長嘯一聲，冷風侵肌，毛髮皆豎，生不禁自倒，作豬吼，覺口鼻間全

被填塞，而手足苦不得動。有笑者曰：「紅姐給此等文人吃土，在所應得，吾恐填塞心孔，將來連金同亦不能道矣。」闕然大笑。生正脹悶欲絕，遙聞火鎗聲，衆始散。幸獵戶來，扶救之，生始得命，而狂氣頓除。

（客窗閒話）

八仙會

華亭黃之雋，康熙辛丑進士。在翰林日，聚同巷八人，爲八仙會，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爲上八仙，人取其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署之，爲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爲參錯，不得呼姓字。稱謂錯者，罰飲。時號酒仙。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爲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熙朝新語）

朱竹垞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卽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卽應聲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刃旣接」二語。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且將醕酌酬使節，未有涓埃答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熙朝新語）

四書集名

嘉慶甲子乙丑間，同人歲爲消寒雅集，集必徵文考獻，或出新意，定爲觴政，不能者罰以巨觥。迄今幾四十年，朋輩凋零殆盡，其酒令亦並遺忘，今略記二則錄之，皆所謂連理枝也。一以四書二句，以上句末字，下句首字，合一藥名。道不遠人，參也魯。人參諸侯之寶三，七里之郭。三白雪之白，微子去之。白臧武仲以防，風乎無零。防不知爲不知，母命之。知殷鑒不遠，志於道。遠仍舊貫，衆皆悅之。貫方寸之木，賊夫人之子。木顏路請子之車，前日於齊。車事親爲大，黃衣狐裘。大仁者如射，干戈戚揚。射長一身有半，夏日則飲水。牛譬諸草木，通國皆稱不孝焉。木願車馬，物如戰色。馬與其弟辛，夷子思以易天下。辛一以四書二句，(依前)合一縣名。(可合者甚多，今錄其新穎者)事孰爲大，興於詩。大苟日新，陽虎欲見孔子。新教者必以正，定而後能慮。正不俟駕而行，唐虞禪。唐詩可以興，山徑之蹊間。興止子路宿，遷於負夏。宿遠之則有望，江漢以濯之。望大夫以旌，德不孤。德綏之斯來，安而後能慮。安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河不出圖。五而未嘗有顯者來，鳳鳥不至。來所惡於上，猶之於人也。上彼以其富，陽貨欲見孔子。富草上之風必偃，師也辟。師遂有南陽，城非不高也。陽吾師之未能信，宜民宜人。信誠不以富，民之爲道也。民五十以學易，門人治任將歸。易德之不修，文行忠信，文頰而不扶，風乎舞雩。扶（重論文齋筆錄）

猶枚

元人姚文英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茶餘客話）

四書酒令

辛巳冬，與消寒會，酒令第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查浦輯聞，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卽「天子聖哲」類也。竹垞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卽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於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琇實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沉湎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成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摺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	君子是職	天子建國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達	寒暖燥濕	毋有障塞
乾酒在室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茶餘客話）	

淳于髡

淳于髡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卷鞵鞠躄，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蔔，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史記滑稽列傳）

三日僕射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世說新語）

諸阮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鑿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

王瞻

瞻歷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梁書王瞻傳）

謝舉

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梁書謝舉傳）

酒因境多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卽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寸復作，若為輕重。」（酉陽雜俎）

劉藻

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和中，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

頃相見。漢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釀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魏書劉藻傳）

高紹廉

紹廉性麤暴，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北齊書文宣四王傳隴西王紹廉傳）

裴政

政在周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年不亂。（隋書裴政傳）

柳饗之

饗從子饗之，朝廷以其有雅望，善談議，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饗之接對。（隋書柳饗傳）

馬周

周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唐書馬周傳）

崔恭禮

崔器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唐書酷吏傳）

李迥秀

大亮族孫迥秀，拜兵部尚書卒。迥秀少聰悟，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唐書李大亮傳）

上頓時人

王耽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頓。（朝野僉載）

盧齊卿

承慶弟承泰，承泰子齊卿，拜幽州刺史，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唐書盧承慶傳）

宇文融

融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

能屈。（唐書宇文融傳）

李適之

李適之累遷刑部尚書，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唐書宗室宰相傳）

胡證

證拜嶺南節度使卒。證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竊，證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酬，

客皆失色。因取蠟燈檠，摘枝葉，糝令其跼。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酬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證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證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證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唐書胡證傳）

潘旣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旣持聘。旣飲酒一石不亂，每舉講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旣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旣並飲之。旣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寫困臥，俾人偵之。旣簪笄簪冠子，稱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北夢瑣言）

百盃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棋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暇徵，百盃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宗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祕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北夢瑣言）

陸辰

陸相屢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如減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北夢瑣言）

三杯

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不好酒色。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後漢書朱博傳）

盧植

植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後漢書盧植傳）

石餘

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世語）

滿寵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三國魏志滿寵傳注）

諸葛原

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

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冰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管輅別傳）

張尙

紘子元，元子尙。孫皓時爲侍中中書令，以事下獄。（注環氏吳紀曰：孫皓性忌勝己，而尙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尙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尙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尙。尙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尙得減死。）（張紘傳）

八斗

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晉書山濤傳）

皇甫眞

皇甫眞安定人，慕容恪拜眞爲太尉侍中。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晉書慕容暉載記）

馮跋

跋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晉書馮跋傳）

孔稚珪

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引，並款交，不樂世務。（南齊書孔稚珪傳）

謝朓

朓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初，兄朓爲吳興，朓於征虜送別，朓指朓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朓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瓛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南齊書謝朓傳）

酒魔

昔元載不飲，羣僚百種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卽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如小蛇，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之。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元山記）

日飲數杯

陳搏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嘗遇孫君仿巖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

甕精

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宋史隱逸傳）

螺川人何畫，薄有文藝，而屈意於五侯鯖。尤善酒，人以「甕精」謂之。（清異錄）

王審琦

審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願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卽不能飲，或強飲，輒病。（宋史王審琦傳）

薛居正

居正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卒。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宋史薛居正傳）

錢儼

錢儼異母弟儼，歷金州觀察使。善飲酒，百卮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宋史世家吳越）

趙賀

賀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宋史趙賀傳）

曹翰

翰爲左千中衛上將軍卒，翰陰狡多智，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宋史

曹翰傳)

錢昱

錢昱爲鄂州團練使卒。昱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諛。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曾犯一人家諱。(宋史世家)

白超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無它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眞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况。」眞宗方悟而笑。(談苑)

石延年

石延年歷太子中允，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者。(宋史文苑傳)

宋眞宗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聞見近錄）

李仲容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爲「李萬回」。真廟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召公。公居常寡談，頗無記性，酒至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引數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云：「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杯。上又曰：「正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人心。」」縱冥搜不及於此。（湘山野錄）

韓稚圭

韓稚圭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云，「人多用於所長，」有旨哉。」（鄰幾雜誌）

錢明逸

錢明逸每宿戒，必請其謁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人，巡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磁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中。（畫墁錄）

邵雍

邵雍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宋史道學傳）

三蕉葉

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時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東坡志林）

百杯

李公澤每飲酒，至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簡，亦不病酒，亦無倦色。（道山清話）

蔡攸

蔡攸嘗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宴至頗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窮，逮將委頓，願陛下憐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於一時，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揮麈餘話）

宋汝爲

汝爲假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未嘗見其醉。（宋史宋汝爲傳）

鎮陽士人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

無痕竅至常日欲飲時，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烈爲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遜齋閒覽）

吾也而

吾也。而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秦州開元府七路征行兵馬都元帥，佩虎符。憲宗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駙馬都尉在側，素以酒稱，命與之角飲。帝大笑，賜錦衣名馬。（元史吾也而傳）

酒地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胸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譽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爲一夜。按紂以酒爲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爲林，因謂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地，因以爲池，釀酒積糟，因以爲丘。懸肉似林，因言肉林也。（論衡）

狂花病葉

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據狂花，渴病葉。飲流謂目睡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又酒徒謂不飲者歡場之害馬。（醉鄉日月）

曾榮

曾公榮，偉儀雄幹，善飲喜啗，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筒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桶中，乃邀公飲，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蠶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舉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異林）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鄧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為也。（神仙傳）

雞舌香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雲仙雜記）

酒神

酒席之士，九吐而不減其量者為酒神。（雲仙雜記）

漱口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續博物志）

一石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粗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升。今酒之至醕者，每秣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升。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夢溪筆談）

百盞

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張安道所困。梅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卽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也。（東坡飲酒說）

黃州酒

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黃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便稱爲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

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杯滿釀。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纔微醺耳。（明道雜誌）

石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於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醜。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醜者多至於十五六。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石林四筆）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卽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漑漑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杜陽雜編）

醉時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常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蓋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蓋，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蓋，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蓋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茗溪漁隱叢話）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晉周顛飲酒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醒。前燕皇甫真飲石餘不亂。後魏劉藻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北史柳謩之飲一石不亂。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酒七八斗。（續鷄肋）

飲酒有定數

酒有別腸，非可演習而能。傳記載元載聞酒卽醉，一人取針挑其鼻間，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出之能飲。」試之，果飲之二斗。七修載南陽胡長子，素不能飲，夢神授以酒藥一丸，吞之，遂日飲數百盃不醉。又學圃識餘載：浙有儒生，夜宿神廟，神留飲，生辭以素性不飲，神乃命吏取生文簿驗之，果無酒腸。取朱筆於簿所圖形像，爲畫酒腸一條，命第飲此。生在席飲至一壺不醉，後遂能飲。乃知酒量實天所定，不可強。

也。(堅瓠集)

曾陳侑善飲

永樂朝有夷使善飲，舉朝無能勝者。或言曾學士棨，成祖遂召與飲。竟日，夷使已醉，而棨穆然無酒容。成祖聞之曰：「只這酒量，亦可作我朝狀元。」七修載寧波陳敬宗，性善飲。一日召宴，預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令內侍隨其後以觀。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又孝宗朝，藍州侑武人輸粟入京師。時西陵侯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復罄一缸。真可謂酒有別腸也。

酒評

袁中郎既爲觴政，復與方子公輩以飲戶相角，因爲酒評：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竭。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唱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着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跟衆。(堅瓠集)

南極仙翁

白鶴外史：盛大有（年）吳下，弈手第一。遊昆陵，有扶乩請仙者，仙至，盛請對弈。局未半，仙云：「我已負一子半。子奔誠高，我將往邀仙輩中更高者來。」乩即寂然。盛乃率已意填補，果已勝一子半。少頃，又一仙來對弈，奔畢，盛負一子半。仙稱盛弈，人間第三手也。盛問仙是天上第幾乎，仙曰：「猶是第七手耳。」問何仙最高，曰：「惟有南極仙翁，天上無對。」雜紀載南極仙翁曾在宋元祐時降靈汴京，酒肆與人豪飲，酒量無敵。是仙翁基力酒量，兩擅其勝矣。（堅瓠集）

酒蟹

漱石閒談：金睢鄧某，以素封冠其鄉，善飲啖，每飯米五升，豚肉一肘，鵝鷄鴨各一隻，雜俎與酒不計，大約一飯須數十斤，日必重餐。遇逋負者，能具豐饌享之，輒焚其券。有佃戶負其租數多，治具召之，鵝爲貓所食，即殺貓以充雜俎。鄧以爲甘而食之，此後即不能多食矣。識者謂其腹有肉鼠，鼠見貓即死，故不能多食也。常聞能飲者，腹有酒蟹。則善啖者有肉鼠，亦無足異。肉鼠酒蟹，可爲的對。（堅瓠集）

善飲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顛之輩，未有逾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第一高陽矣。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即足以稱豪矣。以

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燾，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見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尙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百杯，與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疊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五雜俎）

易醉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微醺都醉。當由左臂作楚，神氣不足以堪之邪？吾寓清暑中，多卯飲，飲常五合，陶陶而已，今何爲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飲宜削耳。倩語我，風日甚新，因移席庭間，昏然便睡。聞鶉噪聲，內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衰乎？吾衰乎？壬子十月記。（梅花草堂筆談）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卽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飲數百盃未醉，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

如是。益信其天分也。（七修類稿）

蜂腰

紀文達會試時，出孫端人宮允人龍門下。孫豪於酒，嘗憾文達不能飲，戲之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及公典試，得葛臨谿太史正華，酒量冠一世。公亟以書報孫，孫覆札云：「吾再傳而得此君，聞之起舞。但終憾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詩場酒社，諧謔風流，令人慨慕。（郎潛紀聞）

酒仙

盧西寧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今世說）

銀瓢

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睢陽司氏，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寢甚。時漏下三鼓，會買靜子服龍衣，駕鹿車，自百里外至。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今世說）

日可三升

張敎庵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興至，蒲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搥鼓奏伎，奮輿激昂，大噉不止。（今世說）

願

盛此公嘗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嫗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讀南華秋水篇。（今世說）

張開鶴

張開鶴性簡嗜，嗜飲，多少進輒醉，醉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懸之素壁，忽發香滿室中。陸異之，因額其處曰蘭堂。（今世說）

酒人巨量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懼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為矣。在京師日，聚同時酒人，分曹較量，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零觀，莊書田，楷，繆湘，荒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泉，司寧，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崙，徐侍郎，石溪，逢，震，顧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尚，書爾，訥，案，侍，郎，琳，亦一時之雄。（茶餘客話）

徐林鴻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僞真，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其大戶，出蠶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燕下鄉陸錄）

陳幼呂縱飲

上元陳幼呂名昭，喜爲詩，豪於酒。每與彭警庵所劉西廷戲縱飲連日，輒以巨甕盛酒，用大觥，狂飲之。飲酣，嘗同登故王城紫金山，口占爲詩，慷慨懷古。且曰：「吾輩皆少孤，值困苦，不獲以文業自振，繼前人光，然利人濟物之心未忘也，科名付諸兒曹可耳。」（清稗類鈔）

郭虞鄰放浪於酒

卽墨郭虞鄰處士廷翼爲副都御史琇之子，無貴介習，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讀之，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爲一隊，座客以次角。嘗製酒牀，出飲他家，則昇牀以隨。日暮大醉，昇而歸，以爲常。（清稗類鈔）

吳穀人沃人以巨觥

吳穀人祭酒錫麒，洪量無偶，方爲諸生時，居杭州山山兒巷。值獻歲，列酒甕無算，招朋痛飲，竟晝夜而酒未罄，乃昇至門外，人過其門，以巨觥沃之。能飲者去而復來，不能者至委頓乞免。（清稗類鈔）

夏薪卿自放於酒

錢塘夏薪卿通守曾傳，策仕吳門，以方心淡面，弗諧俗好，益頹然自放於酒。偶還里門，入鐵花吟社。未幾，歿於吳中，生平善飲。吳與金彥翹亦大戶，多蓄酒器，有犀角鼎，極精妙。嘗會飲，薪卿已醉，彥翹謂之曰：「能再盡三鼎，卽以鼎贈君。」遂引滿者三，懷之以歸，因自號醉犀生。（清稗類鈔）

劉武慎好汾酒

劉武慎公長佑，在官勤懇，治事接賓客，未嘗有倦容。而好飲，且必汾酒，嘗獨酌，一飲可盡十餘斤。左手執杯，右手執筆，判公牘，無或訛。或與客會飲，雖不揖戰，而殷勤勸盞，讌畢客退，仍揖讓如儀也。（清稗類鈔）

姚春蓬雄於酒

浙人姚春蓬，名慶恩，張勳果公妹婿也。以諸生官河南知府，旋從勳果於塞上，雄於酒，量可一石。有贈妓句云：「江東無我誰能酒，香國除卿不算花。」（清稗類鈔）

王步光飲後寡言

王步光，名琮，常寧人，豪於飲。飲後，輒慎訥寡言。（清稗類鈔）

王元瀚升席較酒量

王漸，字元瀚，臨江人。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爲樂，而家產益落，其父兄患之。

漸於是聚書數千卷，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輒終身不忘。比三年，作爲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耆宿，始大驚，皆不信爲其自作也。既而遊金陵，金陵富豪王氏，聞漸善飲，白下有道士亦能引無算爵，爲設席，要道士共酌，以觀其量。卽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之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漸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道士強飲至半，謝不勝。漸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衆乃歎服。漸每麻履布袍，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登堂，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士大夫知其才，皆畏敬之。（清稗類鈔）

董小宛罷酒嗜茶

冒辟疆既納董小宛爲姬，及殞，辟疆憶之，嘗告人曰：「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芥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鑿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眞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清稗類鈔）

屠修伯寒夜獨飲

道光某歲春，杭人陳季竹與程拜五同讀書於西湖靈隱之白衲庵。屠修伯，饒尹乘，亦詣焉。與拜五初未

相識，居既久，因得與之寄情觴詠，放浪乎龍泓鷺峯之間。季竹故不善飲，而性好人飲，拜五飲甚豪，而爲人樸厚有真趣，至醉不亂，始識其爲酒人也。修五未入山之前數日，有李蔭人者，亦以遊山至庵，與拜五痛飲而去。及夕，修伯歸，寒夜獨飲，乃作詩以懷之。（清稗類鈔）

禍亂

齊惠樂高氏

昭公十年，齊惠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余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左傳）

易內

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左傳）

伯有

襄公三十年，鄭伯有肴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驪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

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左傳）

酒池糟隄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通鑑前編）

子反

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勿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怒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棄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韓子）

趙盾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史記晉世家）

醒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勤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晏子）

弦章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晏子）

無禮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因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以力爲政，強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湏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

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晏子）

無禮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遺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韓詩外傳）

桀紂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

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

范昭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醉。范昭曰：「請君之乘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飲之。晏子曰：「微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說苑）

藥酒

蘇秦見燕王曰：「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僞而乘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史記蘇秦傳）

彝酒

紹續味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韓子）

長夜飲

魏公子無忌，破秦軍，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史記信陵君傳）

灌夫罵座

夫爲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酒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酒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尙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酒駕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

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適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適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適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適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皆得乘市罪。（漢書灌夫傳）

班伯

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婢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

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酒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謠言。」（漢書敘傳）

酒亡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蝕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曰：『湛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漢書五行志）

劉玄

玄字聖公，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注：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徵飲。賓客醉歌，言朝享兩郡尉，游徵後來，用調羹味。游徵大怒，縛捶數百。）更始爲天子，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後漢書劉玄傳）

宋遷母

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風俗通）

呂布

布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壅圍之，樂沂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耶！」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乃降。（後漢書呂布傳）

虞翻

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避。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三國吳志 虞翻傳）

張昭

孫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右都督。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

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其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三國吳志張昭傳）

王蕃

孫皓初，蕃爲常侍。甘露二年，丁忠使督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殿下斬之。（三國吳志王蕃傳）

韋曜

孫皓卽位，曜爲侍中。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語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三國吳志韋曜傳）

賀邵

邵會稽山陰人。孫皓時爲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有曰：「昔高宗思佐，夢

竊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三國吳志賀邵傳）

周顛

顛爲尙書左僕射。帝譙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顛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於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尙書紀瞻，置酒請顛及王導等。顛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顛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顛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廬而死。（晉書周顛傳）

劉曜

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石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

爲瑒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懷重門之盟，不_レ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於河南承靡，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於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人足令老叟數之。」（晉書劉曜載記）

苻生

生卽僞位，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後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晉書苻生載記）

祖台之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君須復飲，不廢止之，將不獲已耶？通人達士，累於此物。」（晉書馮跋傳）

晉孝武帝

帝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晉書孝武）

帝紀)

呂纂

纂僭卽天王位，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晉書呂纂載記）

陳詠之

竟陵王誕在石頭城。陳詠之蒙誕采錄隨從，恆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竊逆，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宋書文五王傳）

常山王

常山王遵好酒，坐醉亂失禮，賜死。（魏書詔成子孫傳）

盧元緝

元緝凶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魏書盧元緝傳）

李會

元護子會，除宣威將軍給事中，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魏書李元護傳）

高孝瑜

河南康舒王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杯，勸汝於鄴酌兩杯。」其親愛如此。後余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杯，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北齊書文襄六王傳）

煬帝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孝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歎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弑，即遭春之應也。（隋書五行志）

申漸高

漸高優人。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託俳優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陸游南唐書申漸高傳）

申漸高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百年長壽。」魏意烈祖宴，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久之，申漸高乘談諧，併而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江表志）

朱秀才

朱秀才遂寧府人，度餘舉進士，有楊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叢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叢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卽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北夢瑣言）

王曦

王審知子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乘酒者，輒殺之。諸子繼乘酒，并殺其替者一人。（五代史閩世家）

劉玠

劉隱弟隱，玠子玠立，不能任事，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其弟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爲荒恣，陰遣陳道庠養勇士，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等隨至寢門，拉殺之。洪熙改名晟，既弑玠，遂自立。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曰：「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五代史南漢世家）

郭威

太祖姓郭氏，名威，爲人負氣好使酒。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五代史周太祖記）

陳亮

陳亮才氣超邁，落魄酒醉，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聞。事下大理，亮諍服爲不軌。孝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亮遂得免。（宋史儒林傳）

禍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於盃，注於腸，善惡喜怒交矣。禍福得失歧矣。倘夫性昏志亂，膽服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平日不容爲者爲之。言騰煙焰，事墮穿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清異錄）

賜酖

金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詩，出外爲女傅。康熙間，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園中，極珠簾玉屏之麗。出拜兩姝，容態絕世，與之語，皆吳音。年十六七，學琴學詩，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年之女，尙未侍寢於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紅，問之，曰：「堂上夫人賜飲。」隨解衣寢，未二鼓，從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啾啾不可辨，顛仆片時，七竅流血而死。蓋夫人賜酒時，業已酖之矣。姚母踉蹌棄資裝，卽夜逃歸。常告人云：「二女年長者尤可惜，有自嘲一聯云：『量淺酒痕先上面，興高琴曲不和絃。』」（隨園詩話）

吳趼人縱酒自放

南海吳趼人年四十，浪跡燕齊，旣鬱鬱不得志，適縱酒自放。每獨酌大醉，則引吭高誦史記游俠傳，鄰舍婦孺恆竊窺而笑之，卒以沉湎致肺疾。返滬三年，日從事於學務，心力交瘁，病益劇，而縱飲如故也。一日，遨游市上，途遇其友某，遽語之曰：「吾殆將死乎？吾向飲汾酒，醴醴有味，今晨飲，頓覺棘喉刺舌，何也？吾祿其不永矣。」某慰藉之，掉臂不顧，徑回舍，跌坐榻上，微吟陶靖節詩「浮沉大化中，不戀亦不懼」二

句聲未終而目瞑矣。（清稗類鈔）

器用

琉璃盃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世說新語）

銅器

漢章帝西巡，得銅器於岐山，似酒尊，詔在道晨夕，以爲百官熱酒。（宋書符瑞志）

三雅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三升。又設大鍼以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鍼刺驗其醒醉，是醜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宴飲，松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史典論）

簡雍

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罪。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三國蜀志簡雍傳）

鵲尾杓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朝野僉載）

蛇影

廣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晉書樂廣傳）

卓莢樹杯

葛仙翁斬卓莢樹爲杯，以盛酒，酒味益妙。（神仙傳）

何點

求弟點，少不仕。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不屈，非吾所議。」遺點鬻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南齊

書何求傳)

白虎樽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敕原其罪。(南齊書五行志)

酒租

永元三年，拜愛妃潘氏爲貴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南齊書東昏侯紀)

沙門

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驕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使室，見大有弓矛矜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魏書釋老志)

碧筍杯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鄧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喻之名爲碧筍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酉陽雜俎)

祖斑

文宣爲并州刺史，署斑開府倉曹參軍。斑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斑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太君令飲酒者皆脫帽於斑髮上得之。（北齊書祖斑傳）

黍酒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中說天地篇）

朱提瓶

回紇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鐐盤。回紇數千人飲畢，尙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尙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破南隴鶻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唐書回鶻傳）

酒窟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罇，鋪一甌酒，計甌約五萬枚。晉曰：『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

已。」（醉仙圖記）

蓬萊蓋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蓋，海川螺，舞仙，瓠子卮，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棹。蓬萊蓋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蓋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蓋外。（逢原記）

醒酒花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潤肺。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豔。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開元遺事）

常持滿

汝陽王璿，家有酒法，名甘露經。飲葉靜能，靜能曰：「有一生徒能飲，當令來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暉之道，飲以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甕。（河東記）

王璿

汝陽王璿，取雲夢石，斲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醉仙圖記）

洞天瓶

號國夫人，就屋梁上，懸鹿腸於半空，筵宴，則使人從屋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注於盃中，號「洞天聖酒將軍。」又曰「洞天瓶。」（雲仙雜記）

鳩杯

肅宗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鳩杯。祿山將飲，會燕銜泥墮杯中，祿山疑，乃不飲。（珍珠船）

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名鬱，而蓋勢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略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資暇錄）

油囊

白氏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船以百十油囊，懸酒炙，沈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進之，藏盤筵於水底也。（窮幽記）

酒胡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悵惆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個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仁，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

酒胡名酒胡。」（摭言）

玉杯

張易爲太子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陵人。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南唐近事）

酒池

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廟記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行舟於池中。池北起臺，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常欲夸羌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西征賦云：「酒池監於商辛，追覆車而不悟。」（三輔黃圖）

豐侯

射爲鬪爵，名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因戴盃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罍負缶，自優於世，圖形戒後。」（三禮圖）

白蓮花盞

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間坐。妻以

左右手，掬酒以飲，卡繪謂之「白蓮花盞」，可謂善體物者也。（墨莊漫錄）

銀瓶

別兒怯不花爲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元史別兒怯不花傳）

金蓮杯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嫩盞。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蘸葡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泄不勝嬌，剗踏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疎狂，有自來矣。（輟耕錄）

解語盃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筩遠甚。余因名爲解語盃，坐客咸曰然。（輟耕錄）

酒價

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沽一斗」，又「輕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芥隱筆記）

酒價

丁謂參知政事，真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矚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學齋咕嚕）

玉盤酒器

王可交棹漁舟入江，遇一彩舫。有道士七人，玉冠霞帔，侍從十餘人，鬢角雲鬢，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呼可交上舫，命與酒吃。侍者瀉酒於尊，酒再三不出。道士曰：「酒靈物，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命也。」一人曰：「與粟吃。」俄取二粟與之。其粟青亦有光如棗，長二寸許，嚼之有皮，非人間之粟，肉脆而甘。可交食粟之後，絕穀運靜，若有神助。（五色線）

酒具

山徑兀，以蹇驢載酒，詎容毋具，舊有偏提，猶今酒甌，長可尺五而扁，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爲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祇衣纍直褹，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負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擔，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省矣。唯酒杯當依沈制，用銀器。（山家清事）

玉盞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能寶愛。開燕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厚德錄引劉斧翰府名談）

鼻飲杯

南邊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餅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慮也。（桂海虞衡志）

牛角杯

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桂海虞衡志）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奠杓，無何，改爲注子。其形如罍而蓋嘴，柄其背。元和中，貴人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之。目曰偏提。（續事始）

酒籌

古人飲酒擊博，其筭以牙爲之，長五寸。筭頭刻鶴形，謂之六鶴齊飛。今牙籌亦其遺意。唐人詩云：「城頭稚子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則今人催花猜拳，唐時已有之矣。（堅瓠集）

金叵羅

桐下聽然載：明某某二相公侍講筵，咨詢既久，上顧小黃門：「先生們甚勞，」命賜酒。內侍出二金叵羅，甚大。杯中鑄字云：「門下晚生某進。」某者，相公名，蓋以媚巨璫沒入之物也。二相慚懼，叩頭趨出。上目之而笑，未數日，予告，亦媿於金錢，辱於撻市矣。（堅瓠集）

飲器

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爲器以飲，故註者多謂洩便器，如虎子之屬。惟劉氏註云：酒器。集覽正誤以爲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謂之觴，非酒器而何。又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爲飲器者，其飲血盟，若洩便器，則不可盛血。

飲矣。（堅瓠集）

犀角酒斗

葉聖野先生齋，有犀角酒斗，傍刻魁星像，右手執銀而失筆。坐客偶言，試官受財，魁星祇以銀錠効用。朱雲子先生風，卽席賦沁園春詞曰：「咄斗魁公，何事懷金，投筆歸來。怪日居角亢，守他金庫，奎臨財帛，趕上銀堆。路鬼擲揄，波臣憔悴，豈是文章竟躓哉。歎毛錐子，見孔方兄至，那敢推排。空教氣湧如雷，任塊壘澆他三百盃。有王圖先達，吳融負屈，劉蕡下第，裴李高魁。銀氣衝天，管花落地，倒却西園文雅臺。但準備，得腰纏萬貫，穩取三台。」（堅瓠集）

酒旗

韓非子云：「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唐韻謂之帘，或謂之望子，水滸傳有「無三不過望」語。宋竇革酒譜，有帘賦，警句云：「無小無大，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堅瓠集）

軟金盃

金明昌初，有劈橙爲軟金盃者。章宗賦生查子詞曰：「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盃。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堅瓠集）

鞋杯詞

瞿士衡飲楊廉夫以鞋盃，廉夫命宗吉詠之，卽作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受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袴，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以呈廉夫，大喜，命侍妓歌以侑觴。（堅瓠集）

鞋盃

許少華鞋盃詞云：「借足下權爲季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兒大。鸚鵡鸞鷺總讓他，把一個知味人兒醉殺。」（堅瓠集）

鞋盃詞

嘉靖中，臨朐馮汝行惟敬，少負才名，領鄉薦，知涑水縣，改教潤州，遷保定府通判。因仕不得顯秩，骯髒歸海濱，以文酒自娛樂。作鞋盃詞曰：「高擎綵鳳一鈎香，嬌染輕羅三寸長，滿斟綠蟻十分量。竅生生，小酒囊。蓮花瓣露瀉瓊漿。月兒牙，彎環在腮上，錐兒橢圓在手掌，筍兒尖簽破了鼻梁。筍兒尖簽破了鼻梁。鈎亂春心，洗徧愁腸。抓轆轤滾下喉嚨，周流肺腑，直透膀胱。舉一盃恰像小脚兒輕蹺，肩上一口好疑妙人兒吮乳在胸膛。改樣風光，差意珍藏。切不可指甲兒掐壞了雲頭，口角兒漏濕了鞋幫。」詞頗切

當惜不使廉夫見之也。（堅瓠集）

瓶經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瓶之僞也。昔人謂借書還書，皆佐以一瓶酒。瓶，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黃山谷致詩胡朝清：「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鷗開鎖魚。」東坡和陶詩：「不持兩鷗酒，肯借一車書。」按師古云：「鷗，夷革囊以盛酒。」鷗，瓶字，蓋通用者。酒器又有名經者，小瓶細頸，環口修腹，以酒貽人，則云「酒一經，酒二經」。有人餉人酒東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爲東帶出肅之，乃五小瓶酒耳。李君實飲酒詩有「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掛五經」之句。（堅瓠集）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堅瓠集）

判子詩

北京宣武門外歸義寺，士大夫送行之地。嘉靖中，刑部郎中蘇志舉，餞客至寺，壁間有李鎮所畫判子圖，乃脫靴爲壺，令一鬼執而斟之，一鬼於判後竊飲。蘇戲題詩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裏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都城外更如何！」時光祿少卿高東谷與蘇善，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

重，求爲解之。」高次日告於蘇，蘇告以歸義之故，相笑而去。夜復夢綠衣曰：「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爲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拉蘇至歸義。蘇復題云：「蟠桃頻竊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高復夢綠衣來謝云。（堅瓠集）

偏提

偏提，卽注子，唐改曰偏提。據說郛云：猶今酒甕。（天祿識餘）

衢尊

尊，酒器也。六尊爲衢。（天祿識餘）

酒器名

五代僞閩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爲雙筒，謂之「文尊」。（天祿識餘）

素書倚酒

太宵經云：朱仲嘗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置酒。（天祿識餘）

墟

文君當爐，虛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壙，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煨爐，故名，非溫酒壙也。（眉公羣碎錄）

九尾觥

秦興季御史家有古玉觥，質如截肪，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赤，觥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爲鬼工。（池北偶談）

祥酒帘

長白祥藥圃雜，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村。」都下盛傳，呼爲「祥酒帘」。（兩般秋雨菴隨筆）

霧酒缸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霧酒缸，可與覆醬瓿作的對。」（兩般秋雨菴隨筆）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筥爲最雅，鞋盃則俗矣。魏國夫人，以鹿腸懸於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爲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詔事卞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盞」，抑何無

恥（兩般秋雨菴隨筆）

銀杯

孫雨人學博同元，家藏宮僚雅集酒器，以白金作盃，如梅花形，重二十八兩有奇，外界烏絲，內鑄諸公姓氏，名號爵里於底，以量之大小分屬焉。首湯潛庵斌，河南睢州人；次沈繹堂荃，江南華亭人；次郭快圃荃，直隸清苑人；次王昊廬澤宏，湖北黃岡人；次耿逸庵介，河南登封人；次田子淵喜霖，山西代州人；次張孰復英，安徽桐城人；次李山公錄予，順天大興人；次朱卽山阜，浙江山陰人；次王阮亭士積，山東新城人；共計十事。（兩般秋雨菴隨筆）

露尊

徐大文名林鴻，海寧人，大學士益都馮公客，佳山堂六子之一也。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薦，後歷游南北，爲大府主章奏。客貴州時，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相張公同儼祠，爲作神絃，迎送至曲，主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鐵笛歌焉。曲終，苗童矜女，皆感慨泣下。大文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出露尊，貯酒可容一斗，酌大文。大文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大文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大文善爲詩，婉麗近齊梁。卒時年六十有九，其葬也，朱錫鬯銘之。（初月樓聞見錄）

玉甕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勅置廣寒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爲醬甕。有工部侍郎三和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上，仍置故處。純皇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廷臣廣和以鄭虎文之詩爲最，其詞曰：「天啓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覩法宮寶，伏讀睿藻心爲摹。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宵突浮圓荷。刻劃類鑄象鼎物，長風蹴踏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睖眊騰鼃鼃。陽冰不冶陰火間，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鏟削運鬼斧，或巨靈掌吳剛柯。吾思此玉當在璞，魄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含胚太極，潤及草木輝巖阿。原爲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襲白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媿媿。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訛。於時恭承陛下聖，萬方貢獻聲猗那。人無遺賢物鮮棄，希世寶肯終烟蘿。熊熊龍氣光燭夜，乃迹而得歸搜羅。轉勅內府輸朽貫，千金易致駟馬馱。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金甌無傾陂。龍翔鳳羣發天唱，四十八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遇，委棄道院歲已多。冬菹實腹泥沒足，學士憑弔咨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義娥。甄幽拔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貴况奇士，努力明盛無蹉跎。」（嘯亭雜錄）

成窰酒杯

成窰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粧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鷄窰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鷄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闔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鷄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稱芳草鷄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酒器，皆鷄冠花下子母鷄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茶餘客話）

杯視之始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於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茗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幸，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製手，取樸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樸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崔大奇之，爲製名而詞於賓友，人人以爲便，於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青郾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樸。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茶餘客話）

酒經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至是酒五餅爲五經也。（羣碎錄）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鞋織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養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漕之醜，可似引滿香尖時否？（敝帚齋餘談）

妓以金盞飲盛心壺

布衣盛心壺，性倜儻，工詩善書。有某名妓慕其名，以秋柳畫扇索題，題二句云：「腰瘦那堪迎送苦，眼枯都爲別離多。」妓大歎賞，願以終身許之。是夕，留髡暢飲，杯盞皆金製，酒酣眼熱，以一盞置於懷。妓覺之，太息良久，爲之惋惜者再三，終身之願乃寢。（清稗類鈔）

汪槐塘與宴於端華堂

乾隆甲申，杭州有集里中同康熙甲申生者六人，宴於端華堂。錢塘汪槐塘上舍沆與焉。酒半，出順治紀元所製銀杯，命後甲申所誕哲嗣，奉以壽客，肇舉齊年之會。遠希會昌元豐諸老之高風，甚盛事也。槐塘

有詩，用以紀實。詩云：「粉榆五老衡宇鄰，過從步履不隔旬，惟予糠粃玷後塵，柯山居士齒冠倫，一麾出守猶逡巡，諸公袞袞佩印紳，甘棠之碑樹嶙峋，政成過歸狎釣綸，宰官偶現遨頭身，比部心懸鶴髮親，遺榮一疏蘭陔循，暇續八社羅衆賓，登堂拜母展華茵，小同掛客詞恂恂，同年先後齊甲申，改簾擊出鑿落銀，紫芝煥煥爛若新，開國祀元第一春，良工製巧銘詞諄，觴行疾若下阪輪，插芳咀甘殺迭陳，笑言和憚音叩鐔，竹溪人物遜此辰，方今聖治被八垠，緬曾行見隸僕臣，詠歌太平娛夕晨，山屏水鏡湖之濱，篔簹栗杖莫憚頻，歲寒令德保松筠，嘉會勿替耄耋臻。」（清稗類鈔）

諫誠

郭舒

劉弘牧荊州，引舒爲治中。弘卒，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詎言我醉！」因遣搢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晉書郭舒傳）

李雄

雄僭卽帝位，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丞相楊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酣也！」

（晉書李雄載記）

周伯仁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世說新語）

王茂弘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世說新語）

陸玩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玩笑曰：「戢卿良箴。」（世說新語）

王綰

綰除晉陽令，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綰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綰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北齊書王綰傳）

毀杯

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北齊書孝昭紀）

高浚

永安簡王浚，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見銜。（北齊書高祖十一王傳）

高德政

德政遷尙書右僕射，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其若太后！其若太后！」帝不悅。（北齊書高德政傳）

宇文護

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顯之少子也。天和七年，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旣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

曰：「以此諫太后。」議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踏於地。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周書晉蕩公護傳）

李綱

綱拜太子少保，上書太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基間。」太子覽書不懌。（唐書李綱傳）

李景伯

懷遠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回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舊唐書李懷遠傳）

准勅斷酒

安祿山受帝睦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宴召，欲沃以巨觥，祿山卽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開元遺事）

陽城

陽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出。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

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德宗召城，拜右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慮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漫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闕言。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唐書卓行傳）

李嗣昭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五代史義兒傳）

馮道

明宗問宰相馮道：「虛價近日喫酒否？」對曰：「價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北夢瑣言）

滕中正

中正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蓋示羣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羣臣上壽，酒三行，上目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羣臣更舉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宋史滕中正傳）

張詠

詠爲御史中丞，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宋史張詠傳）

薛奎

奎歷參知政事。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宋史薛奎傳）

王曙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宋史王曙傳）

唐三藏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齋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况有四耶！」（艾子雜說）

岳飛

飛死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宋史岳飛傳）

金熙宗

皇統二年五月癸巳，不視朝。上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金史熙宗紀）

完顏勛

勛拜平章政事時，上日與近臣酉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勛上疏諫，乃爲止酒。（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勛）

大氏

海陵母大氏，曾爲皇太后。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於武德殿，大氏歡甚，飲盡醉。明日，海陵使中使奏曰：

「太后春秋高，常日飲酒不過數杯，昨見飲酒沉醉，兒爲天子，固可樂，若聖體不和，則子心不安，其樂安在。至樂在心不在酒也。」（金史后妃傳）

徒單貞

徒單貞正隆二年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爽、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爲天下主，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爲安武軍節度使，京爲灤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金史逆臣傳）

完顏昂

昂在海陵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而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聞者稱之。（金史完顏昂傳）

徒單克寧

克寧拜右丞相，上使徒單懷忠諭之曰：「凡人醉時醒時，處事不同。卿今日親賓慶會，可一飲。過今日，可勿飲也。」（金史徒單克寧傳）

完顏守純

荆王守純拜平章政事，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爲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爲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今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金史宣宗諸子傳）

耶律楚材

楚材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撤合里者邪！」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元史耶律楚材傳）

伯顏

伯顏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元史伯顏傳）

脫脫

木華黎子速渾察，速渾察子撒蠻，撒蠻子脫脫，幼失怙，稍長，直宿衛，世祖親誨導，以嗜酒爲戒。成宗卽位，其寵顧爲尤篤，常侍禁闈，出入惟謹，退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卽痛懲之。」帝聞之喜曰：「扎剌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卽拜資德大夫。（元史木華黎傳）

拜住

拜住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元史拜住傳）

脫脫

永樂八年十月，忠順王脫脫沈湎於酒，陵辱朝使，遣指揮毋撒等戒諭之。（大政紀）

切諫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尙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輟耕錄）

譚瑩

南海縣志譚瑩傳，載程侍郎甚奇，附錄之。瑩素善飲，疾病不去杯杓。或箴以酒，非攝生所宜，瑩笑曰：「酒者天之美祿，古人所以享食高年，豈殺人物，况壽算天定，吾犬馬齒當踰古稀。」或曰：「何以知之？」瑩曰：「壬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按侍郎名恩澤。以道光壬辰爲廣東主考。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極盛，衰象將見。此後廿餘年，亂從粵東起。再十餘年，亂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劍，亦精於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相問難，不覺懨懨。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隨諦視座中人曰：「都不及見矣。及見者，譚君玉生耳。」後五年，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物故殆盡，惟我獨存。今年過耳順，酒亦何損於人哉！後譚果七十二始卒。（郎潛紀聞）

早散

杭州吳山，有售祕法者，一人以三百錢購三條，曰：「持家必發，」「飲酒不醉，」「生蟲斷根。」固封慎重，而與之云：「此訣至靈，慎勿浪傳人也。」歸家視之，則曰：「勤儉，」「曰：「早散，」「曰：「勤捉，」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終無能詰難也。（冷廬雜識）

飲酒戒惡習

俗語云，酒令嚴於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衆奉命唯謹，頓首聽命，恬不爲怪。陳畿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卽是客氣。不然，亦蠹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忼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畿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畿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敘，小飲。凌寒出門，小飲。衝暑遠馳，甚熱，不可遽食，小飲。珍醞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飲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壘無卜夜之賓，衢道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卽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茶餘客話）

張文襄戒酒

張文襄少時，耽麴蘖，醉後好爲狂言，聞者却走。醉甚，則和衣而臥，笠屐之屬，往往發見於枕隅。某年，其族兄文達公之萬，以第一人及第，文襄大恚，慨然曰：「時不我待矣。」自此遂戒酒不飲。（清稗類鈔）

禮俗

日暮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晏子）

厲劓

昭公九年夏，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觸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左傳）

立嫡

襄公二十三年秋，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

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檜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左傳）

告慶

晉既克楚於鄆，使卻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國語）

浮

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縑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鷲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曰：「君命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若夫弊車鷲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說苑）

衛靈公

衛靈公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史記樂書）

子思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常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乃至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孔叢子公儀篇）

楚王

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悅之，故醉，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魯君懼，乃歸之。（魯連子）

勸飲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孔叢子儒服篇）

荆軻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燕之處，士田光先生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史記刺客列傳）

大風歌

十二年冬，上破布軍於會伍，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高祖紀）

樊噲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而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饜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庭前。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漢書樊噲傳）

設醴

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卽帝位，立交爲楚王。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

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穉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使杵臼雅舂於市。（漢書楚元王傳）

任敖

敖封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傅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漢書任敖傳）

奉觴上壽

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預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勅

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漢書東方朔傳）

韓延壽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漢書韓延壽傳）

酒狂

寬饒爲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漢書蓋寬饒傳）

養牛上樽酒

隆上將軍印綬，賜養牛上樽酒一斛。（注：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爲下樽。）（後漢書劉隆傳）

養牛上樽酒

融領將作大匠，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後漢書竇融傳）

蔡邕

初，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後漢書蔡邕傳）

楊子拒妻

楊子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烈達禮，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嘗出飲酒，日晏，乃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元琮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有節，不至流濁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帥先諸弟也！」（益都耆舊傳）

鄭玄

袁紹邀飲於城東，必欲玄醉。時會者三百人，酣酒之後，人人進爵，玄飲至三百杯，秀眉明目，容儀溫偉。（鄭康成別傳）

曹植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注：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倡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三國魏志陳思王植傳）

曹植二

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悻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三國

魏志陳思王植傳)

偷飲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乃非禮，所以不拜。」（世說）

甘寧

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向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三國吳志甘寧傳）

凌統

統拜破賊都尉，與督陳勳會飲酒。勳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問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而折不爲用。勳怒，督統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勳乘酒兇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勳，數日乃死。（三國吳志凌統傳）

趙達

達治九宮一算之術，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三國吳志趙達傳）

諸葛恪

恪爲左輔都尉，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三國吳志諸葛恪傳）

顧雍

雍封陽遂鄉侯，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注：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甯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陪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

乃見遺。(三國吳志顧雍傳)

陸凱

凱疏有曰：「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醴，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三國吳志陸凱傳)

阮籍

籍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晉書阮籍傳)

劉昶

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

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晉書王戎傳）

王敦

敦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晉書王敦傳）

裴遐

秀從弟，綽子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裴秀傳）

胡母謙之

輔之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晉書胡母輔之傳）

自杖三十

庚衰事親以孝稱，父亡，作宮賣以養母。初，衰父誠衰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晉書孝友傳）

陸納

曠弟玩，阮子納，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餅。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酒一斗，鹿肉一柸，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晉書陸曠傳）

山濤

山濤酒後哺啜，折筋不休。（酒中玄）

先飲

晉海西令董助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助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賀之，老者失時，姑後。」（時鏡新書）

虞嘯父

譚孫嘯父，歷位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鱸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晉書虞譚傳）

小子

王蘊子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晉書外戚傳）

謝奕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安）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袴，在兄側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世說新語）

石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王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世說新語）

王恭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嘆曰：「人自量固爲難！」（世說新語）

郭珍

洛陽令郭珍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典論）

王敬弘

敬弘性恬靜，樂山水，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更引還，重申初讌。（宋書王敬弘傳）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爲長史，義真時居高祖憂，乃使左右臚酒炙車蓋，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宋書劉湛傳）

蕭思話

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宋書蕭思話傳）

劉義宣

南郡王義宣，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宋書武二王傳）

臧質

質爲輔國將軍，守盱眙。初拓跋焘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讓怒甚。（宋書臧質傳）

劉邕

穆之子邕之，邕之子邕。先是，郡縣爲封國，若自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欸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欸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欸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欸之因毀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宋書劉穆之傳）

茹法亮

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持。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較獵江右，遷白衣

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南齊書茹法亮傳）

蕭道成

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南齊書太祖紀）

沈文季

宋明帝立，文季爲黃門郎，領長永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齊國初建，爲侍中，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元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南齊書沈文季傳）

劉祥

祥爲冠軍征虜功曹，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亦有

不遜之語，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辭獄，鞠辭。祥對曰：「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汪答奉旨，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南齊書劉祥傳）

公私

琛起家齊太學博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譏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梁書蕭琛傳）

謝朓

朓字敬仲，齊隆昌元年，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朓內鬪止足，且實避事。弟滿時爲吏部尚書，朓至郡，致齋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梁書謝朓傳）

蕭介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梁書蕭介傳）

壽酒

大寶二年，侯景廢太宗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並齋酒餽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寢，崩於永福省。（梁書簡文帝紀）

梁宴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使與卿少時阻闕，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欲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茲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庾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其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願更以多慚。」（西陽雜俎）

行觴者

阮卓時有武威。陰鏗爲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

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陳書文學傳）

侯安都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隋書五行志）

胡叟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常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儒，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恆給祭者，以其恆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魏書胡叟傳）

郭祚

祚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魏書郭祚傳）

源懷

賀子懷，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魏書源賀傳）

李肅

順族人秀林，秀林族子肅，爲黃門郎，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爲有司彈劾，出爲章武內史。（魏書李順傳）

裴粲

叔業兄子粲，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醴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魏書裴叔業傳）

崔暹

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北齊書崔暹傳）

宋遊道

宋遊道在魏爲尚書令，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邊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北齊書酷吏傳）

高季式

乾弟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自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北齊書高乾傳）

李元忠

元忠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恆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蓑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北齊書李元忠傳）

王昕

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悅與府寮飲酒，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闔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北齊書王昕傳）

荀仲舉

荀仲舉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醫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時正疑是麀尾耳。」（北齊書文苑傳）

韋叟

叟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時人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叟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厚，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周書韋叟傳）

周宣帝

周宣帝卽位，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隋書刑法志）

虞慶則

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隋書虞慶則傳）

唐太宗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事，老人等遞起爲舞，爭上萬歲壽，上各盡一杯。（唐書太宗紀）

木人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朝野僉載）

楊再思

再思爲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舊唐書楊再思傳）

三辰酒

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史諱錄）

元德秀

德秀爲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扇輪，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唐書元德秀傳）

李嗣業

嗣業爲疏勒鎮使，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唐書李嗣業傳）

任迪簡

迪簡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醞。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醞，徐以它辭請易之。歸，絡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唐書任迪簡傳）

李泌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聞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忤色。（唐國史補）

醱醞酒

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遣使者賜醱醞酒。（唐書李絳傳）

崔咸

咸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表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

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根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白解，啣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啣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唐書崔咸傳）

罷職

太和五年九月，翰林學士薛廷老，李讓夷皆罷職。廷老在翰林，終日酣醉，無儀檢，故罷。讓夷常推薦廷老，故坐累也。（舊唐書文宗紀）

祭詩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雲仙雜記）

李茂貞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頤坐皆憤其無禮。（金鑾密記）

邀客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瓶二十。（放懷集）

林盧槩

後唐時，高麗遣其廣評侍郎韓申一來。申一通書史，臨回，召對便殿，出新貢林盧槩，面賜之。（清異錄）

李徵古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骨錄衙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泊見，乃寓宿季才。覺後，言於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饋酒一鍾，贈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南唐近事）

求臘酒

五代漢韋思守上黨，未嘗與賓佐宴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求臘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珍珠船）

邊歸謫

周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歸謫雖廉直，而性剛介，言多忤物。顯德三年冬，大宴廣德殿，歸謫酒酣，揚袂言曰：「至於一栴而已。」世宗命黃門扶出云。歸謫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村口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涉指斥，坐決杖配流，故歸謫語及之。翌日，伏閣請罪，詔

釋之，仍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宋史邊歸謐傳）

觥籌獄

荆南節判單天粹，宣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杯，多至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清異錄）

五經

陶人為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致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境人不達者，聞饋五經，束帶立於其門。（客退紀談）

必里遲離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羣臣部族射虎，少者為負，罰重九宴。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為羹，鹿舌為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禱釀。國語謂是日為「必里遲離。」九月九日也。（遼史禮志）

耶律賢適

應曆十七年春正月，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卮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醕酒以辱之。（遼史穆宗紀）

遼穆宗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宴於宮中，不受賀。己亥，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夕。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雷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甲申，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甌」，貯酒以祭天。（遼史穆宗紀）

致薦

重熙七年十二月，命日進酒於大安宮，致薦慶陵。（遼史興宗紀）

王著

著宋初爲中書舍人，建隆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宋史王著傳）

魏仁浦

仁浦宋初進位右僕射，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宴罷，就第，復賜上尊酒十石。（宋史魏仁浦傳）

劉鋹

劉鋹封衛國公。初，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鋹卮酒。鋹疑爲酖，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

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大慚，頓首謝。（宋史世家南漢）

李之才

太平興國三年春，光祿丞李之才坐擅入酒，邀同列飲殿中，除名。（宋史太宗紀）

孔守正

守正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一日，侍宴北苑，上入元武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遂釋不問。（宋史孔守

正傳）

周起

起爲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眞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宋史周起傳）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惟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

士第一。時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賦。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答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談苑）

郭承祐

從義子承祐，爲西上閣門副使，坐盜御酒，除名。（宋史郭從義傳）

李繼和

李繼和爲河北西路承受。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誼訴，亟闕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爲一盃酒，遂喪軀命乎？」衆悟，散去。（宋史宦者傳）

王詔

詔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積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宋史王詔傳）

劉几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行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

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石林燕語）

吳瑛

吳瑛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上書致仕歸，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宋史隱逸傳）

司馬溫公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才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迓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兩壺。行三十里，至張店鎮，乃古博巖故地，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後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硤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疇之書並撰。（懶真子）

范公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

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侍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趨命溫酒，大杯滿酌三杯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明道雜志）

三杯八棒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杯，如何？」漸發怒，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尙往來，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答遣之。（明道雜志）

東坡罰酒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師友談記）

韓玉汝

韓玉汝自言爲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識，聆其語似齊人。坐間序揖後，酒到輒盡。時酒行無算，

蓋空則酒來，不食頃，略已數杯，意似醺酣。玉汝獨念鄰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節片時，再坐，將起滿引，任醉無害，今萬一爲臺司所糾。朝士惕然云：「同院是何言！賢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喫！」隣不能堪，因復曰：「殿上主人，只爲你一個。」（畫墁錄）

朱康叔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耳。（道山清話）

小小

韓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初有繫於獄，其家欲脫之。世忠偶赴胡待制飲，因勸酒啓曰：「某有小事，告訴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卽以此妓爲惡，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玉照新志）

趙令巖

趙令巖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招令巖。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宋史忠義傳）

互送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問，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間，周彥約侍郎爲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却，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之後，朝廷卽立法制，近亦屢申嚴，終以互送，各利於己，不能革也。（清波雜誌）

饒餽

撫人饒餽者，馳辨逞才，少與劉史館相公沖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謁之。公視名紙，已顛顛不悅。生趨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幹，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潛過，須一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既聞不肯少留，遂開懷待之，問曰：「塗中無闕否？」生曰：「並無，惟乏好酒爾。」遂贈佳醞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幸其去。至未陽，密覘其令譽不甚謹，遽謁之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壺，乃兵廚精醞，仗某攜至奉贈，請具書謝之。」其令聞，以書爲謝，必非誑詐。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數刻間，釀金牛鍍曠之，瞥然遂去。後數日，劉公得謝醞書，方寢寐，已噓臍矣。（湘山野錄）

回道人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寶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蹀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

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甚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爲秉扇毆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雕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漚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

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啓闕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干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茗溪漁隱叢話）

青州從事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醜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茗溪漁隱叢話）

勸酒

予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危蜀公接伴契丹，勸酒隨便，禹見善請其故，曰：勸酒當以量也，若不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失禮節，亂性情，甚至於吁哇而後已。此殆不如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正其過而說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積善錄）

蘇易簡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國老談苑）

投轄

留客飲酒，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釋常談）

完顏元

皇統七年四月，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金史太祖諸子傳胙王元）

金世宗

大定八年正月，謂秘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朕於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金史世宗紀）

紇石執中

紇石執中遷充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刺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刺保，詔的決五十。（金史道臣傳）

阿剌兀思剌吉忽里

阿刺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鴈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爲部長。金源氏壻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太陽可汗，遣使來約，欲相親附，以同據朔方。部衆有欲從之者，阿刺兀思剌吉忽里弗從，乃執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時朔方未有酒，太祖飲三爵而止，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使還，酬以馬五百，羊一千，遂約同攻太陽可汗。（元史阿刺兀思剌吉忽里傳）

伯顏

成宗卽位，伯顏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元史伯顏傳）

鄭制宜

鼎子制宜，領少府監，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醴，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滄國太夫人。（元史鄭鼎傳）

謝讓

讓爲刑部尙書，仁宗卽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尙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翌日，讓謝。帝曰：「老尙書誠不飲也。」（元史謝讓傳）

傳)

拜降

拜降爲資國院使，母徐氏卒，遂奔喪於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罌，官給傳致墓所，以備奠禮。(元史拜降傳)

黃葡萄酒

至順元年春，木八剌沙來貢黃葡萄酒，賜鈔幣有差。夏，諸王哈兒蠻遣使來貢葡萄酒。(元史文宗紀)

菖蒲酒

二年春，諸王哈兒蠻遣使來貢菖蒲酒。秋，諸王搠思吉亦兒甘卜哈兒蠻駙馬完者帖木兒，遣使來獻葡萄酒。(元史文宗紀)

馬祖常

祖常拜御史中丞，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而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元史馬祖常傳)

一簞醪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餽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黃石公記)

胡椒酒

胡椒酒，古人於歲朝飲之。（博物志）

呼名而飲

以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其味甚薄。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隋書流求國傳）

虹

有虹食薛願釜中水盡，願輩酒飲之。虹吐金滿釜，因至豐富也。（異苑）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願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用前事也。（對雨編）

觴則

張莊簡悅致政歸田，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堅瓠集）

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水不乾當歸。若去遠，則燃香指至某所以爲限。一日，因筵聚，方三行酒，扈色欲遁。衆客覺之，譁曰：「扈君恐碍水隱影，香印過界耳。吾輩人撰新句一聯，奉酒一盃，庶得早歸不罰。」衆以爲善，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扈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燕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趁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繁遂巡水，時牽決定香。」扈連飲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謂使人曰：「夫人若怪歸遲，但道被水香勸酒留住耳。」（堅瓠集）

毛邊的對

嘉靖間，御史毛汝璜伯溫，公宴時，承差斟酒大溢。毛曰：「承差差矣乎。」邊廷實其時爲副使，應聲曰：「副使使之也。」相與大笑。四字上下各異音，天然的對。（堅瓠集）

紅友

鶴林玉露：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與禪秀才閒步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象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堅瓠集）

奴解客慍

見只編載：里有富人某，張具邀賓，意獨重一上客。顧衆賓皆至，上客不來，富人大慍，失聲云：「偏是要緊者不來！」衆賓不悅，各有去志。一奴在旁，知主人失言莫解，應聲出門，急向後廚，擔二上尊，從大門入，厲聲謂主人云：「要緊者來矣！」衆賓釋然，初謂爲酒也。此奴微言中解，亦黠矣哉。（堅瓠集）

迷魂湯

明代有一善人死，閻君邀飲。至則見爲筵者四，首爲僧，次爲道士，又次爲善人。主席則閻君也。坐定，閻君舉卮囑僧，僧合掌念佛，不肯飲。閻君亦不之強也。次及道士，道士拱手，亦不肯飲。次及善人，善人自念：「彼二人皆不飲，吾寧敢獨飲乎？」亦辭之不飲，如是其三。閻君起立拱手，向三人請行。三人以次行至一處，如井狀，閻君拱手向僧，請下。僧趺坐而下。次及道士，道士立而下。次及善人，不覺首先入井，及下，則已托生人間矣。自念奇異，祕而不言。長而求所謂僧道，杳不可得。後舉進士，例爲縣令，往吏部掣籤，見家

宰坐堂上，儼然冥中道士狀也。熟視再四，家宰忽呼曰：「汝在此乎？曾憶冥間事否？」曰：「憶之，特不敢言耳。」問：「曾見同席僧乎？」曰：「未之見也。」家宰曰：「我若見之，當以語汝；汝若相見，亦當語我。」時某掣得河南某縣令，到官後，謁藩王。王固冥間同席僧也，一見即驚喜曰：「汝來此乎？曾識我否？」曰：「識之。」王曰：「曾見同席道士乎？」曰：「即今吏部尙書某也。」觀此，則閻君之酒，乃俗所謂迷魂湯耳。

（堅瓠集）

醉學士歌

高皇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爲賦，召羣臣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鋪敘成章，詣東閣投獻。高皇親覽，評品高下。已而賜坐，勅大官進膳，內臣行觴。濂素寡飲，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頰，神氣遐漂，若行浮雲中。高皇笑曰：「朕爲卿賦醉歌。」侍御捧黃綾案，高皇揮灑如飛，成楚詞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嬈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擘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跄跄。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甲午午時書。」復命濂自述一詩。濂既醉，勉綴五韻，字不成行列。高皇命編修朱佑重書以遺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見一時君臣契合，共樂太平之盛。」濂拜謝。高皇更勅侍臣，應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承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奏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

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實云。（堅瓠集）

桃花仕女

西樵野記：景秦中，紹興上舍葛棠，博學能文，性豪放。築亭於圃，扁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自適。壁掛桃花仕女圖，棠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雅，日間重辱垂念，請歌詩以侑觴。」棠曰：「吾欲一杯一咏。」姬乃連咏百絕，棠沉醉而臥。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異而裂之。因錄所記憶者八首，餘皆忘之矣。「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三兩枝，欲插上頭還在手，偏從人間可相宜。」儼儼欹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裏自家搔鬢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閒看鴛鴦作對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游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靄靄，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花開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雲鬢，幾許幽情欲話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欄杆。」（堅瓠集）

罰飲

罰飲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檀弓「杜蕢揚蟬而酌師曠李調」，註，蟬，罰爵也。說苑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及「舉白浮君。」註：白，罰爵之名，浮，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白者，舉觴告白之意。陳後主令張貴妃等預製五言詩，令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諸書所載，罰飲之說甚多，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吳諺謂：「客來遲，罰三鍾。」未始無本。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罰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四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隆不能詩，罰依金谷酒數，是三斗。至杜少陵「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註引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爲證。（堅瓠集）

陳謔談諧

正統初，中官阮巨隊奉命至廣徵虎豹。陳謔官其地，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途。阮大恐，置酒謝謔。謔謂阮曰：「聞子非閩者，近娶美妾，其事然否？」阮請閱諸室。謔見羣罐，知爲金珠，伴問中有何物。阮曰：「酒也。」謔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堅瓠集）

胡梅林對

胡梅林宗憲，在浙招致諸名士，如徐文長輩，皆在幕中。一日，胡與一尊官周姓者，飲於舟中。執壺者偶失手，傾其酒。周忽出對云：「瓶倒壺（胡）撒尿。」蓋胡素有失溺之疾，故嘲之。胡一時無以復，左右急傳入

幕中，卽對就，私達於胡。及發船，故令舟人以柁作聲，胡乃曰：「吾有對矣。」柁轉舟（周）放屁。」對既工，適足答其侮也。（堅瓠集）

鄉飲濫觴

明高皇五年，鄉飲讀律儀式。訪年高有德，衆所推服者，禮迎上座。不赴者，以違制論。如有過而爲人訐發，卽於席上擊去其齒，從桌下蛇行而出，誠崇其禮而嚴其防也。年來不尙齒德，專取溫飽者，以克飲並不必赴，止設扁筵，遣官費送，以應故事，所以有鄉飲始末，大賓實錄之刻。請自今以後，遇賓筵大典，必延至明倫堂，分賓抗禮。則舉者不敢濫，而任者恐無有矣。（堅瓠集）

花酒

昔時有人欠某緞銀十兩，准酒三十罇，懼客索逋者。時值端午，某治具邀客，斟此酒酌客以介紹者。客見而訝之，作詩曰：「四時佳興又端陽，競渡爭看筵席張。豈意流霞成五色，似難邀月進千觴。客疑良藥攢眉飲，主若瓊漿笑臉嘗。汲盡必須洗盞酌，杯中滋味似糖霜。」（堅瓠集）

嘗酒

北人社前一日，親賓相會，謂是嘗酒。見宋忠獻安陽詩集自注。今京師喜筵宴會，每於未張筵前，恆釘小集，亦曰嘗酒。（天錄識餘）

慶成宴

明朝典禮中，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坐擁日華看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蓋紀實也。（天錄識餘）

天子避醉人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泥，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天錄識餘）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徵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於正月。（天香樓偶得）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詣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瑠璃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今人知有酎金，而

不知犀角珊瑚等之當金矣。（天香樓偶得）

壺口禁忌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明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爲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爲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爲俗忌，並不以口向，已失之矣。（天香樓偶得）

換茶醒酒

樂天方入關，齊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齋蘆葍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雲仙雜記引蠻
甌志）

祭詩以酒脯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雲仙雜記引金門歲節）

張時可

張時可揮金自喜，意有所愜，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爲閩寺參軍，未久懶罷，亦遊戲胡盧中矣。年來種秫釀酒，不樂城市。其鄉之人，喜就黑頭郎飲，而齒乃大豁。今日詣某語其故，頗用自恐。某曰：「剛強者死

之徒，君何用焉。」時可笑曰：「公乃自喜，吾存耶？」命酒更酌，刺缸載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梅花草堂筆談）

喝盞

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柏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觴。」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謁盞。蓋沿襲亡金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觴，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義。（輟耕錄）

酒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尙矣；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略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盞盞馬孟（馬孟想即今之折盃）及把盞，尊卑行跪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七修類稿）

長夜飲

史云：「紂踞妲己爲長夜之飲。」又「信陵君與客長夜之飲，每有婦女，終爲酒病卒。」據此，則是兼色

慾而達旦之意。陸放翁謂非達旦，引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曉復迷，殿帷深窳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恐如古人十日飲也，非長夜正義。（七修類稿）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觶，注罰爵也。觶然不用。禮記檀弓，杜黃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借立踰言，有常爵，有若是者浮。注有常爵，爲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釀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栝，有餘白漑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裝采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西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屬魏肇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翫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詩韻後者，罰三盃。又郝龍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安撰之說不足據。（真珠船）

贈酒資

沈嵇町先生，名景良，字敬履，北郭高士也。與陳丈二西燦，奚丈鐵生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椽，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雨中著書，以繖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爲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爲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於衆，其人遂並板燬之，故其詩不傳。鮑滌飲詠物詩存，刻其夕陽二律。先生好飲，窘於杖頭。黃小松司馬，自濟甯歸，贈以酒資，賦卽事詩一絕云：「故人歸訪故山棲，怪我葫蘆久不提；笑贈青蚨三百片，晚來依舊醉如泥。」其風趣如此。何春渚先生琪曾爲之作傳。（兩般秋雨菴隨筆）

顧馳宣

荆溪顧馳宣，名芳遠，諸生好讀書，爲鄭康成氏學，以經教授生徒，恆數十百人。顧氏多老儒，治經生家業，所居湖洋渚村，舊有酒壚，馳宣每歲時，輒邀諸老爲酒壚之會，相與講論經史。其後生少年，有意向者，隨往，輒得美酒食，鄉人以爲榮。以故後生輩，爭自力於學。馳宣晚歲，絕意科舉，治刑家言，及醫藥卜筮諸書，無不通貫。卒時年七十有二。（初月樓聞見錄）

獨體

余偕數君子看花豐臺，飲於黃花座中，相與說鬼。羅兩峯述一獨體事，亦可發一噱也。揚州有狂夫，從數

人行郊外，道有鬻饅甚夥，或侮之，輒被祟，詈罵有聲，於是相戒無犯。狂夫大言曰：「咄！是何敢然！」就一鬻饅之口溺焉，且戲曰：「吾酒汝。」溺畢，疾行數步，誇於衆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旋聞耳後低呼曰：「拿酒來！」狂夫愕然，詰於衆，衆未之言也。行數步，又呼如前，衆亦未聞。少頃，又呼曰：「頃云酒來，何詭也！」聲漸厲，始信爲鬻饅之祟。漫應之曰：「汝欲酒，第隨以來。」鬻饅曰：「諾。」於是寂然。既入城，共登酒家樓，列坐呼酒，虛其一位，設匕箸杯杓，以饗鬻饅。衆每飲一觴，則以一觴酌之。酒注樓下，汜濫如泉。叩其醉乎，則應曰：「死且不朽，卮酒安足辭哉。」鬻饅飲既無算，衆皆厭之，次第散去。惟狂夫不能自脫，頗爲所苦。久之，鬻饅且醉，狂夫給以如廁，急下樓取金質酒家，不暇論值，悄然而遁。已聞樓上索酒甚急，酒保往應，杳不見人，大駭以爲妖。空中喧嘩曰：「我何妖！奴輩招我來飲，乃避客而去耶！須爲我招來！」意甚怒。酒家諭之曰：「招汝者誰避汝者誰？酒徒千百，我烏知之！汝既相識，曷勿自尋索之於我，汝殊憤憤！」於是鬻饅語塞，忿恨而去。嘗見雜劇中扮一嗜酒鬼，掛壺於頸，出杯於懷，且哭且飲，亦鬻饅之流也。（耳食錄）

勸酒

凡與親朋相與，必以順適其意爲敬。惟勸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強之，百計以苦之，則何也？而受之者雖覺其苦，亦不以爲怪，而且以爲主人之深愛，又何也？此事之甚戾，而舉世莫之察者，惟契丹使臣

馮見善云：「勸酒當觀其量，如不以其量，猶徭役不以戶等高下也。強之以不能，豈賓主之道哉？」此言足醒古今之迷，乃始出於契丹使臣之口。（遜翁隨筆）

節酒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爲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輪祭薄尚聲，故飲酒盛於冬而於衰夏。九月祭彌，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未逮之感。（蒿菴閒話）

鄉飲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戒，而戒於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爲賓者，何以一辭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於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也。至於酬賓而奠觶薦酉，似進爵之變節，注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

乃以爲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蒿菴閒話）

劉公猷

劉公猷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今世說）

陸徐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臥，徐哈嚙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芋耶？」陸亦不能辨。（今世說）

沈漢儀

沈漢儀家貧好客，每遇良友，輒慷慨沈飲。或勸以稍事生業，對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今世說）

辛先民

辛先民客居吟嘆，聞有人招飲，立欲捐性命徇之。或諫其不節，辛笑曰：「奈五臟神願馳驅何。」（今世說）

酒祀典

袁石公鵬政入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無量不及亂，鵬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魯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禮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閥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茶餘客話）

沈東江留客小酌

沈東江性不喜飲，顧好賓客。卽甚貧，客往，必留之小酌，輒必質衣治具，歡笑達曙。東江名謙，順治初之仁和人。（清稗類鈔）

錢定林喜飲

錢定林喜飲，客至，必沽，相與對酌，輒典衣以償酒券。家人或以晨餐不繼告，一笑而已。定林名朝彥，明句容令，入本朝，不仕。（清稗類鈔）

王丹麓質衣命酒

王丹麓家既落，顧猶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

尤。」施愚山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清稗類鈔）

郝青門勸酒

郝達，號飯山，嘉慶朝之錢塘人。嗜飲工詩，有說餅齋吟草。其勸酒歌云：「東風勸酒生綠波，爲君倒提金叵羅。天邊明月不常好，世上浮雲事日多。勸君且飲吾作歌，君不見腰間疊疊印如斗，朝乘華軒暮廣柳。又不見多牛翁，子孫不肖田園空。黃金不能買老壽，況當明月如清晝。眼底休隨螻蟻忙，日中空有麒麟鬪。」（清稗類鈔）

王文敏爲詩酒之會

福山王文敏公懿榮，官京師久，交游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潘文勤、張文襄、洪洞董研樵、鄒縣董鳳樵、太谷溫味秋、儀徵陳六舟、巴陵謝麀伯、餘姚朱肯夫、吳縣吳清卿、會稽李蕤客、甘泉秦誼庭、績谿胡荈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陳逸山、大興劉子重、儀徵陳研香、元和顧緝庭、歙縣鮑子年、長洲許鶴巢，遞爲詩酒之會，壺觴無虛日。其元配黃夫人輒檢點肴核，迎時先辦，客至無缺，有拔釵沾酒之風。（清稗類鈔）

許玉沙極飲大醉

許玉沙，名宏祚，康熙時錢塘諸生。身長八尺，腰腹十圍，聲若洪鐘。每試鎖闌，門未啓，立儕輩中，昂然傑出，顧盼自雄，議論侃侃，絕無措大氣味。家甚貧，顧膠口不言。一日，與汪水蓮、王性如、集夏、叶昌館舍，自己至

西，極飲大醉。次日，復邀至其家賞桂。比至，玉沙久不出，呼而詢之，則家人不舉火兩日矣。水蓮探囊，得白金半兩，付之，市飲食，仍飲至三鼓，始罷。明日，叶昌餉以白米，玉沙方握筆苦吟桂樹下，若不知絕糧爲病者。叶昌死，玉沙哭之慟。墓有宿草，猶挈尊罍招客至墓下哭奠，奠畢，共飲，飲罷，復大哭。（清稗類鈔）

楊紹爽強劉大櫬飲

桐城劉大櫬之舅氏曰楊紹爽，字稼業，於諸甥中尤愛憐櫬。嘗撫櫬，指櫬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櫬與飲，自提觴行，趣令醉，櫬謝已醉，不能飲，則笑曰：「子性嗜酒，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子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歎歎，徐顧謂櫬曰：「子窮於世，今老，旦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清稗類鈔）

癖習

縱酒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

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倦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晏子）

漢高祖

高祖爲泗水亭長，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雖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史記漢高祖紀）

不飲酒

郭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史記游侠列傳）

樂酒

中山靖王勝，爲人樂酒好肉。（史記五宗世家）

陳遵

陳遵爲校尉，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隨

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需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洒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漕車入闕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譟謠，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飲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香，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黷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棟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棟居貧無賓客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迎危。酒醴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惠礙，爲甕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棟：「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任意自恣，浮滿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棟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棟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

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嫺，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誑，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漢書游俠傳）

馬武嗜酒

武封陽虛侯，留奉朝請。爲人嗜酒，闕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漢書馬武傳）

三不惑

震子乘爲太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書楊震傳）

劉寬

寬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謔。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後漢書劉寬傳）

張讓

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繫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履舄，使小大差跣，無不傾倒僵仆，踣跌手足，因隨而笑之。（史典論）

酒後一

陳國有趙祐者，酒後自相署，或稱亭長督郵。祐復於外騎馬將絳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鮑宜決獄云：「騎馬將幡，起於戲耳，無他惡意。」（風俗通）

酒後二

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逐縛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風俗通）

孔融

孔融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囑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鄧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大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其好士如此。（英雄記鈔）

酒債

孫權叔濟嗜酒不治生產。嘗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酒債尋常行處有，本此。（蒼梧雜志）

東夷

高句麗國，其人清潔自喜，善藏釀。倭人國，其人性嗜酒。（三國魏志東夷傳）

潘璋

璋東郡發干人。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惟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爲將。（三國吳志潘璋傳）

胡綜

孫權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綜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三國吳志胡綜傳）

醉光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萼弱，狀似金蓋。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叢，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

之瑞。馮年九十八，姚襄卽其祖也。馮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於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麩藥。八藪之木，不足以口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嚼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馮，立於塔下，帝奇其個儻，擢爲朝歌邑宰。馮辭曰：「氏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游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馮於塔下高聲而對曰：「馬圍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馮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盞賦云：「擢九莖於漢廷，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全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圍醉羌所說之驗。（拾遺記）

阮籍

隣家少婦有美色，常儲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晉書阮籍傳）

劉伶

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相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螟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晉書劉伶傳）

身後名

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晉書文苑傳）

胡母輔之

輔之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亮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尙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驕，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晉書胡母輔之傳）

阮修

籍從子修，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囊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晉書阮籍傳）

羊曼

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鄒

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綬爲委伯，而曼爲黜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忒，編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晉書羊曼傳）

三日醒

周伯仁過江，恆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語林）

畢卓

卓父譙，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辭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晉書畢卓傳）

孔羣

羣從弟羣，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麴糵事。」其沉湎如此。（晉書孔愉傳）

郭璞

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晉書郭璞傳）

酒中趣

嘉爲征西桓溫參軍，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晉書孟嘉傳）

謝奕

安兄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晉書謝安傳）

王忱

洪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坦之子忱，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

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晉書王湛傳）

王忱二

王忱嗜酒，或連日不醒，號「上頓時人。」以大飲爲上，起於忱也。（宋明奇文志）

陶潛

陶潛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義熙二年解印去縣，頃之微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常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者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晉書隱逸傳）

酒後挽歌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冲）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世說新語）

張麟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醉錄）

王忱

荊州刺史王忱，秦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秦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宋書范泰傳）

顏延之

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類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粲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南史顏延之傳）

朱百年

朱百年少有高情，好飲酒。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宋書隱逸傳〕

袁粲

袁粲元徽二年領司徒，三年徙尚書令，固辭，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宋書袁粲傳〕

沈懷文

懷文爲侍中，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常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南史沈懷文傳〕

卞彬

卞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椀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南齊書文學傳〕

沈約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梁書沈約傳〕

蕭昌

景弟昌，歷宗正卿。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醉輒逕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慙，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梁書蕭景傳）

謝幾卿

謝幾卿爲尚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幾卿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荊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會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

罷歸，豈云栖歛，匪商官缺，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箆，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擊鏡照形，飄以支離代蒼樹。故得仰慕微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懸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蘊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元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筮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屏。連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梁書文學傳）

庾仲容

庾仲容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梁書文學傳）

新安王

伯固惟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陳書新安王伯固傳）

齊郡王

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魏書齊郡王簡傳）

廣陽王

建閔子嘉，好飲酒，或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魏書廣陽王建閔傳）

傅敬和

豎眼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爲益州刺史，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魏書傅豎眼傳）

顏之推

顏之推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北齊書文苑傳）

伏護

靈山無子，以從父兄建國子伏護爲後。伏護累遷黃門侍郎，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醪酒，神識恍惚，遂以卒。（北齊書長樂太守靈山傳）

周宣帝

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

扑。(周書宣帝紀)

牛弘

弘有弟曰綱，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隋書牛弘傳)

蕭琮

蕭歸子琮，拜內史令，封梁公。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隋書外戚傳)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醜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開元天寶遺事)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爲「醉聖」。(開元天寶遺事)

醉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狗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漢腦語也，不足可言。」（開元天寶遺事）

崔櫓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頗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摭言）

衛元規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摭言）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諧噱錄）

破賊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儒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會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市人而襲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江南餘載）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誦，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沖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續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勸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續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痞，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續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月。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續求爲丞。革死，續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賤貴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掛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陪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續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斫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

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堊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鬣，龍鬣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熟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提鬣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唐書隱逸傳）

酒肴

王縉飲酒，非鴨肝豬肚，筯輒不舉。（醉仙圖記）

王源中

有王源中者，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知之，遂失帝意。（唐書盧長亮傳）

劉虛白

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北夢瑣言）

張旭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

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唐書李白傳）

吐蕃俗

其俗手捧酒漿以飲，飲酒不得及亂。（唐書吐蕃傳）

沐浴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酒中玄）

倪芳

倪芳飲後必有狂怪，恬然不恥。或以毛詩卷染油代燭，醉遊徹曉。（醉仙圖記）

睡王

述律立，號天順皇帝，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五代史四夷附錄）

法常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則熟寢，覺即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緜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不可得而量也。」（清異錄）

李咸

覺曾祖鼎，鼎生瑜，瑜生咸，咸性曠蕩嗜酒。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咸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宋史李覺傳）

李肅

穆弟肅，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濩博二州從事，遷保靜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宋史李穆傳）

种放

种放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宋史隱逸傳）

蘇易簡

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曰：飲已微醉，餘日多沈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宋史蘇易簡傳）

寇準

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炬燭。（宋史寇準傳）

李漬素

李漬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病，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宋史隱逸傳）

石曼卿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葦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文昌雜錄）

滕達道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頽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爇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卽舉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避暑錄話）

石中立

熙載子中立，以太子少傅致仕。喜賓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宋史熙載傳）

楊景宗

楊景宗以外戚故至顯官。然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宋史外戚傳）

史百戶

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沈醉，不少醒，嘗且謁上官，上官與之語，儻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又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蘇蘇，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異林）

三百六十日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

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余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對兩編）

太陽子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而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常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况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况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神仙傳）

陶白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醪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茗溪）

漁隱叢話

晉人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膈，亦何恨於死邪！（茗溪漁隱叢話）

石曼卿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繫飲。廡後爲一廡，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蝨廡。茗溪漁翁曰：東坡詩云：「試問高飲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處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麀俗，了無風

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茗溪漁隱叢話）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嘗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螢雪叢說）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雲仙散錄引敍聞錄）

酒仙

和尚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吾非不知，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酒尤甚，人稱爲「酒仙」云。（遼史耶律和尚傳）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爲掘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雲仙散錄引曲江春宴錄）

李純甫

李純甫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

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金史文藝傳）

頭飛鼻飲

古賦有鼻飲頭飛之國句。又元詩人陳孚留使安南，其紀事詩曰：「鼻飲如飮，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者，食魚，曉復歸身。又羸蟲集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鼻飲，七修載：汪海雲亦巢偶記，載一講經僧能之，頭飛則怪也。星槎勝覽云：占城國有之，皆婦人也，以無瞳神爲是，必須報官。睡熟，則其頭飛去，食人蠶，不動其身。至曉則飛歸，與頸脰合如故。若人固封其頸，或移其身，則死矣。此亦天地間至怪之事，而竟有之，乃有少所見多所怪者，亦可鄙矣。（堅瓠集）

蔣氏嗜酒

倦游錄：陸龜蒙妻蔣氏，善屬文，性嗜酒。姊妹勸節飲強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冷。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魯望善。一日訪陸談，辛，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堅瓠集）

半斤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講詩，獲緡，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

時人爲之語曰：「彭生坐賦茶三片，毛氏詩傳酒半斤。」（天祿識餘）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歡，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懌。借元龍蔡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呼與語。予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醉醒則慚耳，盍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啓扉出，微言冷擊，不數語輒遁去，且起亦絕無影響。使人偵之，果善人不更事者也。生平嘗不能忍於此事，頗自覺其有進，然而氣衰矣。壬子十一月望日記。（梅花草堂筆談）

朱竹垞

相傳竹垞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闌入酒肆，玉山頽矣。其跌蕩如此，而清操如彼，所謂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者耶？（熙朝新語）

朱錫鬯

朱錫鬯詩才雋逸，文尤跌宕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墟下矣。（今世說）

諸虎男

諸虎男常云：「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今世說）

一錢覓酒

陳藻字子文，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療饑腸療渴腸。」（金陵瑣事）

王笠舫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於詩。嘗謁鐵山書院掌教奉賢陳古華太守廷慶，適有鑽江瑤柱者，太守曰：「子能爲我用饑字韻賦此者，當烹以酌子。」因押全韻成詩，其警句云：「升沈一柱觀，闔闔兩當衫。」太守嘆賞，稱爲絕唱，遂命歌者奉觴以酬之。大令有三月五日寄家人詩云：「與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筆意奇崛。又有和孟郊古別離云：「黃金最輕薄，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心到白頭。」寓意微妙，深得風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劇，致書盱眙汪觀察云任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所嘔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幾下世。（冷廬雜識）

沈巨山赴宴沈飲

沈巨山家貧好客，良友譙集，輒慷慨沈飲。或勸以少事生業，對曰：「良朋尊酒，吾故藉以生者。」巨山名家恆，順康間之錢塘人。（清稗類鈔）

法時帆喜小酌

蒙古法時帆祭酒，性不能飲，然有約其小酌者，輒喜。看花飲酒，雖風雨，必至。晚年喜食山藥，乃名其齋曰玉延秋館。（清稗類鈔）

葉仰之嗜茶酒

葉仰之茂才觀文，康熙朝之錢塘人。初嗜酒，醉輒謾罵。已而病，涓滴不能飲，復嗜茶。（清稗類鈔）

韓文懿嗜酒烟

韓文懿公羨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王文簡同典順天武關，在關日，酒盃烟筒，不離於手。文簡戲問之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文懿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清稗類鈔）

申右敦以書佐飲

三原申右敦嗜酒，興至則飲，飲必醉。醉即一切不省，几席戶牖間事，人多欺之。願恆以書佐飲，尤留心。二十一史，頗涉其津涯。酒後耳熱，座客趣舉某事，街口肆應，無脫誤。（清稗類鈔）

沈漢儀以良朋樽酒爲生

沈漢儀家貧好客，每遇良友，輒慷慨沉飲。或勸以稍事生業，對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清稗

類鈔)

陳句山盡數十觴

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嗜酒。飲次遇知己，累盡數十觴，未嘗沈頓，而談鋒彌健。(清稗類鈔)

吳秋漁喜觀人飲

錢塘吳秋漁太守昇，乾隆時人。素不嗜酒，而喜觀人酣飲。嘗撰酒志二十八卷，爲目十有二曰：原始辨性，述義備法，詳品稽典，列事紀言，考器徵令，錄異識錄，徵引書籍，多至千餘卷。(清稗類鈔)

滕瑞子嗜酒

滕瑞子，名永祥，家貧，嗜酒，然不能多飲。與自號鈍齋子者善，兩人數過從，會飲，相對悲歌，輒以箸擊案，箸折，乃歎曰：惟我知子，則應曰然。夜闌燭灺，童子主饋者率逃去。然兩人酒酣以往，輒不舉杯，惟流連爲笑樂。(清稗類鈔)

張雲鶴以買米錢買醉

張雲鶴，刺史年少豪邁，不問家人生產作業，好飲酒，一石亦不醉，然時有斷炊之患。一日，其妻拔絨，質錢三百文，將以買米。置於几，張見之，卽以質券裏錢，持之出，買醉於酒家矣。夜半，酩酊歸，錢罄而券亦失，不可蹤跡矣。(清稗類鈔)

陳鐵橋攜酒大醉

錢塘陳鐵橋詹事憲會好劇飲，醉則於生計事無所省錄，故時致匱乏。梅伯言會亮，其同年也。嘗爲飯會，無酒人闌入。鐵橋曰：「幸入我會以止酒。」比入，則先自攜酒，大醉而歸。（清稗類鈔）

金石泉嗜酒

金淇字右泉，道光時之錢塘諸生也。中年後貧甚，惟破屋數椽，書數千卷，梅花一樹，坐對而已。性嗜酒，嘗自武林門至豐儲倉基，醉誦離騷，行人以爲顛。（清稗類鈔）

許幼蘭頌酒

海寧許幼蘭司馬光濟，耽詩頌酒，授讀里中，垂五十年。有祖孫父子同出門下者，脩羊所入，日向爐頭博醉。醉則狂走山水間，以賦詩寫畫自樂。（清稗類鈔）

方漁村以酒壺爲友

方漁村子身獨處，生平未嘗近女色。所居茅屋三椽，不蔽風雨，吟詠其中，怡然自得。性嗜飲，得錢輒沽酒。遇途人，卽拉與共醉，不問誰何也。又喜搏戰，或以不能辭，必強鬪之。固辭，則怒，人畏其怒，相率遠避。見無人與共，卽以酒壺爲友，而與之猜拳行令，人遂謂之方癡子。年八十餘，無疾而終，姻戚經紀其喪。（清稗類鈔）

林希村結酒社

侯官林希村大令，設家居時，與林怡庵、林積懷、葉與恪、梁開萬諸人結酒社。日高睡起，卽登酒樓，終日痛飲。醉則歌呼笑罵，必夜深，乃扶醉而歸。歸則寢，明日又往矣。希村爲勿村中丞之仲子，怡庵爲鄭蘇庵方伯之舅氏，皆能不事事而沈飲，殆晉七賢八達之流也。（清稗類鈔）

王茨檐赴陸筱飲宴

仁和王茨檐，茂才會祥，性和易而嗜飲。時從酒人游，遇要人富兒，一不當意，輒掉臂去之。中年息意榮遇，絕迹省門。雷翠庭副憲，覬視浙學，聞其名，禮意敦迫，將以優行貢於鄉。一日，赴陸筱飲宴，或舉其事以爲慶，茨檐不屑也。酒酣，則曰：「今此一官，亦不易得，得矣，桎梏徒自苦，豈若詩場酒地，與君輩皮皮之爲樂耶。」皮皮，相戲之謂，杭人方言也。（清稗類鈔）

周思南呼雲月而醉

周思南名元懋，鄞縣人。性嗜酒，其皮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進，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林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器餅之屬也。平居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間飲與否也。數日之間，或不能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於其所往，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終不得，則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

以爲未足，則呼雲而醉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其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爲未足，則呼月而醉之。其日之餘也，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載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自順治丙戌以後五年，皆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思南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遂死。（清稗類鈔）

高畫岑呼酒痛飲

嘉道間，仁和有高林字畫岑者，諸生也。家塘棲，通脫無威儀，與趙寬夫同學。寬夫性方嚴，無敢以言戲之者。畫岑故謬說經旨以激之，使怒，寬夫斷斷爭，則大笑以謾侮之。家徒四壁，惟嗜飲酒，飲必醉，醉則臥市溝中。人屬以詩歌文章，信口而成，率妙麗有逸趣。一日，入城應試，聞其友疾亟，走歸，已歿，大哭，投水中。妻遊園，戶縊，鄰人兩救之，得俱活。畫岑更大笑，呼酒痛飲，人不測其所爲也。已而病酒，竟死。（清稗類鈔）

洪大全嗜酒

粵軍洪大全之父母早世，家鉅富，少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卽工詩詞，性豪邁，嗜酒。樂與販夫走卒流丐小儉飲。酒罷，輒助以貲。座有貴客，則謾罵之。其里人張紳，曾任湖南衡永郴桂道，以年老告歸。值八旬稱壽，設盛筵。洪贈物爲賀，值百金。洪赴宴，乃挈其夙與同飲之人往，則皆短褐敝屣，見踵露肘者。及門，關納洪，而標諸人於門外。洪厲聲叱之，挾以俱入。登堂一揖，卽指同飲諸人曰：「此皆我之至友也。承主人

招飲，不敢違命，然非得若輩同飲，不足盡歡，恐負主人盛意，故與之俱來。一言畢，卽與諸人同入席，暢飲歡呼，聲震屋宇。時賓客滿堂，咸衣冠濟楚，見洪而大詫之。既盡醉，皆踉蹌而出。及金田事起，洪悉以家財助軍食，至桂林，被擒，誅於京師。（清稗類鈔）

吳南屏嗜酒

吳南屏，廣文敏樹，嗜酒。嘗客江寧，夜半，忽思飲，以有藏醞在，不必求之市也。命僕啓甕，則甕泥堅，猝不可啓，而渴甚。叱僕走，自以杖擊甕，甕破，滿地皆酒矣，乃伏地飲之。南屏性不耐俗，座有山僧田父，輒顧而樂之。與顯者共杯杓，恆鬱鬱，幾坐立不安矣。然其投契如曾文正及劉霞仙中丞者，與之把酒情話，亦未嘗不歡。（清稗類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古今酒事

實價國幣三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7755

